

笑林广记[清]游戏主人 纂集

[清]粲然居士 参订

卷一 古艳部

卷二 腐流部

卷三 术业部

卷四 形体部

卷五 殊禀部

卷六 闺风部

卷七 世讳部

卷八 僧道部

卷九 贪吝部

卷十 贪窳部

卷十一 讥刺部

卷十二 谬误部

卷一 古艳部

升官

一官升职，谓其妻曰：“我的官职比前更大了。”妻曰：“官大，不知此物亦大不？”官曰：“自然。”及行事，妻怪其藐小如故，官曰：“大了许多，汝自不觉着。”妻曰：“如何不觉？”官曰：“难道老爷升了官职，奶奶还照旧不成？少不得我的大，你的也大了。”

比职

甲乙两同年初中。甲选馆职，乙授县令。甲一日乃骄语之曰：“吾位列清华，身依宸禁，与年兄做有司者，资格悬殊。他不具论，即选拜客用大字帖儿，身份体面，何啻天渊。”乙曰：“你帖上能用几字，岂如我告示中的字，不更大许多？晓谕通衢，百姓无不凛遵恪守，年兄却无用处。”甲曰：“然则金瓜黄盖，显赫炫耀，兄可有否？”乙曰：“弟牌棍清道，列满街衢，何止多兄数倍？”甲曰：“太史图章，名标上苑，年兄能无羡慕乎？”乙曰：“弟有朝廷印信，生杀之权，惟吾操纵，视年兄身居冷曹，图章私刻，谁来怕你？”甲不觉词遁，乃曰：“总之，翰林声价值千金。”乙笑曰：“吾坐堂时，百姓口称青天爷爷，岂仅千金而已耶？”

发利市

一官新到任，祭仪门毕，有未烬纸钱在地，官即取一锡锭藏好。门子禀曰：“老爷，这是纸钱，要他何用？”官曰：“我知道，且等我发个利市看。”

贪官

有农夫种茄不活，求计于老圃。老圃曰：“此不难，每茄树下埋钱一文即活。”问其何故，答曰：“有钱者生，无钱者死。”

有理

一官最贪。一日，拘两造对鞫，原告馈以五十金，被告闻知，加倍贿托。及审时，不问情由，抽签竟打原告。原告将手作五数势曰：“小的是有理的。”官亦以手覆曰：“奴才，你讲有理。”又以手一仰曰：“他比你更有理哩。”

取金

一官出朱票，取赤金二锭，铺户送讫，当堂领价。官问：“价值几何？”铺家曰：“平价该若干，今系老爷取用，只领半价可也。”官顾左右曰：“这等，发一锭还他。”发金后，铺户仍候领价。官曰：“价已发过了。”铺家曰：“并未曾发。”官怒曰：“刁奴才，你说只领半价，故发一锭还你，抵了一半价钱。本县不曾亏了你，如何胡缠？快撵出去！”

糊涂

一青盲人涉讼，自诉眼瞎。官曰：“你明明一双清白眼，如何诈瞎？”答曰：“老爷看小人是清白的，小人看老爷却是糊堡得紧。”

不明

一官断事不明，惟好酒怠政，贪财酷民。百姓怨恨，乃作诗以诮之云：“黑漆皮灯笼，半天萤火虫。粉墙画白虎，黄纸写乌龙。茄子敲泥磬，冬瓜撞木钟。唯知钱与酒，不管正和公。”

启奏

一官被妻踏破纱帽，怒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，臣妻罗皂，昨日相争，踏破臣的纱帽。”上传旨云：“卿须忍耐。皇后有些惫赖，与朕一言不合，平天冠打得粉碎，你的纱帽只算得个卵袋。”

偷牛

有失牛而讼于官者，官问曰：“几时偷去的？”答曰：“老爷，明日没有的。”吏在傍不觉失笑，官怒曰：“想就是你偷了！”吏洒两袖口：“任凭老爷搜。”

避暑

官值暑月，欲觅避凉之地。同僚纷议，或曰某山幽雅，或曰某寺清闲。一老人进曰：“山寺虽好，总不如此座公厅，最是凉快。”官曰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答曰：“别处多有日头，独此处有天无日。”

石碑

一官素有清名，考察任满，父老与之立德政碑告成。官命打轿往观之，先于公厅坐下。少顷，左右禀曰：“请老爷看石（禽）碑（戾）。”

强盗脚

乡民初次入城；见有木桶悬于城上，问人曰：“此中何物？”应者曰：“强盗头。”及至县前，见无数木匣钉于谯楼之上，皆前官既去而所留遗爱之靴。乡民不知，乃点首曰：“城上挂的强盗头，此处一定是强盗脚了。”

属牛

一官遇生辰，吏典闻其属鼠，乃釀黄金铸一鼠为寿。官甚喜，曰：“汝等可知奶奶生日，亦在目下乎？”众吏曰：“不知，请问其属？”官曰：“小我一岁，丑年生的。”

同僚

有妻妾各居者，一日，妾欲谒妻，谋之于夫：“当如何写帖？”夫曰：“该用‘寅弟’二字。”妾问：“其义何居？”夫曰：“同僚写帖，皆用此称呼，做官府之例耳。”妾曰：“我辈并无官职，如何亦写此帖？”夫曰：“官职虽无，同僚（僚）总是一样。”

家属

官坐堂，众役中有撒一响屁，官即叫：“拿来！”隶禀曰：“老爷，屁是一阵风，吹散没影踪，叫小的如何拿得？”官怒云：“为何徇情卖放，定要拿到。”皂无奈，只得取干屎回销：“禀老爷，正犯是走了，拿得家属在此。”

州同

一人最好古董，有持文王鼎求售者，以百金买之。又一人持一夜壶至，铜色斑驳陆离，云是武王时物，亦索重价。曰：“铜色虽好，只是肚里臭甚。”答曰：“腹中虽臭，难道不是个州同。”

衙官隐语

衙官聚会，各问何职。一官曰：“随常茶饭掇将来，盖义取现成（县丞）也。”一官曰：“滚汤锅里下文书，乃煮（主）簿也。”一官曰：“乡下蛮子租粪窖。”问者不解，答曰：“典屎（史）。”

详梦

一作吏典者，有媳妇最善详梦。适三考已满，将往谒选。夜得一梦，呼媳详之。媳问：“何梦？”公曰：“梦见把许多册籍，放在锅内熬煮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媳曰：“初选一定是个主簿。”隔数日，公曰：“我又得一梦，梦见你我二人皆裸体而立，身子却是相背的，何也？”媳曰：“恭喜一转，就是县（现）丞（成）。”

太监观风

镇守大监观风，出“后生可畏焉”为题，众皆掩口而笑。瑯问其故，教官禀曰：“诸生以题目太难，求减得一字也好。”瑯笑曰：“既如此，除了‘后’字

，只做‘生可畏焉’罢。”

常礼

内相见人撒尿，喜甚，唤他过来一看。其人脱裤，见此物尚在撺动，内相拍掌大喜曰：“我的乖儿，见我公公，只消常礼儿罢了。”

念劾本

一辽东武职，素不识字。一日被论，使人念劾本云：“所当革任回卫者也。”因痛哭曰：“‘革任回卫’还是小事，这‘者也’二字，怎么当得起！”

武弁夜巡

一武弁夜巡，有犯夜者，自称书生会课归迟。武弁曰：“既是书生，且考你一考。”生请题，武弁思之不得，喝曰：“造化了你，今夜幸而没有题目。”

垛子助阵

一武官出征将败，忽有神兵助阵，反大胜。官叩头请神姓名，神曰：“我是垛子。”官曰：“小将何德，敢劳垛子尊神见救？”答曰：“感汝平昔在教场，从不曾有一箭伤我。”

进士第

一介弟横行于乡，怨家骂曰：“兄登黄甲，与汝何干，而豪横若此？”答曰：“你不见匾额上面写着‘进士第（弟）’么？”

及第

一举子往京赴试，仆挑行李随后。行到旷野，忽狂风大作，将担上头巾吹下。仆大叫曰：“落地了！”主人心下不悦，嘱曰：“今后莫说落地，只说及第。”仆领之；将行李拴好，曰：“如今恁你走上天去，再也不会及第了。”

嘲武举诗

头戴银雀顶，脚踏粉底皂。也去参主考，也来谒孔庙。颜渊喟然叹，夫子莞尔笑。子路愠见曰：“这般呆狗醮，我若行三军，都去喂马料。”

封君

有市井获封者，初见县官，甚局踖，坚辞上坐。官曰：“叨为令郎同年，论理还该侍坐。”封君乃张目问曰：“你也是属狗的么？”

老父

一市井受封，初见县官，以其齿尊，称之曰：“老先。”其人含怒而归，子问其故，曰：“官欺我太甚。彼该称我老先生才是，乃作歇后语，叫甚么老先，明系轻薄。我回称，也不曾失了便宜。”子询何以称呼，答曰：“我本应称他老父母，今亦缩住后韵，只叫他声老父。”

公子封君

有公子兼封君者，父对子，乃欣羨不已。讶问其故，曰：“你的爷既胜过我的

爷，你的儿又胜过我的儿。”

送父上学

一人问：“公子与封君孰乐？”答曰：“做封君虽乐，齿已衰矣，惟公子年少最乐。”其人急趋而去，追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买了书，好送家父去上学。”

纳粟诗

赠纳粟诗曰：“革车买得截的高，周子窗前满腹包。有朝若遇高曾祖，焕乎其有没分毫。”

考监

一监生过国学门，闻祭酒方盛怒两生而治之，问门上人者：“然则打欵？罚欵？缴锁欵？”答曰：“出题考文。”生即拂然曰：“咦，罪不至此。”

坐监

一监生妻，屡劝其夫读书，因假寓于寺中。素无书箱，乃唤脚夫以罗担挑书先往。脚夫中途疲甚，身坐担上。适生至，闻傍人语所坐《通鉴》，因怒责脚夫。夫谢罪曰：“小人因为不识字，一时坐了鉴（监），弗怪弗怪。”

不往京

一监生娶妾，号曰京姐，妻妒甚。夫诣妾，必告曰：“京里去。”一日，欲往京去，妻曰：“且在此关上纳了纱着。”既行事讫，妻曰：“汝今何不往京！”生曰：“绒也没有一些在肚里，京里去做甚么！”

咬飞边

贫子途遇监生，忽然抱住兜耳一口。生惊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穷苦极矣，见了大锭银子，如何不咬些飞边用用。”

入场

监生应付入场方出，一故人相遇揖之，并揖路傍猪屎。生问：“此臭物，揖之何为？”答曰：“他臭便臭，也从大肠（场）里出来的。”

书低

一生赁僧房读书，每日游玩，午后归房，呼童取书来。童持《文选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持《汉书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又持《史记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僧大诧曰：“此三书，熟其一，足称饱学，俱云低，何也？”生曰：“我要睡，取书作枕头耳。”

监生娘娘

监生至城隍庙，傍有监生案。塑监生娘娘像。归谓妻曰：“原来我们监生恁般尊贵，连你的像，早已都塑在城隍庙里了。”

监生自大

城里监生与乡下监生，各要争大。城里者耻之曰：“我们见多识广，你乡里人

孤陋寡闻。”两人争辩不已，因往大街同行，各见所长。到一大第门首，匾上“大中丞”三字，城里监生倒看指谓曰：“这岂不是丞中大？乃一征验。”又到一宅，匾额是“大理卿”，乡下监生以“卿”字认作“乡”字，忙亦倒念指之曰：“这是乡里大了。”两人各不见高下。又来一寺门首，上题“大士阁”，彼此平心和议曰：“原来阁（各）士（自）大。”

打丁

一人往妓馆打丁毕，妓牵之索谢，答曰：“我生员也，奉祖制免丁。”俄焉又一人至，亦如之。妓曰：“为何？”答曰：“我监生也。”妓曰：“监生便怎么？”其人曰：“岂不知监生从来是白丁。”

王监生

一监生姓王，加纳知县到任。初落学，青衿呈书，得“牵牛”章。讲诵之际，忽问：“那王见之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此王诵之之兄也。”又问：“那王曰然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此王曰叟之弟也。”曰：“妙得紧。且喜我王氏一门，都在书上。”

自不识

有监生，穿大衣，带圆帽，于着衣镜中自照，得意甚。指谓妻曰：“你看镜中是何人？”妻曰：“臭乌龟！亏你做了监生，连自（字）多不识。”

监生拜父

一人援例入监，吩咐家人备帖拜老相公。仆曰：“父子如何用帖，恐被人谈论。”生曰：“不然。今日进身之始，他客俱拜，焉有亲父不拜之理？”仆问：“用何称呼？”生沉吟曰：“写个眷侍教生罢。”父见，怒责之。生曰：“称呼斟酌切当，你自不解。父子一本至亲，故下一‘眷’字。‘侍’者，父坐子立也。‘教’者，从幼延师教训。生者，父母生我也。”父怒转盛，责其不通，生谓仆曰：“想是嫌我太妄了，你去另换过晚生帖儿来罢。”

半字不值

一监生妻谓其孤陋寡闻，使劝读书。问：“读书有甚好处？”妻曰：“一字值千金，如何无益？”生答曰：“难道我此身，半个字也不值？”

借药撵

一监生临终，谓妻曰：“我一生挣得这副衣冠，死后必为我殓殓。”妻诺。既死，穿衣套靴讫，惟圆帽左右欹侧难带。妻哭曰：“我的天，一顶帽子也无福带。”生复转魂，张目谓妻曰：“必要带的。”妻曰：“非不欲带，恨枕不稳耳。”生曰：“对门某医生家药撵槽，借来好做枕。”

斋戒库

一监生姓齐，家资甚富，但不识字。一日，府尊出票，取鸡二只，兔一只。皂

亦不识票中字，央齐监生看。生曰：“讨鸡二只，兔一只。”皂只买一鸡回话。太守怒曰：“票上取鸡二只，兔一只，为何只缴一鸡？”皂以监生事禀，太守遂拘监生来问。时太守适有公干，暂将监生收入斋戒库内候究。生入库，见碑上“斋戒”二字，认做他父亲“齐成”姓名，张目惊诧，呜咽不止。人问何故，答曰：“先人灵座，何人设建在此？睹物伤情，焉得不哭。”

附例

一秀才畏考援例，堂试之日，至晚不能成篇。乃大书卷面曰：“惟其如此，所以如此。若要如此，何苦如此。”官见而笑曰：“写得此四句出，毕竟还是个附例。”

酸臭

小虎谓老虎曰：“今日出山，搏得一人，食之滋味甚异，上半截酸，下半截臭，究竟不知是何等人。”老虎曰：“此必是秀才纳监者。”

仿制字

一生见有投制生帖者，深叹“制”字新奇。偶致一远札，遂效之。仆致书回，生问：“见书有何话说？”仆曰，“当面启看，便问：‘老相公无恙？’又问：‘老安人好否？’予曰：‘俱安。’乃沉吟半晌，带笑而入，纔发回书。”生大喜曰：“人不可不学，只一字用得着当，便一家俱问，到添下许多殷勤。”

春生帖

一财主不通文墨，谓友曰：“某人甚是欠通，清早来拜我，就写晚生帖。”傍一监生曰：“这到还差不远。好像这两日秋天拜客，竟有写春（眷）生帖子的哩。”

借牛

有走柬借牛于富翁者，翁方对客，讳不识字，伪启缄视之。对来使曰：“知道了，少刻我自来也。”

哭麟

孔子见死麟，哭之不置。弟子谋所以慰之者，乃编钱挂牛体，告曰：“麟已活矣。”孔子观之曰：“这明明是一只村牛，不过多得几个钱耳。”

江心赋

有富翁同友远出，泊舟江中。偶散步上岸，见壁间题“江心赋”三字，错认“赋”字为“贼”字，惊欲走匿。友问故，指曰：“此处有贼。”友曰：“赋也，非贼也。”其人曰：“赋（富）便赋了，终是有些贼形。”

吃乳饼

富翁与人论及童子多肖乳母，为吃其乳，气相感也。其人谓富翁曰：“若是如

此，想来足下从幼是吃乳饼大的。”

不愿富

一鬼托生时，冥王判作富人。鬼曰：“不愿富也。但求一生衣食不缺，无是无非，烧清香，吃苦茶，安闲过日足矣。”冥王曰：“要银子便再与你几万，这样安闲清福，却不许你享。”

姜字塔

一富翁问“姜”字如何写，对以草字头，次一字，次田字，又一字，又田字，又一字。其人写草、壹、田、壹、田、壹，写讫玩之，骂曰：“天杀的，如何诳我！分明作耍我造成一座宝塔了。”

医银入肚

一富翁含银于口，误吞入腹，痛甚，延医治之。医曰：“不难，先买纸牌一副，烧灰咽之，再用艾丸灸脐，其银自出。”翁询其故，医曰：“外面用火烧，里面有强盗打劫，那怕你的银子不出来！”

田主见鸡

一富人有余田数亩、租与张三者种，每亩索鸡一只。张三将鸡藏于背后，田主遂作吟哦之声曰：“此田不与张三种。”张三忙将鸡献出，田主又吟曰：“不与张三却与谁？”张三曰：“初间不与我，后又与我，何也？”田主曰：“初乃无稽（鸡）之谈，后乃见机（鸡）而作也。”

讲解

有姓李者暴富而骄，或嘲之云：一童读《百家姓》首句，求师解释。师曰：“赵是精赵的赵字（吴俗谓人呆为赵），钱是有铜钱的钱字·孙是小猢猻的孙字，李是姓张姓李的李字。”童又问：“倒转亦可讲得否？”师曰：“也得。”童曰：“如何讲？”师曰：“不过姓李的小猢猻，有了几个臭铜钱钱，一时就精赵起来。”

训子

富翁子不识字，人劝以延师训之。先学“一”字是一画，次“二”字二画，次“三”字三画。其子便欣然投笔，告父曰：“儿已都晓字义，何用师为？”父喜之，乃谢去。一日，父欲招万姓者饮，命子晨起治状，至午不见写成。父往询之，子患曰：“姓亦多矣，如何偏姓万。自早至今，才得五百画着哩！”

卷二 腐流部

辞朝

一教官辞朝见象，低徊留之不忍去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想祭丁的猪羊，有这般肥大便好。”

上任

岁贡选教职，初上任，其妻进衙，不觉放声大哭。夫惊问之，妻曰：“我巴得你到今日，只道出了学门，谁知反进了学门。”

争脏

祭丁过，两广文争一猪大脏，各执其脏之一头。一广文稍强，尽掣得其脏，争者止两手搯得脏中油一捧而已。因曰：“予虽不得大葬（脏），君无尤（油）焉。”

厮打

教官子与县丞子厮打，教官子屡负，归而哭诉其母。母曰：“彼家终日吃肉，故恁般强健会打。你家终日吃腐，力气衰微，如何敌得过？”教官曰：“这般我儿不要忙，等祭过了丁，再与他报复便了。”

钻刺

鼠与黄蜂拜为兄弟，邀一秀才做盟证，秀才不得已往，列为第三人。一友问曰：“兄何居乎鼠辈之下？”答曰：“他两个一会钻，一会刺，我只得让他罢了。”

证孔子

两道学先生议论不合，各自诿真道学而互诋为假，久之不决。乃请正于孔子，孔子下阶，鞠躬致敬而言曰：“吾道甚大，何必相同。二位老先生皆真正道学，丘素所钦仰，岂有伪哉。”两人各大喜而退。弟子曰：“夫子何谏之甚也！”孔子曰：“此辈人哄得他动身就勾了，惹他怎么？”

放肆

道学先生嫁女出门，至半夜，尚在厅前徘徊踱索。仆云：“相公，夜深请睡罢。”先生顿足怒云：“你不晓得，小畜生此时正在那里放肆了！”

贽礼

广文到任，门人以钱五十为贽者，题刺曰：“谨具贽仪五十文，门人某百顿首拜。”师书其帖而返之，曰：“减去五十拜，补足一百文何如？”门人答曰：“情愿一百五十拜，免了这五十文又何如？”

不养子

一士夫子孙繁衍，而同侪有无子者，乃骄语之曰：“尔没力量，儿子也养不出一个。像我这等子孙多，何等热闹。”同侪答曰：“其子尔力也，其孙非尔力也。”

借粮

孔子在陈绝粮，命颜子往回回国借之，以其名与国号相同，冀有情熟。比往通讫，大怒曰：“汝孔子要攘夷狄，怪俺回回，平日又骂俺回之为人也择（贼）乎！”粮断不与。颜子怏怏而归。子贡请往，自称平昔极奉承，常曰：“赐

也何敢望回回。”群回大喜，以白粮一担，先令携去，许以陆续运付。子贡归，述之夫子，孔子攒眉曰：“粮便骗了一担，只是文理不通。”

廩粮

粮长收粮在仓廩内，耗鼠甚多，潜伺之，见黄鼠群食其中。开仓掩捕，黄鼠有护身屁，连放数个。里长大怒曰：“这样放屁畜生，也被他吃了粮去。”

脱科

其年乡试，一县脱科。诸生请堪舆来看风水，以泥塑圣像卵小，不相称故耳。遂唤妆佛匠改造。圣人大喝曰：“这班不通文理的畜生，你们自不读书，干我卵甚事！”

黄门

三秀才往妓家设东叙饮，内一秀才曰：“兄治何经？”曰：“通《诗经》。”复问其次，曰：“通《书经》。”因戏问妓曰：“汝通何经？”曰：“妾通月经。”众皆大笑。妓曰：“列位相公休笑我，你们做秀才，都从这红门中出来的。”

野味

甲乙二士应试，甲曰：“我梦一木冲天，何如？”乙曰：“一木冲天，乃‘未’字也，恐非佳兆。”因言己“梦一雉贴天而飞，此必文门之象，稳中无疑矣。”甲摇首曰：“噢，野（也）味（未）。”

僧士诘辩

秀才诘问和尚曰：“你们经典内‘南无’二字，只应念本音，为何念作那摩？”僧亦回问云：“相公，《四书》上‘于戏’二字，为何亦读作呜呼？如今相公若读于戏，小僧就念南无。相公若是呜呼，小僧自然要那摩。”

杨相公

一人问曰：“相公尊姓？”曰：“姓杨。”其人曰：“既是羊，为甚无角？”士怒曰：“呆狗入出的！”那人错会其意，曰：“嘎！”

头场

玉帝生日，群仙毕贺。东方朔后至，见寿星傍惶门外，问之，曰：“有告示贴出，不放我进。”又问：“何故贴出？”答曰：“怪我头长（场）”

后场

宾主二人同睡，客索夜壶。主人说：“在床下，未曾倒得。”只好棚过头一场，后场断断再来不得了。

识气

一瞎子双目不明，善能闻香识气。有秀才拿一《西厢》本与他闻，曰：“《西厢记》。”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答曰：“有些脂粉气。”又拿《三国志》与他

闻，曰：“《三国志》。”又问：“何以知之。”答曰：“有些刀兵气。”秀才以为奇异，却将自做的文字与他闻，瞎子曰：“此是你的佳作。”问：“你怎知？”答曰：“有些屁气。”

蛀帽

有盛大、盛二者，所戴毡帽，合放一处。一被虫蛀，兄弟二人互相推竞，各认其不蛀者夺之。适一士经过，以其读书人明理，请彼决之。士执蛀帽反复细看，乃睨盛大曰：“此汝帽也！”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士曰：“岂不闻《大学》注解云：‘宣（先）着（蛀），盛大之貌（帽）’。”

无一物

穷人往各寺院，窃取神物灵心，止有土地庙未取。及去挖开，见空空如也。乃骇叹曰：“看他巾便带了一顶，原来腹中毫无一物！”

带巾人

一和尚撒尿，玩弄自己阳物。偶有带巾人走来，戏曰：“你师徒两个，在此讲甚么？”和尚曰：“看他头有几多大，要折顶方巾与他带带。”

穷秀才

有初死见冥王者，王谓其生前受用太过，判来生去做一秀才，与以五子。鬼吏禀曰：“此人罪重，不应如此善遣。”王笑曰：“正惟罪重，我要处他一个穷秀才，把他许多儿子，活活累杀他罢了。”

颂屁

一士死见冥王，自称饱学，博古通今。王偶撒一屁，士即进词云：“伏惟大王高耸金臀，洪宣宝屁，依稀乎丝竹之声，仿佛乎麝兰之气。臣立下风，不胜馨香之味。”王喜，命赐宴，准与阳寿一纪，至期自来报到，不消鬼卒勾引。士过十二年，复诣阴司，谓门上曰：“烦到大王处通禀，说十年前做放屁文章的秀才又来了。”

出学门

儒学碑亭新完，一士携妓往视，见碑下负重，戏谓妓曰：“汝父在此，为何不拜？”妓即下拜云：“我你爷，看你这等蹭蹬，何时得出学门！”

抄祭文

东家丧妻母，往祭，托馆师撰文。乃按古本误抄祭妻父者与之，为识者看出，主人怪而责之。馆师曰：“此文是古本刊定的，如何得错？只怕倒是他家错死了人，这便不关我事。”

行房

一秀士新娶，夜分就寝，问于新妇曰：“吾欲云雨，不知娘子尊意允否？”新人曰：“官人从心所欲。”士曰：“既蒙俯允，请娘子展股开肱，学生无礼又

无礼矣。”及举事，新妇曰：“痛哉，痛哉！”秀才曰：“徐徐而进之，浑身通泰矣。”

做不出

租户连年欠租，每推田瘦做不出米来。士怒曰：“明年待我自种，看是如何？”租户曰：“凭相公拼着命去种，到底是做不出的。”

凑不起

一士子赴试，艰于构思。诸生随牌俱出。接考者候久，甲仆问乙仆曰：“不知作文一篇，约有多少字？”乙曰：“想来不过五六百。”甲曰：“五六百字，难道胸中便没有了，此时还不出来？”乙曰：“五六百字虽有在肚里，只是一时凑不起来耳。”

四等亲家

两秀才同时四等，于受责时曾识一面。后联姻，会亲日相见。男亲家曰：“尊容曾在何处会过来？”女亲家曰：“便是有些面善，一时想不起。”各沉吟间，忽然同悟，男亲家点头曰：“嘎。”女亲家亦点头曰：“嘎。”

七等割屙

一士考末等，自觉惭愧，且虑其妻之姍己也。乃架一说诳妻曰：“从前宗师止于六等，今番遇着这个瘟官，好不利害，又增出一等，你道可恶不可恶？”妻曰：“七等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六等不过去前程，考七等者，竟要阉割。”妻大惊曰：“这等，你考在何处？”夫曰：“还亏我争气，考在六等，幸而免割。”

腹内全无

一秀才将试，日夜懊郁不已。妻乃慰之曰：“看你作文，如此之难，好似奴生产一般。”夫曰：“还是你每生子容易。”妻曰：“怎见得？”夫曰：“你是有在肚里的，我是没在肚里的。”

不完卷

一生不完卷，考置四等，受朴。对友曰：“我只缺得半篇。”友云：“还好。若做完，看了定要打杀。”

求签

一士岁考求签，通陈曰：“考在六等求上上，四等下下。”庙祝曰：“相公差矣，四等止杖责，如何反是下下？”士曰：“非汝所知。六等黜退，极是干净。若是四等，看了我的文字，决被打杀。”

梦入泮

府取童生，祈梦：“道考可望入泮否？”神问曰：“汝祖父是科下否？”曰：“不是。”又问：“家中富饶否？”曰：“无得。”神笑曰：“既是这等

，你做甚么梦！”

谒孔庙

有以银钱夤缘入泮者，拜谒孔庙，孔子下席答之。士曰：“今日是夫子弟子礼，应坐受。”孔子曰：“岂敢。你是我孔方兄的弟子，断不受拜。”

狗头师

馆师岁暮买舟回家，舟子问曰：“相公贵庚？”答曰：“属狗的，开年已是五十岁了。”舟人曰：“我也属狗，为何贵贱不等？”又问：“那一月生的？”答曰：“正月。”舟子大悟曰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怪不得！我十二月生，是个狗尾，所以摇了这一世。相公正月生，是个狗头，所以教（叫）了这一世。”

狗坐馆

一人惯会说谎，对亲家云：“舍间有三宝：一牛每日能行千里，一鸡每更止啼一声，又一狗善能读书。”亲家骇云：“有此异事，来日必要登堂求看。”其人归与妻述之，“一时说了谎，怎生回护？”妻曰：“不妨，我自有处。”次日，亲家来访，内云：“早上往北京去了。”问：“几时回？”答曰：“七八日就来的。”又问：“为何能快？”曰：“骑了自家牛去。”问：“宅上还有报更鸡？”适值亭中午鸡啼，即指曰：“只此便是，不但夜里报更，日间生客来也报的。”又问：“读书狗请借一观。”答曰：“不瞒亲家说，只为家寒，出外坐馆去了。”

讲书

一先生讲书，至“康子馈药”，徒问：“是煎药是丸药？”先生向主人夸奖曰：“非令郎美质不能问，非学生博学不能答。上节‘乡人雉’，雉的自然是丸药。下节又是煎药，不是用炉火，如何就‘厩焚’起来！”

师赞徒

馆师欲为固馆计，每赞学生聪明。东家不信，命当面对课。师曰：“蟹。”学生对曰：“伞。”师赞之不已。东翁不解，师曰：“我有隐意，蟹乃横行之物，令郎对‘伞’，有独立之意，岂不绝妙。”东翁又命对两字课，师曰：“割稻。”学生对曰：“行房。”师又赞不已。东家大怒，师曰：“此对也有隐意，我出‘割稻’者，乃积谷防饥。他对‘行房’者，乃养儿待老。”

请先生

一师惯谋人馆，被冥王访知，着夜叉拿来。师躲在门内不出，鬼卒设计哄骗曰：“你快出来，有一好馆请你。”师闻有馆，即便趋出，被夜叉擒住。先生曰：“看你这鬼头鬼脑，原不像个请先生的。”

骂先生

一人见稳婆姿色美，欲诱之，乃假妆妇人将产，请来收生，稳婆摸着此物。大惊曰：“我收生多年矣，有头先生者，名为顺生；脚先生者，名为倒生；手先生者，名为横生。这个鸡巴先生，实是不曾见过。”

没坐性

夫妻夜卧，妇握夫阳具曰：“是人皆有表号，独此物无一美称，可赠他一号。”夫曰：“假者名为角先生，则真者当去一角字，竟呼为先生可也。”妇曰：“既是先生，有馆在此，请他来坐。”云雨既毕。次早，妻以鸡子酒啖夫。夫笑曰：“我知你谢先生也，且问你先生何如？”妻曰：“先生尽好，只是嫌他略罢软，没坐性些。”

兄弟延师

有兄弟两人，共延一师，分班供给。每交班，必互嫌师瘦，怪供给之不丰。于是兄弟相约，师轮至日，即秤斤两，以为交班肥瘦之验。一日，弟将交师于兄，乃令师饱餐而去。既上秤，师偶撒一屁，乃咎之曰：“秤上买卖，岂可轻易撒出！说不得，原替我吃了下去。”

读破句

庸师惯读破句，又念白字。一日训徒，教《大学序》，念云：“大学之，书古之，大学所以教人之。”主人知觉，怒而逐之。复被一荫官延请入幕，官不识律令，每事询之馆师。一日，巡捕拿一盗钟者至，官问：“何以治之？”师曰：“夫子之道（盗）忠（钟），恕而已矣。”官遂释放。又一日，获一盗席者至，官又问，师曰：“朝闻道夕（席），死可矣。”官即将盗席者立毙杖下。适冥王私行，察访得实，即命鬼判拿来，痛骂曰：“不通的畜生！你骗人馆谷，误人子弟，其罪不小，摘往轮回去变猪狗。”师再三哀告曰：“做猪狗固不敢辞，但猪要判生南方，狗乞做一母狗。”王问何故，答曰：“南方之（猪），强与北方之。”又问：“母狗为何？”答曰：“《曲礼》云：‘临财母苟（狗）得，临难母苟免。’”

退束修

一师学浅，善读别字。主人恶之，与师约，每读一别字，除修一分。至岁终，退除将尽，止余银三分，封送之。师怒曰：“是何言兴，是何言兴（与）！”主人曰：“如今再扣二分，存银一分矣。”东家母在傍曰：“一年辛若，半除也罢。”先生近前作谢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主人曰：“恰好连这一分，干净拿进去。”

赤壁赋

庸师惯读别字。一夜，与徒讲论前后《赤壁》两赋，竟念“赋”字为“贼”字。适有偷儿潜伺窗外，师乃朗诵大言曰：“这前面《赤（作拆字）壁贼》呀。

”贼大惊，因思前而既觉，不若往房后穿逾而入。时已夜深，师讲完，往后房就寝。既上床，复与徒论及后面《赤壁赋》，亦如前读。偷儿在外叹息曰：“我前后行藏，悉被此人识破。人家请了这样先生，看家狗都不消养得了！”

于戏左读

有蒙训者，首教《大学》，至“于戏前王不忘”句，竟如字读之。主曰：“误矣，宜读作呜呼。”师从之。至冬间，读《论语》注“雉虽古礼而近于戏”，乃读作呜呼。主人曰：“又误矣，此乃于戏也。”师大怒，诉其友曰：“这东家甚难理会，只‘于戏’两字，从年头直与我拗到年尾。”

中酒

一师设教，徒问：“大学之道如何讲？”师佯醉曰：“汝偏拣醉时来问我。”归与妻言之，妻曰：“‘大学’是书名，‘之道’是书中之道理。”师颌之。明日，谓其徒曰：“汝辈无知，昨日乘醉便来问我。今日我醒，偏不来问，何也？汝昨日所问何义？”对以“大学之道”。师如妻言释之。弟子又问：“‘在明明德’如何？”师遽捧额曰：“且住，我还中酒在此。”

教法

主人怪师不善教，师曰：“汝欲我与令郎俱死耶？”主人不解，师曰：“我教法已尽矣，只除非要我钻在令郎肚里去，我便闷杀，令郎便胀杀。”

浇其妻妾

人家请一馆师，书房逼近内室。一日课徒，读“譬如四时之错行”句，注曰：“错，犹迭也。”东家母听见，嗔其有意戏狎，诉于主人。主人不通书解，怒欲逐之。师曰：“书义如此，汝自不解耳，我何罪焉？”遂迁馆于厅楼，以避啰皂。一日，东家妻妾游于楼下，师欲小便不得，乃从壁间溺之。不意淋在妻妾头上，复诉于主人。主因思前次孟浪怪他，今番定须考证书中有何出典。乃左右翻释，忽大悟曰：“原来在此，不然，几被汝等所误矣。”问：“有何凭据？”主曰：“施施从外来，骄（浇）其妻妾。”

书生意气

主人问先生曰：“为何讲书再不明白？”师曰：“兄是相知的，我胸中若有不讲出来，天诛地灭！”又问：“既讲不出，也该坐定些？”答云：“只为家下不足，故不得不走。”主人云：“既如此，为甚供给略淡泊，就要见过？”先生毅然变色曰：“若这点意气没了，还像个先生哩！”

梦周公

一师昼寝，而不容学生磕睡。学生诘之，师谬言曰：“我乃梦周公也。”明昼，其徒亦效之，师以戒方击醒曰：“汝何得如此？”徒曰：“亦往见周公耳。”

”师曰：“周公何语？”答曰：“周公说，昨日并不曾见尊师。”

猫逐鼠

一猫捕鼠，鼠甚迫，无处躲避，急匿在竹轿杠中。猫顾之叹云：“看你管（馆）便进得好，这几个节如何过得去！”

问馆

乞儿制一新竹筒，众丐沽酒称贺。每饮毕，辄呼曰：“庆新管酒干。”一师正在觅馆，偶经过闻之，误听以为庆新馆也，急向前揖之曰：“列位既有了新馆，把这旧馆让与学生罢！”

闲荡

一女将下教场点兵，中军官以马肾伸长不雅，各将竹管一个，预套阳物于内。及女将至，一马跳跃，脱去竹筒，阳物翘然挂于腹下。女将究问，中军禀曰：“那件东西，凡有管的，都在管里。这个失了管（馆）的，所以在此闲荡。”

改对

训蒙先生出两字课与学生对曰：“马嘶。”一徒对曰：“鹏奋。”师曰：“好，不须改得。”徒揖而退。又一徒曰：“牛屎。”师叱曰：“狗屁！”徒亦揖而欲行，师止之曰：“你对也不曾对好，如何便走？”徒曰：“我对的是牛屎，先生改的是狗屁。”

挞徒

馆中二徒，一聪俊，一呆笨。师出夜课，适庭中栽有梅树，即指曰：“老梅。”一徒见盆内种柏，应声曰：“小柏。”师曰：“善。”又命一徒“可对好些”，徒曰：“阿爹。”师以其对得胡说，怒挞其首。徒哭曰：“他小柏（伯）不打，倒来打阿爹。”

蜈蚣咬

上江人出外坐馆，每兴举，辄以手铳代之，以竹筒盛接。其精日久气腥，为蜈蚣潜啖。一日，其兴复发，正作事，忽被蜈蚣箝住阳物，师恐甚。岁暮归家，摸着其妻阴户多毛，乃大声惊诧曰：“光光竹筒，尚有蜈蚣，蓬蓬松松，岂无蛇虫！”

我不如

一先生出外坐馆，离家日久，偶见狗练，叹曰：“我不如也。”

掘荷花

一师出外就馆，虑其妻与人私通，乃以妻之牝户上，画荷花一朵，以为记号。年终解馆归，验之已落，无复有痕迹矣。因大怒，欲责治之。妻曰：“汝自差了，是物可画，为何独拣了荷花？岂不晓得荷花下面有的是藕，那须来往的人

，不管好歹，那个也来掘掘，这个也来掘掘，都被他们掘干净了，与我何干！”

灌粪

师在田间散步，见乡人挑粪灌菜。师讶曰：“菜是人吃的，如何泼此秽物在上？”乡人曰：“相公只会看书，不晓我农家的事。菜若不用粪浇，便成苦菜矣。”一日，东家以苦菜膳师，师问：“今日为何菜味甚苦？”馆僮曰：“因相公嫌齷齪，故将不浇粪的菜请相公。”师曰：“既如此，粪味可盐，拿些来待我灌灌吃罢。”

咬饼

一蒙师见徒手持一饼，戏之曰：“我咬个月弯与你看？”既咬一口，又曰：“我再咬个定胜与你看？”徒不舍，乃以手掩之，误咬其指。乃呵曰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今日不要你念书了。家中若问你，只说是狗夺饼吃，咬伤的。”

想船家

教书先生解馆归，妻偶谈及“喷嚏鼻子痒，有人背地讲”。夫曰：“我在学堂内，也常常打喷嚏的。”妻曰：“就是我在家想你了。”及开年，仍赴东家馆。别妻登舟，船家被初出太阳搔鼻，连打数嚏。师频足曰：“不好了，我才出得门，这婆娘就在那里看想船家了！”

叔叔

师向主人极口赞扬其子沉潜聪慧，识字通透，堪为令郎伴读。主曰：“甚好。”师归谓其子曰：“明岁带你就学，我已在东翁前夸奖，只是你秉性痴呆，一字不识。”因写“被”、“饭”、“父”三字，令其熟记，以备问对。及到馆后，主人连试数字，无一知者。师曰：“小儿怕生，待我写来，自然会识。”随写“被”字问之，子竟茫然。师曰：“你床上盖的是甚么？”答曰：“草荐。”师又写“饭”字与认，亦不答。曰：“你家中吃的是甚么？”曰：“麦粿。”又写“父”字与识，子曰：“不知。”师忿怒曰：“你娘在家，同何人睡的？”答曰：“叔叔。”

是我

一师值清明放学，率徒郊外踏青。师在前行，偶撒一屁，徒曰：“先生，清明鬼叫了。”先生曰：“放狗屁！”少顷，大雨倾盆，田间一瓦，为水淹没，仅露其背。徒又指谓先生曰：“这像是个乌龟。”师曰：“是瓦（我）。”

问藕

上路先生携子出外，吃着鲜藕，乃问父曰：“爹，来个沙东西，竖搭起竟似烟囪，横搭着好像泥笼，捏搭手里似把湾弓，嚼搭口里醒松醒松，已介甜水浓浓，咽搭落去蜘蛛丝绊住子喉咙，从来勿曾见过？”其父怒曰：“呆奴，呆奴

！个就是南货店里包东包西的大（土）叶个根结么。”

卵脬皮

一师挈子赴馆，至中途，见卖汤圆者，指问其父曰：“爹，此是何物？”父怒其不争气，回曰：“卵子。”及到馆，主家设酒款待，菜中有用腐皮做浇头者。子拍掌大笑曰：“他家卵子，竟不值得拿来请人，好笑一派都用着卵脬皮了。”

屎在口头

学生问先生曰：“屎字如何写？”师一时忘却，不能回答，沉吟片晌曰：“噢，方才在口头，如何再说不出。”

村牛

一士善于联句，偶同友人闲步，见有病马二匹卧于城下。友即指而问曰：“闻兄捷才，素善作对，今日欲面领教。”士曰：“愿闻。”友出题曰：“城北两只病马。”士即对曰：“江南一个村牛。”

瘟牛

经学先生出一课与学生，对曰：“隔河并马。”学生误认“并”字为“病”字，即应声曰：“过江瘟牛。”

善对

有游湖者，见岸上有几马厥物伸出，因同行中一友善对。乃出对曰：“游湖客偶睹马屎。”友即回对曰：“过江人惯禽牛屎。”

个人个妻

一上路先生向人问：“原来吴下朋友的老妈官，个人是一个哥喇。”

歪诗

一士好做歪诗。偶到一寺前，见山门上塑赵玄坛喝虎像，士即诗兴勃发，遂吟曰：“玄坛菩萨怒，脚下踏个虎（座）。傍立一判官，嘴上一脸歪。”及到里面，见殿宇巍峨，随又续题曰：“宝殿雄哉大（度），大佛归中坐。文殊骑狮子，普贤骑白兔。”僧出见曰：“相公诗才敏妙，但韵脚欠妥。小僧回奉一首何如？”士曰：“甚好。”僧念曰：“出在山门路，撞着一瓶醋。诗又不成诗，只当放个破（破声，屁也）。”

歇后诗

一采桑妇，姿色美丽，遇一狂士调之，问：“娘子尊姓？”女曰：“姓徐。”士作诗一首戏之曰：“娘子尊姓徐，桑篮手内携。一阵狂风起，吹见那张”，下韵“屎”，因字义村俗，故作歇后语也。女知被嘲，还问：“官人尊姓？”答曰：“小生姓陆。”女亦回嘲云：“官人本姓陆，诗书不肯读。令正在家里，好与别人”，下“笃”字，亦作缩脚韵。士听之，乃大怒，交相讼之于

官。值官升任，将要谢事，当堂作诗以绝之曰：“我今任已满，闲事都不管。两造俱赶出，不要咬我”，缩下“卵”字。

咏钟诗

有四人自负能诗。一日，同游寺中，见殿角悬钟一口，各人诗兴勃然，遂联句一首。其一曰：“寺里一口钟。”次韵云：“本质原是铜。”三曰：“覆转像只碗。”四曰：“敲来嗡嗡嗡。”吟毕，互相赞美不置口，以为诗才敏捷，无出其右。“但天地造化之气，已泄尽无遗，定夺我辈寿算矣。”四人懔疑，相聚环泣。忽有老人自外至，询问何事，众告以故。老者曰：“寿数固无碍，但各要患病四十九日。”众问何病，答曰：“了膀骨痛！”

老童生

老虎出山而回，呼肚饥。群虎曰：“今日固不遇一人乎？”对曰：“遇而不食。”问其故，曰：“始遇一和尚，因臊气不食。次遇一秀才，因酸气不食。最后一童生来，亦不曾食。”问：“童生何以不食？”曰：“怕咬伤了牙齿。”

认拐杖

县官考童生，至晚忽闻鼓角喧闹。问之，门子禀曰：“童生拿差了拐杖，在那里争认。”

拔须

童生拔须赶考，对镜恨曰：“你一日不放我进去，我一日不放你出来！”

未冠

童生有老而未冠者，试官问之，以“孤寒无网”对。官曰：“只你嘴上胡须剃下来，亦勾结网矣。”对曰：“童生也想要如此，只是新冠是桩喜事，不好带得白网巾。”

卷三 术业部

医官

医人买得医官札付者，冠带而坐于店中。过者骇曰：“此何店，而有官在内？”傍人答曰：“此医官之店。”

冥王访名医

冥王遣鬼卒访阳间名医，命之曰：“门前无冤鬼者即是。”鬼卒领旨，来到阳世，每过医门，冤鬼毕集。最后至一家，见门首独鬼彷徨，曰：“此可以当名医矣。”问之，乃昨日新竖药牌者。

拾柩

一医生医死人，主家愤甚，呼群仆毒打。医跪求至再，主曰：“私打可免，官法难饶。”即命送官惩治。医畏罪，哀告曰：“愿雇人抬往殡殓。”主人许之。医苦家贫，无力雇募，家有二子，夫妻四人共来抬柩。至中途，医生叹曰

：“为人切莫学行医。”妻咎夫曰：“为你行医害老妻。”幼子云：“头重脚轻抬不起。”长子曰：“爹爹，以后医人拣瘦的。”

医人

有送医士出门，犬适拦门而吠，主人喝之即止。医赞其能解人意，主曰：“虽则畜生，倒也还会依（医）人。”

好郎中

一人向医家买春药吃了。行至半路，药性发作，此物翘然直竖。乃以手捧住赞曰：“好郎中，好郎中，好郎中！”

谢郎中

有害赤眼者，百方治之不效。或教以用尿除头去尾，抹之即好，如言用后果愈。一日小便，手握阳具而言曰：“亏你医好我眼，欲折顶巾你戴，你头忽大忽小，做件衣你穿，你身时长时短。”人问为何自言自语，答曰：“我在此打点谢郎中。”

哭郎中

一人有一妻二妾，死后，妻妾绕尸而哭。妻抚其首，曰：“我的郎头呀！”次捏其足，曰：“我的郎脚呀！”又次者无可哭附，只得握其阳物曰：“我的郎中呀！”

屙子郎中

一士人往花园游玩，见篱边蔷薇甚开，娇媚可人。近前攀折，被蔷薇刺破手指，出血不止。偶遇一牧童，言曰：“血不止，可将热尿淋之即好。”士依其言，血果即止。遂作口号以赞之曰：“今朝散步入园中，窥见蔷薇满树红。双手摘时遭一刺，血流不止手鲜红。牧童传把热尿淋，果然灭迹就无踪。莫道人间无妙药，屙子也会做郎中。”

迷妇药

一方士专卖迷妇人药，妇着在身，自来与人私合。一日，有轻浪子弟来买药，适方士他出，其妻取药付之。子弟就以药弹其身上。随妇至房，妇只得与伊交合。方士归，妻以其事告之。方士怒云：“谁教你就他？”妻曰：“我若不从，显得你的药便不灵了。”

跳蚤药

一人卖跳蚤药，招牌上写出“卖上好蚤药”。问：“何以用法？”答曰：“捉住跳蚤，以药涂其嘴，即死矣。”

医乳

人家请医看乳癖，医将好奶玩弄不已。主骇问何意，答曰：“我在此仔细斟酌，必要医得与他一样纔好。”

医屁

一人患病，医家看脉云：“吃了药，腹中定响，当走大便，不然，定撒些屁。”少顷，坐中忽闻屁声，医曰：“如何？”客应云：“是小弟撒的。”医曰：“也好。”

医按院

一按台患病，接医诊视，医惊持畏缩，错看了手背。按院大怒，责而逐之。医曰：“你打便打得好，只是你脉息俱无了。”

愿脚踢

樵夫担柴，误触医士。医怒，欲挥拳。樵夫曰：“宁受脚踢，勿动尊手。”傍人误之，樵者曰：“脚踢未必就死，经了他手，定然难活。”

锯箭竿

一人往观武场，飞箭误中其身，迎外科治之。医曰：“易事耳。”遂用小锯截其外竿，即索谢辞去。问：“内截如何？”答曰：“此是内科的事。”

怨算命

或见医者，问以生意何如，答曰：“不要说起，都被算命先生误了，嘱我有病人家不要去走。”

包殡殓

有医死人儿，许以袖归殡殓，其家恐见欺，命仆随之。至一桥上，忽取儿尸掷之河内。仆怒曰：“如何抛了我家小舍？”医曰：“非也。”因举左袖曰：“你家的在这里。”

屎打弹

一尼欲心甚炽，以萝卜代阳，大肆抽送，畅所欲为。不料用力太猛，折其半截在内。挖之不出，渐至肿胀。延医看视，医将两手阴傍按捺，良久突出，刚打在医人脸上。医者叹曰：“我也医千医万，从未见屎会打弹。”

送药

一医迁居，谓四邻曰：“向来打搅，无物可做别敬，每位奉药一帖。”邻舍辞以无病，医曰：“但吃了我的药，自然会生起病来。”

补药

一医止宿病家，夜半尿急不便，乃出于一箱格中，闭之。晨起，主人请用药，偶欲抽视此格，医坚执不许。主人问：“是何药？”答曰：“我自吃的补药在内。”

药户

一乡人与城里人同行，见一妓女，乡人问：“是谁家宅眷？”城里人曰：“此药户也。”乡人曰：“原来就是开药店的家婆。”

屎样

有生平未近女色者，不知阴物是何样范。向人问之，人曰：“就像一只眼睛竖起便是。”此人牢记在心。一日，嫖兴忽发，不知妓馆何在，遂向街头闲撞。见一眼科招牌，上画眼样数只，偶然横放，以为此必妓家也。进内道其来意，医士大怒，叱而逐之。其人曰：“既不是妓馆，为何摆这许多屎样在外面。”

取名

有贩卖药材者，离家数载，其妻已生下四子。一日夫归，问众子何来，妻曰：“为你出外多年，我朝暮思君，结想成胎，故命名俱暗藏深意：长是你乍离家室，宿舟沙畔，故名宿砂；次是你远乡作客，我在家志念，故名远志；三是料你置货完备，合当归家，故唤当归；四是连年盼你不到，今该返回故乡，故唤茴香。”夫闻之，大笑曰：“依你这等说来，我再在外几年，家里竟开得一片山药铺了。”

索谢

一贫士患腹泻，请医调治，谓医曰：“家贫不能馈药金，医好之日，奉请一醉。”医从之。服药而愈，恐医索谢，诈言腹泻未止。一日，医者伺其大便，随往验之。见撒出者俱是干粪，因怒指而示之曰：“撒了这样好粪，如何还不请我？”

包活

一医药死人儿，主家诟之曰：“汝好好殡殓我儿罢了，否则讼之于官。”医许以带归处置，因匿儿于药箱中。中途又遇一家邀去，启箱用药，误露儿尸。主家惊问，对曰：“这是别人医杀了，我带去包活的。”

退热

有小儿患身热，请医服药而死，父请医家咎之。医不信，自往验视，抚儿尸谓其父曰：“你太欺心，不过要我与它退热，今身上幸已冰凉的了，倒反过来责备我。”

疆蚕

一医久无生理，忽有求药者至，開箱取药，中多蛀虫。人问：“此是何物？”曰：“疆蚕。”又问：“疆蚕如何是活的？”答曰：“吃了我的药，怕他不活？”

看脉

有医坏人者，罚牵麦十担。牵毕，放归。次日，有叩门者曰：“请先生看脉。”医应曰：“晓得了。你先去淘净在那里，我就来牵也。”

医女接客

医生、妓女、偷儿三人，死见冥王，王问生前技术。医士曰：“小人行医，人有疾病，能起死回生。”王怒曰：“我每常差鬼卒勾提罪人，你反与我把持抗衡，可发往油锅受罪。”次问妓女，妓曰：“接客。人没妻室者，与他解渴应急。”王曰：“方便孤身，延寿一纪。”再问偷儿，答曰：“做贼。人家晒浪衣服，散放银钱，我去替他收拾些。”王曰：“与人分劳代力，也加寿十年，发转阳世。”医士急忙哀告曰：“大王若如此判断，只求放我还阳。家中尚有一子一女，子叫他去做贼，女就叫他接客便了。”

大方打幼科

大方脉采住小儿科痛打，傍人劝曰：“你两个同道中，何苦如此。”大方脉曰：“列位有所不知，这厮可恶得紧。我医的大人俱变成孩子与他医，谁想他医的孩子，一个也不放大来与我医。”

幼科

富家延二医，一大方，一幼科。客至，问：“二位何人？”主人曰：“皆名医。”又问：“那一科？”主人曰：“这是大方，这个便是小儿。”

小儿窠

小儿科之妻，乃大方脉之女，每每互相讥诮。一夜行房，妇执阳物问夫曰：“此是何物？”夫曰：“大方脉。”夫亦指牝户问，妇曰：“这是小儿窠。”

小犬窠

有人畜一金丝小犬，爱同珍宝，恐其天寒冻坏，内外各用小棉褥铺成一窠，使其好睡。不意此犬一日竟卧于儿篮内，主人见之，大笑曰：“这畜生好作怪，既不走内窠，又不往外窠，倒钻进小儿窠（科）里去了。”

骂

一医看病，许以无事。病家费去多金，竟不起，因恨甚，遣仆往骂。少顷归，问：“曾骂否？”曰：“不曾。”问：“何以不骂？”仆答曰：“要骂要打的人，多得紧在那里，叫我如何挨挤得上？”

赔

一医医死人儿，主家欲举讼，愿以己子赔之。一日，医死人仆，家止一仆，又以赔之。夜间又有叩门者云：“娘娘产里病，烦看。”医私谓其妻曰：“淘气！那家想必又看中意你了。”

吃白药

有终日吃药而不谢医者，医甚憾之。一日，此人问医曰：“猫生病，吃甚药？”曰：“吃乌药。”“然则狗生病，吃何药？”曰：“吃白药。”

游水

一医生医坏人，为彼家所缚，夜半逃脱，赴水遁归。见其子方读《脉诀》，遽谓曰：“我儿读书尚缓，还是学游水要紧。”

地师

一风水新婚初夜，子摸着新人鼻梁曰：“此是发龙之所。”又摸其两乳曰：“喜得龙虎俱全。”再摸至肚上曰：“好一块平沙。”摸至腰下曰：“好个金井护穴。”及上妻身，问：“汝来何事？”地师曰：“阴地皆由做成，我把罗星来塞水口。”其父隔壁听见，放声大笑曰：“既有这等好穴，何不将我老骨头埋在里面，荫些好子孙出来。”

风水

一风水父子同室。其子与媳欲合，乃从头摸起曰：“密密层层一座山。”至乳则曰：“两峰高耸实非凡。”至肚则曰：“中间好块平阳地。”至阴户则曰：“正穴原来在此间。”父听见，乃高叫曰：“我儿有如此好地，千万留来把我先埋葬在里面。”

阴阳先生

昔一人患膀胱偏坠之症，请医调治。医曰：“外肾左边属阳，右边属阴，今偏于一边，却是阴阳不和之故耳。”其人问曰：“既是左属阳，右属阴，不知中间危坐者唤作何名？”医笑曰：“此是看阴阳的先生。”

阴阳生

从来人堕水淹死，飘浮水面，覆者是男，仰者是女。一日，有尸从河内侧身余来者。人见之，皆道：“奇怪！若是女，一定仰，而男则覆转。今此人侧起，男女未知孰是。”傍一人曰：“此必是个阴阳生耳。”

法家

无赖子怒一富翁，思所以倾其家而不得。闻有茅山道士法力最高，往诉恳之。道士曰：“我使天兵阴诛此翁。”答：“其子孙仍富，吾不甘也。”曰：“然则，吾纵天火焚其室庐。”答曰：“其田土犹存，吾不甘也。”道士曰：“汝仇深至此乎！吾有一至宝，赐汝持去，朝夕供奉拜求，彼家自然立耗矣。”其人喜甚，请而观之。封緘甚密，启视，则纸做成笔一枝也。问：“此物有何神通？”道士曰：“你不知我法家作用耳。这纸笔上，不知破了多少人家矣。”

相相

有善相者，扯一人要相。其人曰：“我倒相着你了。”相者笑云：“你相我何如？”答曰：“我相你决是相不着的。”

卜孕

一人善卜，又喜诙谐。有以孕之男女来问者，卜讫，拱手恭喜曰：“是个夹卵的。”其人喜甚，谓为男孕无疑矣。及产，却是一女，因往咎之。卜者曰

：“维男有卵，维女夹之。有夹卵之物者，非女子而何？”

不着

街市失火，延烧百余户。有星相二家欲移物以避，旁人止之曰：“汝两家包管不着，空费搬移。”星相曰：“火已到矣，如何说这太平话？”曰：“你们从来是不着的，难道今日反会着起来！”

写真

有写真者，绝无生意。或劝他将自己夫妻画一幅行乐贴出，人见方知。画者乃依计而行。一日，丈人来望，因问：“此女是谁？”答云：“就是令爱。”又问：“他为甚与这面生人同坐？”

胡须像

一画士写真既就，谓主人曰：“请执途人而问之，试看肖否？”主人从之，初见一人问曰：“那一处最像？”其人曰：“方巾最像。”次见一人，又问曰：“那一处最像？”其人曰：“衣服最像。”及见第三人，画士嘱之曰：“方巾、衣服都有人说过，不劳再讲，只问形体何如？”其人踌躇半晌，曰：“胡须最像。”

讳输棋

有自负棋高，与人角，连负三局。次日，人问之曰：“昨日较棋几局？”答曰：“三局。”又问：“胜负何如？”曰：“第一局我不曾赢，第二局他不曾输，第三局我本等要和，他不肯罢了。”

好棋

一人以好棋破产，因而为小偷，被人缚住。有相识者，见而问之，答云：“彼请我下棋，嗔我棋好，遂相困耳。”客曰：“岂有此理？”其人答曰：“从来棋高一着，缚手缚脚。”

银匠偷

一人生子，虑其难养，请一星家算命。星士曰：“关煞倒也没得，大来运限俱好，只是四柱中犯点贼星，不成正局。”那人曰：“不妨，只要养得大，就叫他学做银匠。”星士曰：“为何？”答曰：“做了银匠，那日不偷几分养家活口。”

利心重

银匠开铺三日，绝无一人进门。至暮，有以碎银二钱来倾者，乃落其半，倾作对充与之。其人大怒，谓其利心太重。银匠曰：“天下人的利心，再没有轻过如我的。开了三日店，止落得一钱，难道自己吃了饭，三分一日，你就不要还了？”

有进益

一翁有三婿，长裁缝，次银匠，惟第三者不学手艺，终日闲游。翁责之曰：“做裁缝的，要落几尺就是几尺。做银匠的，要落几钱就是几钱。独汝游手好闲，有何结局？”三婿曰：“不妨。待我打一把铁窍，窍开人家库门，要取论千论百，也是易事，稀罕他几尺几钱！”翁曰：“这等说，竟是贼了。”婿曰：“他们两个，整日落人家东西，难道不是贼？”

裁缝

时年大旱，太守命法官祈雨。雨不至，太守怒，欲治之，法官稟云：“小道本事平常，不如其裁缝最好。”太守曰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答曰：“他要落几尺就是几尺。”

不下剪

缝匠裁衣，反复量，久不肯下剪。徒弟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有了他的，便没有了我的。有了我的，又没有了他的。”

要尺

一裁缝上厕坑，以尺挥墙上，便完忘记而去。随有一满洲人登厕，偶见尺，将腰刀挂在上面。少顷，裁缝转来取尺，见有满人，畏而不前，观望良久。满人曰：“蛮子，你要甚么？”答曰：“小的要尺。”满人曰：“咱囚攘的，厕也没有厕完，你就要吃（尺）！”

木匠

一匠人装门闩，误装门外，主人骂为“瞎贼”。匠答曰：“你便瞎贼！”主怒曰，“我如何倒瞎？”匠曰：“你若有眼，便不来请我这样匠人。”

含毛

一人破家与一妓相处数年，临别，妓女赠得阴毛数根，珍藏帽中，时为把玩。一日忽失去，遍寻不得。偶踱至街头，遇一皮匠口含猪鬃缝鞋，其人骂而夺之曰：“我用尽银钱，只落得这两根毛，如何偷来倒插在你口里面？”

待诏

一待诏初学剃头，每刀伤一处，则以一指掩之。已而伤多，不胜其掩，乃曰：“原来剃头甚难，须得千手观音来才好。”

菟头

菟头者被贼偷窃。次日，至主顾家做生活，主人见其戚容，问其故。答曰：“一生辛苦所积，昨夜被盗。仔细想来，只当替贼菟了一世头耳。”主人怒而逐之。他日另换一人，问曰：“某人原是府上主顾，如何不用？”主人为述前言，其人曰：“这样不会讲话的，只好出来弄卵。”

头嫩

一待诏替人剃头，才举手，便所伤甚多。乃停刀辞主人曰：“此头尚嫩，下不

得刀。且过几时，姑俟其老再剃罢。”

取耳

一待诏为人看耳，其人痛极，问曰：“左耳还取否？”曰：“方完，次及左矣。”其人曰：“我只道就是这样取过去了。”

同行

有善刻图书者，偶于市中唤人修脚。脚已脱矣，修者正欲举刀，见彼袖中取出一袱，内裹图书刀数把。修者不知，以为剔脚刀也，遂绝然而去。追问其故。则曰：“同行中朋友，也来戏弄我。”

偷肉

厨子往一富家治酒，窃肉一大块，藏于帽内。适为主人窥见，有意作耍他拜揖，好使帽内肉跌下地来。乃曰：“厨司务，劳动你，我作揖奉谢。”厨子亦知主人已觉，恐跌出不好看相，急跪下曰：“相公若拜揖，小人竟下跪。”

船家

一人睡倒，戏语人曰：“我好像一只船，头似船头，脚似船尾，肚腹似船舱。”又指阳物曰：“这个岂不像撑船的？”人曰：“那里有这等垂头丧气的家长。”答曰：“你不晓得，摇船的时节，从来是软腊塔的，一到讨船钱时，便硬挣得不象样了。”

稍公

稍公死，阎王判他变作阴户。稍公不服，曰：“是物皆可做，为何独变阴物？”阎王曰：“单取你开也会开，摆也会摆，又善摇，又善摆。”

水手

船家与妻同睡，夫摸着其妻阴户，问曰：“此是何物？”妻曰：“是船舱。”妻亦握夫阳具，问是何物，答曰：“客货。”妻曰：“既有客货，何不装入舱里来？”夫遂与云雨，而两卵在外。妻以手摸曰：“索性一并装入也罢。”夫曰：“这两个是水手，要在后面看舵的。”

卖淡酒

一家做酒；颇卖不去，以为家有耗神。请一先生烧椿退送，口念曰：“先除鹭鸶，后去青鸾。”主人曰：“此二鸟你退送他怎的？”先生曰：“你不知，都吃亏这两只禽鸟会下水，遣退了他，包你就卖得去！”

三名斩

朝廷新开一例，凡物有两名者充军，三名者斩。茄子自觉双名，躲在水中。水问曰：“你来为何？”茄曰：“避朝廷新例。因说我有两名，一名茄子，一名落苏。”水曰：“若是这等，我该斩了：一名水，二名汤，又有那天灾人祸的放了几粒米，把我来当酒卖。”

酒娘

人问：“何为叫做酒娘？”答曰：“糯米加酒药成浆便是。”又问：“既有酒娘，为甚没有酒爷？”答曰：“放水下去，就是酒爷。”其人曰：“若如此说，你家的酒，是爷多娘少的了。”

走作

一店中酿方熟，适有带巾者过，揖入使尝之。尝毕曰：“竟有些像我。”店主知其秀才也，谢去之。少焉，一女子过，又使尝之，女子亦曰：“像我。”店主曰：“方才秀才官人说‘像我’，是酸意了，你也说‘像我’，此是为何？”女子曰：“无他，只是有些走作。”

着醋

有卖酸酒者，客上店谓主人曰：“肴只腐菜足矣，酒须要好的。”少顷，店主问曰：“菜中可要着醋？”客曰：“醋滴菜心甚好。”又问曰：“腐内可要放些醋？”客曰：“醋烹豆腐也好。”再问曰：“酒内可要着醋否？”客讶曰：“酒中如何着得醋？”店主攒眉曰：“怎么处？已着下去了。”

酸酒

一酒家招牌上写：“酒每斤八厘，醋每斤一分。”两人入店沽酒，而酒甚酸。一人咂舌攒眉曰：“如何有此酸酒，莫不把醋错拿了来？”友人忙捏其腿曰：“呆子，快莫做声，你看牌面上写着醋比酒更贵着哩！”

炙坛

有以酸酒饮客者，个个攒眉，委吞不下。一人嘲之曰：“此酒我有易他良法，使他不酸。”主人曰：“请教。”客曰：“只将酒坛覆转向天，底上用艾火连炙七次，明日拿起，自然不酸。”主曰：“岂不倾去漏干了？”客曰：“这等酸酒，不倾去要他做甚！”

卷四 形体部

嘲胡卖契

胡子家贫揭债，特把髭须质馘。只因无计谋生，情愿央中借贷，上连鼻孔、人中，下至喉咙为界，计开四址分明，两鬓篷松在外，根根真正胡须，并无阴毛杂带。若还过期不赎，听作猪粽变卖。年分月日开填，居间借重卵袋。

呵冻笔

一人见春意一册，曰：“此非春画，乃夏画也。不然，何以赤身露体？”又一人曰：“亦非夏画，乃冬画也。”问曰：“何故？”答曰：“你不见每幅上，个个胡子在那里呵冻笔。”

揪肾毛

一人对胡子曰：“我昨晚梦见你做了官，旗伞执事，吆喝齐声，好不威阔。

”胡子大喜。其人又云：“我梦里骂了你、你就呼皂隶来打我，被我将你胡须一把揪住。”胡子云：“骂了官长，自然该打。后来毕竟如何？”其人曰：“也就醒了，醒来一只手还揪住一把卵毛，紧紧不放。”

观相

一相士苦无生意，拉住人相。那人曰：“不要相。”相者强之再三，只得解裤出具，谓曰：“此物倒求一观。”相者端视良久，乃作赞词云：“看你生在一脐之下，长于两膀之间，软柔柔而向东向西，硬棚棚而矗上矗下，遇妻妾而无礼，应子孙而有功。一生梗直，两子送终。日后还有二十年好运。”问他有何好处，曰：“生得一脸好胡须。”

愁穷

有胡子愁穷，一友谑之曰：“据兄家事，不下二千金，何以过愁若此？”胡者曰：“二千金何在？”友曰：“兄面上现有千七百了，难道令正处便没有须私房？”

胡痢杀

或看审囚回，人问之，答曰：“今年重囚五人，俱有色认：一痴子，一颠子，一瞎子，一胡子，一痢痢。”问如何审了，答曰：“只胡子与痢痢吃亏，其余免死。”又问何故，曰：“只听见问官说痴弗杀，颠弗杀，一眼弗杀，胡子搭痢杀。”

直缝横缝

北方极寒之地，一妇倚墙撒尿，溺未完而尿已冻，连阴毛结于石上。呼其夫至，以口呵之。夫近视而胡者也，呵之不化，连气亦结成冰，须毛互冻而不解。乃命家僮凿开，吩咐曰：“看仔细子下凿，连着直缝的是毛，连着横缝的是须。”

被剃

贫妇裸体而卧，偷儿入其家，绝无一物可取。因思贼无空讨，见其阴户多毛，遂剃之而去。妇醒大骇，以告其夫。夫大叫曰：“世情这等恶薄，家中的毛尚且剃了去，以后连腮胡子竟在街上走不得了！”

抛猫

道士、和尚、胡子三人过江，忽遇狂风大作，舟将颠覆。僧、道慌甚，急把经卷掠入江中，求神救护。而胡子无可掷得，惟将胡须逐根拔下，投于江内。僧、道问曰：“你拔胡须何用？”其人曰：“我在此抛毛（锚）。”

胡子改戾

裁缝、皮匠、妓女三人，同席行令，各要道本行四句，贯串叶韵。缝匠曰：“失去一背挂，拾得一披风。改了一背挂，落下两袖桶。”皮匠曰：“失去

一双鞋，拾得一双靴。改了一双鞋，落下两桶皮。”妓者曰：“失去一张屎，拾得一胡子。改了一张屎，落他一口齿。”

不斟酒

一家宴客，坐中一大胡子，酒僮畏缩不前，杯中空如也。主举杯朝拱数次，胡子愠曰：“安得有酒？”主骂僮为何不斟，僮曰：“这位相公没有嘴的。”胡子忿极，揭须以示，曰：“这不是嘴，还是你娘的屎不成？”

吃白面

一僧人、一经纪、一妓女同途，陡遇大雪，遂往古庙避之。三人议曰：“今日我等在此，各将大雪为题，要插入自家本色。”和尚曰：“片片片，碎剪鹅毛空中旋。落在我山门上，好似一座白玉殿。”经纪曰：“片片片，碎剪鹅毛空中旋。落在我匾担上，好似一把白玉剑。”妓女曰：“片片片，碎剪鹅毛空中旋。落在我屎毛上，好似胡子吃白面。”

通谱

有一人须长过腹，人见之，无不赞为美髯。偶一日，遇见风鉴先生，请他一相。相者曰：“可惜尊髯短了些。”其人曰：“我之须已过腹，人尽赞赏，为何反嫌其短？”相者曰：“若再长得寸许，便好与下边通谱了。”

联宗

胡须与眉毛曰：“当今世情浇薄，必要帮手相助，我已与鬓毛连矣。看来眼前高贵，惟二位我们俱在头面，联了甚好。”眉曰：“承不弃微末，但我根基浅薄，何不往下路孔家前门，一带茂林，旗杆底下，联的更好。”

一般胡

两人聚论：“《论语》一书，皆讲胡子。开章就说：‘不亦悦乎’，‘不亦乐乎’，‘不亦君子乎’，这三个都是好胡；‘为人谋而不忠乎’，‘与朋友交而不信乎’，‘传不习乎’，这三个是不好胡；‘君子者乎’，‘色壮者乎’，这两个胡一好一不好。”或问：“使乎，使乎。”答曰：“上面的胡与下面的胡，总是一般。”

稀胡子

一稀胡子要相面，相士云：“尊相虽不大富，亦不至贫。”胡者云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相士曰：“看公之须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”

出须药

一光脸自觉无须，非丈夫气，持银往医肆，求买出须药。适医生他出，医妻忽传一方云：“可将尿脬一个打气，每日放嘴边滚撞，自然就长出来。”医归，问出何典，妻曰：“医者，意也。我前日初嫁你时，一根也没得，被你的脬撞过不多几时，即长出恁一脸胡须来。”

问有猫

一妇患病，卧于楼上，延医治之。医适买鱼归，途遇邀之而去，遂置鱼于楼下。登楼诊脉，忽想起楼下之鱼，恐被猫儿偷食，因问：“下面有猫（毛）否？”母在傍曰：“我儿要病好，先生问你，可老实说了罢。”妇答曰：“多是不多，略略有几根儿。”

骂须少

胡子行路，一孩戏之曰：“胡子迎风走，只见胡子不见口。”胡子忿甚；揭须露口，指而骂曰：“这不是口，倒是你娘的屁不成！”小儿被骂，归而哭诉于母。母慰之曰：“我儿，他骂别人，不是骂你。你娘的此物上，却不多几根，随他骂去罢。”

胡答嘲

颜回、子路、伯鱼三人私议曰：“夫子惟胡，故开口不脱‘乎’字。”颜子曰：“他对我说：‘回也，其庶乎。’”子路曰：“他对我说：‘由也，诲汝知之乎？’”伯鱼曰：“我家尊对我也说：‘汝为周南、召南矣乎。’”孔子在屏后闻之，出责伯鱼曰：“回是个短命，由是个不得其死的，说我胡也罢了。你是我的儿子，如何也来说我老子？”

光屁股

有上司面胡者，与光脸属吏同饭。上台须间偶带米糝，门子跪下禀曰：“老爷龙须上一颗明珠。”官乃拂去。属吏回衙，责备门子：“你看上台门子何等伶俐！汝辈愚蠢，不堪重用。”一日，两官又聚会吃面，属吏方举箸动口，有未缩进之面挂在唇角。门子急跪下曰：“小的禀事。”问禀何事，答曰：“爷好张光净屁股，多了一条蛔虫挂在外面。”

亲爷

有妻甫受孕而夫出外经商者，一去十载，子已年长，不曾识面。及父归家，突入妻房，其子骤见，乃大喊曰：“一个面生胡子，大胆闯入母亲房里来了！”其母曰：“我儿勿做声，这胡子正是你的亲爷。”

无须狗

一税官瞽目者，恐人骗他，凡货船过关，必要逐一摸验，方得放心。一日，有贩羊者至，规例羊有税，狗无税，尽将羊角锯去，充狗过关。官用手摸着项下胡须，乃大怒曰：“这些奴才，明来骗我。明明是一船羊，狗是何曾出须的！”

没须屁股

一公领孙溪中洗澡，孙拿得一虾，或前跳，或却走。孙问公曰：“前赶后退，后赶前行，不知何处是头，何处是尾？”公答曰：“有须的是头，没须的是

屁股。”

拔须去黑

一翁须白，令姬妾拔之。妾见白者甚多，拔之将不胜其拔，乃将黑者尽去。拔讫，翁引镜自照，遂大骇，因咎其妾。妾曰：“难道少的倒不拔，倒去拔多的？”

白须

老妓年近六旬，尚倚门接客。一人打钉，见其阴毛斑白，谓曰：“该用乌须药了。”妓问：“染药宜在何时？”答曰：“搽了过夜。”妓摇首曰：“老实对你说，没有这一夜闲工夫，由他白去罢了。”

黄须

一人须黄，每于妻前自夸：“黄须无弱汉，一生不受人欺。”一日出外，被殴而归，妻引前言笑之。答曰：“那晓得那人的须，竟是通红的。”

老面皮

或问：“世间何物最硬？”曰：“石头与钢铁。”其人曰：“石可碎，铁可鑿，安得为硬？以弟看来，惟兄面上髭须最硬，铁石总不如也。”问其故，答曰：“看老兄这副厚脸皮，竟被他钻门了出来。”那有须者回嘲曰：“足下面皮更老，这等硬须还钻不透！”

胖子行房

夫妇两人身躯肥胖，每行房，辄被肚皮碍事，不能畅意。一娃子云：“我倒传你个法儿，须从屁股后面弄进去甚好。”夫妇依他，果然快极。次日，见娃子问曰：“你昨教我的法儿，是那里学来的？”答曰：“我不是学别人的，常见公狗、母狗是那般干。”

皂隶干法

一官夫妇体肥，每次行房，两下肚皮碍住，从无畅举时节。一日，官正坐堂，见一皂隶伟胖异常，料其交感必有良法。审事毕，唤至后堂询曰：“汝腹甚大，行房时用何法，而能使两物凑合，不为肚腹所碍乎？”隶曰：“小的每到交合之际，命妻子斜坐一大椅上，将两足架开，自己站起行事，彼此紧凑，便无阻隔之患。”官点头命出。至夜，果依法而行。奶奶不觉乐极，问：“是谁传授的？”官曰：“皂隶。”奶奶一面将臀耸凑身作颠簸之状，曰：“好皂隶，真爽利！来日赏他两担老白米。”

截长

夫问妻曰：“此物还是长的好，短的好？”妻实喜长，而故应之曰：“短的好。”夫曰：“这等我的太长，不如截去一段。”持刀便砍。妻发急，止之曰：“虽则长了些，却是父母生就的遗体，一毫也动不得。”

长卵叹气

一官到任，出票要唤兄弟三人，一胖子、一长子、一矮子备用，异姓者不许进见。一家有兄弟四人，仅有一胖三矮，私相计议曰：“四人之中，胖矮俱有，单少一长人，只得将二矮缝一长裤，两人接起充作长人，便觉全备。”如计行之。官见大喜，簪花劳酒。三人一时荣宠，下矮压得受苦，在内光晓晓，大有怨词。官听见，问：“下面甚响？”众慌禀曰：“这是长卵叹气。”

矮子看灯

矮子看灯，适一人小便，竟往腿下钻过。观见厥物，赞曰：“好盏绣球灯，为何不点烛？”其人溺完，将尿滴在矮子头上，以手摸曰：“不好，快回去，大点雨打下来了！”

亲嘴

一矮子新婚，上床连亲百余嘴。妇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下去了，还有半日不得上来哩。”

扇坠

有持大扇者，遇矮子，戏以扇置其头曰：“欲借兄权作扇坠耳。”矮子大怒，骂曰：“禽娘贼！若拿我做扇坠，我就兜心一脚踢杀你！”

搁浅

矮人乘舟出游，因搁浅，自起撑之，失手坠水，水没过项。矮人起而怒曰：“偏我搁浅搁在深处。”

瞎叙盟

三瞎子相聚结盟，叙齿以分长幼。一人曰：“不必论年，只看那个先瞎者，便让他做大哥。”一人曰：“我是周岁上不见起的，该轮着我居长。”其次曰：“我是百日内坏眼的，还该我来做老大。”第三者曰：“不要说起，我竟从娘胎里就是瞎的了。”两人曰：“那有此事？”答曰：“不然，为何从小人就骂我瞎戾里禽出来的！”

瞽笑

一瞽者与众人同坐，众人有所见而笑，瞽者亦笑。众问之曰：“汝何所见而笑？”瞽者曰：“列位所笑，定然不差，难道是骗我的？”

被打

二瞽者同行，曰：“世上惟瞽者最好。有眼人终日奔忙，农家更甚，怎如得我们心上清闲。”众农夫窃听之，乃伪为官过，谓其失于回避，以锄把各打一頓而呵之去。随复窃听之，一瞽者曰：“毕竟是瞽者好，若是有眼人，打了还要问罪哩！”

吃螺蛳

有盲子暑月食螺蛳，失手堕一螺肉在地。低头寻摸，误捡鸡屎放在口里，向人曰：“好热天气，东西才落下地，怎就这等臭得快！”

响不远

盲子夫妇同睡，妻暗约一人与之交合。夫问曰：“何处作欢响？”妻云：“想是间壁，不要管他。”少顷，又响，瞽者曰：“蹊跷，此响光景不远。”

独眼

兄弟二人，同往河中洗浴。兄之阳物被水蛇咬住，扯之不脱，弟持刀欲砍。兄曰：“仔细看了下刀。两眼的是蛇头，独眼的是屙子。”

兄弟认匾

兄弟三人皆近视，同拜一客。堂上悬“遗清堂”一匾，伯曰：“主人原来患此病，不然，何以取‘遗精室’也。”仔细看良久，曰：“非也。想主人好道，故名‘道情堂’耳。”二人争论不已，以季弟目力更好，使辨之。乃张目眈视半晌，曰：“汝两人皆妄，上面安得有匾！”

金漆盒

一近视出门，见街头牛屎一大堆，认为路人遗下的盒子。随用双手去捧，见其烂湿，乃叹曰：“好个盒子，只可惜漆水未干。”

问路

一近视迷路，见道傍石上栖歇一鸦，疑是人也，遂再三诘之。少顷，鸦飞去，其人曰：“我问你不答应，你的帽子被风吹去了，我也不对你说！”

嚙面

一乡人携鹅入市，近视见之，以为卖布者，连呼“买布”。乡人不应，急上前拗住鹅尾，逼而视之。鹅忽撒屎，适喷其面。近视怒曰：“不卖就罢，值得这等发急，就嚙（喷）起人来！”

乌云接日

近视者赴宴，对席一胡子吃火朱柿，即起别主人曰：“路远告辞。”主曰：“天色甚早。”答云：“恐天下雨，那边乌云接日头哩。”

鼻影作枣

近视者拜客，主人留坐待茶。茶果吃完，视茶内鼻影，以为橄榄也，捞摸不已。久之忿极，辄用指撮起，尽力一咬，指破血出。近视乃仔细认之，曰：“啐！我只道是橄榄，却原来是一个红枣。”

虾酱

一乡人挑粪经过，近视唤曰：“拿虾酱来。”乡人不知，急挑而走。近视赶上，将手握粪一把，于鼻上闻之，乃骂道：“臭已臭了，什么奇货，还要这等行情！”

疑蛋

一近视见鱼，疑为鸭蛋，握之而腹瘪。讶曰：“如何小鸭出得恁快，蛋壳竟瘪下去了。”

拾蚂蚁

近视者行路，见蚂蚁摆阵，疏密成行，疑是一物，因掬而取之。撮之不起，乃叹息曰：“可惜一条好线，毁烂得蹙蹙断了。”

检银包

有近视新岁出门，拾一爆竹，错认他人遗失银包也，且喜新年发财，遂密藏袖内。至夜，乃就灯启视，药线误被火燃，立时作响。方在吃惊，傍一聋子抚其背曰：“可惜一个花棒槌，无缘无故，如何就是这样散了。”

近趣眼

妻指牝户谓夫曰：“此物你最爱的，何不取一美号赠他？”夫曰：“爱其有趣，就名为趣眼。”妇又指后庭曰：“你有时也用着他，也该取一美号。”夫曰：“他与趣眼相近，就叫他做近趣（覷）眼罢了。”

白果眼

一女年幼而许嫁一大汉者，姻期将近。母虑其初婚之夜不能承受，“莫若先将鸡子稍用油润，与你先期开破，省得临时吃苦。”女含之。不意油滑突入牝中，不能得出，遂夹蛋过门。夫据腹良久，牝口阻塞难进，乃大叫曰：“媒人误我，娶一石女矣！”母不信，向媳曰：“姑娘无碍，把我看看何如？”及看毕，乃骂其子曰：“畜生，亏你枉做半世人，一只白果眼也不认得！”

漂白眼

一漂白眼与赤鼻头相遇，谓赤鼻者曰：“足下想开染坊，大费本钱，鼻头都染得通红。”赤鼻答曰：“不敢也，只浅色而已。怎如得尊目，漂白得有趣。”

聋耳

一医者耳聋，至一家看病女人。问：“莲心吃得否？”医者曰：“面觔发病，是吃不得的。”病女曰：“是莲肉。”医者曰：“就是盐肉，也要少吃些。”病女曰：“先生耳朵是聋的。”医曰：“若是里股是红的，只怕要生横痃，倒要脱开来，待我看看好用药。”

呵欠

一耳聋人探友，犬见之吠声不绝，其人茫然不觉。入见主人，揖毕告曰：“府上尊犬，想是昨夜不曾睡来。”主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答曰：“见了小弟，只是打呵欠。”

火症

一聋子望客，雨中见狗吠不止，乃叹曰：“此犬犯了火症，枯渴得紧，只管开

口接水吃哩。”

讳聋哑

聋哑二人，各欲自讳。一日，聋见哑者，恳其唱曲。哑者知其聋也，乃以嘴唇开合，而手拍板作按节状。聋者侧听良久，见其唇住，即大赞曰：“妙绝，妙绝！许久不听佳音，今番一发更进了。”

麻屣

一客与妓密甚，临别谓妓曰：“恩爱情深，愿得一表记，睹物如见卿面矣。

”妓赠以香囊、汗巾，俱不要。问曰：“所爱何物？”答曰：“欲得卿阴上之肉一块耳。”妓曰：“可。然须问过母亲来。”鸨儿曰：“放屁！一个孤老割一块，千百个孤老割了千百块，养成一张麻屣，那个还来要你！”

屁股麻

俗云：“脚麻以草柴贴眉心，即止。”一人遍贴额上。人问：“为何？”答曰：“我屁股通麻了。”

麻卵袋

文宗岁试唱名，吏善读别字，第一名郁进徒，错唤曰“都退后”，诸生闻之，皆山崩往后而退。次名潘传采，又错唤“番转来”，诸生又跑上前。宗师大怒，逐之。第三名林卯伐，上前谢曰：“多谢大宗师，若不斥逐此人，则生员必唤做麻卵袋了。”

麻子咬卵

某芝麻者，见一秀才经过，问：“相公要买麻子否？”士答曰：“我读书人，要麻子来咬卵！”

赤鼻

一官经过，有赤鼻者在傍，皂隶喝曰：“老爷专要拿吃酒的，还不快走！”其人无处躲闪，只得将鼻子塞进人家板缝中。官已过，里面人看见骂曰：“这人不达时务，外面多少毛厕，如何倒向人家屋里来撒尿！”

鼯鼻狗

黄鼠狼遇狗追逐，即撒屁以触其鼻。有雄鼠觅食田间，被一犬逐之，鼠狼连放数屁，逐之愈甚。乃竭力跑脱，至穴诉之雌鼠。雌鼠曰：“汝防身屁何在？”曰：“连撒数屁，全然不理。”雌鼠曰：“我知道了，决然是个鼯鼻狗。”

鼯鼻请酒

甲乙俱鼯鼻。甲设席不能治柬，画秤、尺、笞帚各一件。乙见之，便意会曰：“秤（请）尺（吃）帚（酒）。”乙答柬，画蜈蚣一条，斧一把。甲见之，点头曰：“蜈（无）蚣（功）斧（夫）。”

臭嘴

或行酒令，俱要就人身上，说一必不然之事。一人云：“鼻孔亏得向下，若朝上，雨落在内怎么好？”一人云：“脚板亏得在前，若在后，被人踏住怎么好？”一人云：“妇人阴物亏得直生，若横生，菠箕背米菠边嵌进怎么好？”一人云：“屁眼亏得在臀，若在面，臭气触人怎么好？”主令者曰：“此句该罚。屁眼尽有生在面上的，不信，眼前这老兄尊嘴，如何便怎般臭极！”

鼻耐性

人患口臭，一友问曰：“别人也罢，亏你自家鼻头如何过了？”旁人代答曰：“做了他的鼻头，随你臭极，也只索耐性跟他。”

蒜治口臭

一口臭者问人曰：“治口臭有良方乎？”答曰：“吃大蒜极好。”问者讶其臭，曰：“大蒜虽臭，还臭得正路。”

臭痢痢

北地产梨甚佳。北人至南，索梨食不得，南人因进萝卜，曰：“此敝乡土产之梨也。”北人曰：“此物吃下，转气就臭，味又带辣，只该唤他做臭辣梨。”

残疾婿

一家有三婿，俱带残疾。长是痢痢，次淌鼻脓，又次患疯癲。翁一日请客，三婿在坐，恐其各露本相，观瞻不雅，嘱咐俱要收敛。三人唯唯。至中席，各人忍耐不住，长婿曰：“适从山上来，撞见一鹿，生得甚怪。”众问何状，痢痢头疮痒甚，用拳满首击曰：“这边一个角，那边一个角，满头生了无数角。”其次鼻涕长流，正无计揩抹，随应声曰：“若我见了，拽起弓来，棚的一箭，”急将右手作挽弓状，鼻间一拂，涕尽拭去。三癞子浑身发痒难禁，忙将身背牵耸曰：“你倒胆大，还要射他！把我见了，几乎吓杀，几乎吓杀。”

歪戾

一婢女乃壬午生，而与陈五之人私通者。一日算命，说知生辰。星家排定四柱，开言曰：“娘子是壬午养的。”此女认作说他是陈五养活的，遂曰：“你只算命，莫管闲事。”星家复言：“我是有名铁嘴，莫怪我讲。你这壬午命犯桃花，一生孤苦，身充贱役，性情惫赖，后运还要落薄。”婢益疑讪其阴私，遂怒骂曰：“瞎贼，不要你算了！”星士亦怒曰：“这个歪戾，恁般可恶！”女曰：“我相与一陈五，就被他认破。今他说我歪戾，莫非此物原有些异样？”乃跷起一足于凳上，解裤视之，不料果然带偏。因叹服曰：“真神仙也！不然，为何一张歪戾，也被他看出？”

鸽舌

有涩舌者，俗云鸽口是也。来到市中买桐油，向店主曰：“我要买桐桐桐

……”，“油”字再说不出口。店主取笑曰：“你这人倒会打铜鼓的，何不再敲通铜锣与我听？”鸽者怒曰：“你不要当当面来腾腾倒刮刮削我。”

过桥嚏
一乡人自城中归，谓其妻曰：“我在城里打了无数喷嚏。”妻曰：“皆我在家想你之故。”他日挑粪过危桥，复连打数嚏，几乎失足。乃骂曰：“骚花娘，就是思量我，也须看甚么所在！”

大耳

一妓苦阴毛太多，为嫖客所厌，呼待诏剃之。呼者虑其不来，诈言剃面。既至，妓谓曰：“唤你剃面，乃剃小面，非大面也。”即解出阴物示之。待诏剃毕，谓妓曰：“小面既剃，小耳亦不可不取，待我拿出消息来。”即解裤出具，投入阴中。忽大诧曰：“不意小小一张面孔，竟有这只大耳朵。”

歪头

有素患痿阳之症，娶得新妇到家。初夜行房，苦于厥物不举，舞弄既久，终不能入。妇怒曰：“直恁没用，头都东倒西歪，还想硬挣甚么！”夫乃诡辞以应曰：“你不晓得，我此物生来原是个歪头，少不得弄他进去哩。”

争坐

眼与眉毛曰：“我有许多用处，你一无所能，反坐在我的上位。”眉曰：“我原没用，只是没我在上，看你还像个人哩！”

直背

一瞎子，一矮子，一驼子，吃酒争座，各曰：“说得大话的便坐头一位。”瞎子曰：“我目中无人，该我坐。”矮子曰：“我不比常（长）人，该我坐。”驼子曰：“不要争，算来你们都是直背（侄辈），自然该让我坐。”

驼叔

有驼子赴席，泰然上座。众客既齐，自觉不安，复趋下谦逊。众客曰：“驼叔请上座，直背（侄辈）怎敢。”

善屁

有善屁者，往铁匠铺打铁搭，方讲价，连撒十余屁。匠曰：“汝屁直恁多，若能连撒百个，我当白送一把铁搭与你。”其人便放百个，匠只得打成送之。临出门，又撒数十屁，乃谓匠曰：“算不得许多。这几个小屁，乞我几只钹头钉罢。”

祖师殿

祖师殿中忽闻屁臭，众人互推不认，乃推祖师曰：“汝为正祖，受十方香火，如何撒屁？”祖师惊起辩曰：“尚有四将，何独推我？”四将亦辩曰：“尚有龟、蛇。”蛇曰：“我肚小撒不出，定是这个乌龟！”

一说祖师辩曰：“尚有四将。”四将互相推卸。关圣傍立关平曰：“撒屁的定然脸红。”关圣大怒曰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也来冤屈我！”

认屁

一女善屁，新婚随嫁一姬一婢，嘱以认屁遮羞。临拜堂，忽撒一屁，顾姬曰：“这个老妈无体面！”少顷，又撒一屁，顾婢曰：“这个丫头恁可恶！”随后又二屁，左右顾而姬婢俱不在，无可说得，乃曰：“这张屁股没正经。”

屁婢

一婢偶于主人前撒了一屁，主怒，欲捋之。见其臀甚白，不觉动火，非但免责，且与之狎。明日，主在书房，忽闻叩门声，启户视之，乃昨婢也。问来为何，答曰：“我适才又撒一屁矣。”

鳌头

数人同舟，有撒屁者，众疑一童子，共鳌其头。童子哭曰：“阿弥陀佛。别人打我也罢了，亏那撒屁的乌龟，担得这只手起，也来打我！”

路上屁

昔有三人行令，要上山见一古人，下山又见一古人，半路见一物件，后句要总结前后二句。一人曰：“上山遇见狄青，下山遇见李白，路上拾得一瓶酒，不知是清酒是白酒。”一人曰：“上山遇见樊哙，下山遇见赵盾，路上拾得一把剑，不知是快剑是钝剑。”一人云：“上山遇见林放，下山遇见贾岛，路上拾得一个屁，不知是放的屁、岛的屁。”

贼屁

穿窬躲在人家床底，忽撒一屁甚响。夫骂妻，妻云：“你撒了屁，倒来冤屈我！”争闹不已。贼无奈，只得出来招认曰：“这屁其实是贼放的。”

吃屁

酒席间有人撒屁者，众人互相推卸。内一人曰：“列位请各饮一杯，待小弟说了罢。”众饮讫，其人曰：“此屁实系小弟撒的。”众人不服，曰：“为何你撒了屁，倒要我们众人吃！”

掉面响

一人方陪客，偶撒一屁。自觉愧甚，欲掩饰之，乃假将指头擦桌面作响声。客曰：“还是第一声像得紧。”

田鸡叫

甲乙两亲家姆会亲，乙偶撒一屁，甲问曰：“亲家姆，甚响？”乙恐不雅，答曰：“田鸡叫。”甲曰：“为甚能臭？”乙曰：“死的呀。”又问：“适才会叫，如何是死的？”乙曰：“叫了就死的。”

不嘿

各行酒令，要嘿饮。席中有撒屁者，令官曰：“不嘿，罚一杯。”其人曰：“是屁响。”令官曰：“又不嘿，再罚一杯。”举坐为之大笑。令官曰：“通座皆不嘿，各罚一杯。”

怕冷

或问：“世间何物不怕冷？”曰：“鼻涕，天寒即出。”又问：“何物最怕冷？”曰：“屁，才离窟臀，又向鼻孔里钻进。”

大乳

一妇人两乳极大，每用抹胸束之。一日，忘紧抹胸，偶出见人。人怪而问曰：“令郎是几时生的？”妇曰：“还不曾孕育。”人问曰：“既不是令郎，你胸前袋的是甚么？”

抓背

老翁续娶一姬，其子夜往窃听，但闻连呼“快活”，频叫“爽利”。子大喜曰：“吾父高年，尚有如此精力，此寿征也。”再细察之，乃是命姬抓背。

善生虱

有善生虱者，自言一年止生十二个虱。诘其故，曰：“我身上的虱，真真一月（捏）一个。”

赞阳物

一人客于他乡，见土著者问曰：“贵地之人好大阳物？”土著者甚喜，答曰：“果然，但不知尊客如何知道？”其人曰：“我在贵处嫖了几晚，觉得此处的阴物比别处更宽，所以知道。”

家当

一妇有姿色，而穷人欲谋娶之，恐其不许，乃贿托媒人极言其家事富饶。妇许之，及过门，见四壁萧然，家无长物，知堕计中。辄大哭不止，怨恨媒人。穷人以阳物托出，丰伟异常，放在桌上连敲数下，仍收起曰：“不是我夸口说，别人本钱放在家里，我的家当带在身边。如娘子不愿，任从请回。”妇忙掩面试泪曰：“谁说你甚么来。”

肚肠

有未嫁者，父方小解，褻物为女所见。问母曰：“那是甚么东西？”母不便显言，答曰：“挂出的肚肠。”女既嫁归宁，母愁婿家贫，劝之久住，谓其夫家柴米不足也。女曰：“人家穷便穷，喜得肚肠还好，就忍些饥饿也情愿。”

巨卵

一人死后，冥王罚变为驴。其人哀恳，得许复原形，放其还魂。因行急，犹有驴卵未变。既醒，欲再往换，仍复原体。其妻力止之曰：“胡阎王不是好讲话的，只得做我不着，挨些苦罢。”

小卵

一人命妻做鞋而小，怒曰：“你当小不小，偏小在鞋子上面！”妻亦怒曰：“你当大不大，偏大在这只脚上！”

贵相

有家人妇，得宠爱于主人者，同伴私问其状，答曰：“贵相真是不同。”问何故，答曰：“卵袋都是绵团丝软的。”

当卵

一妇榄杈甚，夫所求不如意，乃以带系其阳于后而诳妻曰：“适因其用甚急，与你索不肯，已将此物当银一两与之矣。”妻摸之，果不见，乃急取银二两付夫，令速回赎，嘱曰：“若典中有当绝长大的，宁可加贴些银子，换上一根回来。你那怪小东西，弃绝了也罢。”

倭刺

甲乙两妇对坐，各问夫具之大小及伎俩如何，因不便明言，乃各比一物。甲曰：“我家的是饶碗盛小菜。”乙问其故，甲曰，“小便不小，只是数目不多，极好不过四碟。”乙曰：“这等还好，不像我家的物事，竟是一把倭刺。”甲问其故，乙曰：“又小又快。”

快刀

新郎初次行房，妇欣然就之，绝不推拒。至事毕之后，反高声叫曰：“有强盗，有强盗！”新郎曰：“我乃丈夫，如何说是强盗。”新妇曰：“既不是强盗，为何带把刀来？”夫曰：“刀在那里？”妇指其物曰：“这不是刀？”新郎曰：“此乃阳物，何认为刀？”新妇曰：“若不是刀，为何这等快极！”

瘪东西

一老人娶幼妇，云雨间对妇云：“愿你养一个儿子。”妇曰：“儿子倒养不出，只好养个团鱼。”夫骇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像你这样瘪东西，如何养的不是团鱼？”

硬中证

有病偏坠者，左肾以家私不均事告于肚皮。左肾自觉强良占胥太多，用厚礼结纳于阳具，诉状中求其做一硬中证。及临审，左肾抗辨力甚，而阳具缩首，不出一语。肚皮责阳物曰：“你向日直恁跳梁，今日何顿软弱，还不从直讲来？”答曰：“见本主子脱硬挣，我只得缩了。”

卷五 殊稟部

善忘

一人持刀往园砍竹，偶腹急，乃置刀于地，就园中出恭。忽抬头曰：“家中想要竹用，此处倒有许多好竹，惜未带得刀来。”解毕，见刀在地，喜曰：“天

随人愿，不知那个遗失这刀在此。”方择竹要斫，见所遗粪，便骂曰：“是谁狗彘的，阿此脓血，几乎屣了我的脚。”须臾抵家，徘徊门外曰：“此何人居？”妻适见，知其又忘也，骂之。其人怅然曰：“娘子颇有些面善，不曾得罪，如何开口便骂？”

恍惚

三人同卧，一人觉腿痒甚，睡梦恍惚，竟将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，痒终不减，抓之愈甚，遂至出血。第二人手摸湿处，认为第三人遗溺也，促之起。第三人起溺，而隔壁乃酒家，榷酒声滴沥不止，以为己溺未完，竟站至天明。

作揖

两亲家相遇于途，一性急，一性缓。性缓者，长揖至地，口中谢曰：“新年拜节奉扰，元宵观灯又奉扰，端午看龙舟，中秋玩月，重阳赏菊，节节奉扰，未曾报答，愧不可言。”及说毕而起，已半晌矣。性急者苦其太烦，早先避去。性缓者视之不见，问人曰：“敝亲家是几时去的？”人曰：“看灯之后，就不见了，已去大半年矣！”

爇衣

一最性急、一最性缓，冬日围炉聚饮。性急者衣坠炉中，为火所燃，性缓者见之从容谓曰：“适有一事，见之已久，欲言恐君性急，不言又恐不利于君，然则言之是耶，不言是耶？”性急者问以何事，曰：“火烧君裳。”其人遽曳衣而起，怒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何不早说！”性缓者曰：“外人道君性急，不料果然。”

卖弄

一亲家新置一床，穷工极丽，自思：“如此好床，不使亲家一见，枉自埋没。”乃假装有病，偃卧床中，好使亲家来望。那边亲家做得新裤一条，亦欲卖弄，闻病欣然往探。既至，以一足架起，故将衣服撩开，使裤现出在外，方问曰：“亲翁所染何症，而清减至此？”病者曰：“小弟的贱恙，却像与亲翁心病一般。”

品茶

乡下亲家进城探望，城里亲家待以松罗泉水茶。乡人连声赞曰：“好，好。”亲翁以为彼能格物，因问曰：“亲家说好，还是茶叶好，还是水好？”乡人答曰：“热得有趣。”

出像

乡下亲家到城里亲家书房中，将文章揭看，摇首不已。亲家说：“亲翁无有得意的么？”答云：“正是。看了半日，并没有一张佛像在上面。”

刚执

有父子性刚，平素不肯让人。一日，父留客饭，命子入城买肉。子买讫，将出城门，值一人对面而来，各不相让，遂挺立良久。父寻至见之，谓子曰：“汝快持肉回去，待我与他对立看。”

应急

主人性急，仆有过犯，连呼：“家法！”不至，跑躁愈甚。家人曰：“相公莫恼，请先打两个巴掌，应一应急着。”

掇桶

一人留友夜饮，其人整额坚辞。友究其故，曰：“实不相瞒，贱荆性情最悍，尚有杓子桶未倒，若归迟，则受累不浅矣。”其人攘臂而言曰：“大丈夫岂有此理！把我便——”其妻忽出，大喝曰：“把你便怎么？”其人即双膝跪下曰：“把我便掇了就走！”

正夫纲

众怕婆者，各受其妻惨毒，纠合十人歃血盟誓，互为声援。正在酬神饮酒，不想众妇闻知，一齐打至盟所。九人飞跑惊窜，惟一人危坐不动。众皆私相佩服曰：“何物乃尔，该让他做大哥。”少顷妇散，察之，已惊死矣。

请下操

一武弁惧内，面带伤痕。同僚谓曰：“以登坛发令之人，受制于一女子，何以为颜？”弁曰：“积弱所致，一时整顿不起。”同僚曰：“刀剑士卒，皆可以助兄威。候其咆哮时，先令军士披挂，枪戟林立，立于两傍，然后与之相拒。彼摄于军威，敢不降服！”弁从之。及队伍既设，弓矢既张，其妻见之，大喝一声曰：“汝装此模样，将欲何为？”弁闻之，不觉胆落，急下跪曰：“并无他意，请奶奶赴教场下操。”

虎势

有被妻殴，往诉其友，其友教之曰：“兄平昔懦弱惯了，须放些虎势出来。”友妻从屏后闻之，喝曰：“做虎势便怎么？”友惊跪曰：“我若做虎势，你就是李存孝。”

访类

有惧内者，欲访其类，拜十弟兄。城中已得九人，尚缺一个，因出城访之。见一人掇马桶出，众齐声曰：“此必是我辈也。”相见道相访之意，其人摇手曰：“我在城外做第一个倒不好，反来你城中做第十个。”

吐绿痰

两惧内者，皆以积慢成疾，一吐红痰，一吐绿痰。因赴医家疗治，医者曰：“红痰从肺出，犹可医，绿痰从胆出，不可医，归治后事可也。”其人问由胆出之故，对曰：“惊碎了胆，故吐绿痰，胆既破了，如何医得！”

理旧恨

一怕婆者，婆既死，见婆像悬于柩侧，因理旧恨，以拳拟之。忽风吹轴动，忙缩手大惊曰：“我是取笑作耍。”

敕书

一官置妾，畏妻，不得自由，怒曰：“我只得奏一本去。”乃以黄袱裹绫历一册，从外擎回，谓妻曰：“敕旨在此。”妻颇畏惧。一日夫出，私启视之，见“正月大，二月小”，喜云：“原来皇帝也有大小。”看“三月大，四月小”：“到分得均匀”。至五月大、六月大、七月大、八月数月小，乃大怒云：“有这样不公道的皇帝，凉爽天气，竟被他占了受用，如何反把热天都派与我！”

吃梦中醋

一惧内者，忽于梦中失笑。妻摇醒曰：“汝梦见何事，而得意若此？”夫不能瞒，乃曰：“梦娶一妾。”妻大怒，罚跪床下，起寻家法杖之。夫曰：“梦幻虚情，如何认作实事？”妻曰：“别样梦许你做，这样梦却不许你做的。”夫曰：“以后不做就是了。”妻曰：“你在梦里做，我如何得知？”夫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我夜夜醒到天明，再不敢睡就是了。”

葡萄架倒

有一吏惧内，一日被妻挝碎面皮。明日上堂，太守见而问之，吏权词以对曰：“晚上乘凉，被葡萄架倒下，故此刮破了。”太守不信，曰：“这一定是你妻子挝碎的，快差皂隶拿来。”不意奶奶在后堂潜听，大怒抢出堂外。太守慌谓吏曰：“你且暂退，我内衙葡萄架也要倒了。”

捶碎夜壶

有病其妻之吃醋，而相诉于友，谓：“凡买一婢，即不能容，必至别卖而后已。”一友曰：“贱荆更甚，岂但婢不能容，并不许置一美仆，必至逐去而后已。”傍又一友曰：“两位老兄，劝你罢，像你老嫂还算贤慧。只看我房下，不但不容婢仆，且不许擅买夜壶，必至捶碎而后已。”

手硬

有相士对人谈相云：“男手如枪，女手如姜，一生吃不了米饭，穿不了衣裳。”一人喜曰：“若是这等说，我房下是个有造化的。”人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答曰：“昨晚在床上，嫌我不能尽兴，被他打了一掌，今日还是辣渍渍的。”

呆郎

一婿有呆名，舅指门前杨竿问曰：“此物何用？”婿曰：“这树大起来，车轮也做得。”舅喜曰：“人言婿呆，皆妄也。”及至厨下，见研酱搗盆，婿又曰

：“这盆大起来，石臼也做得。”适岳母撒一屁，婿即应声曰：“这屁大起来，霹雳也做得。”

痴婿

人家有两婿，小者痴呆，不识一字。妻曰：“娣夫读书，我爹爹敬他，你目不识丁，我面上甚不争气。来日我兄弟完姻，诸亲聚会，识认几字，也好在人前卖嘴。我家土库前，写‘此处不许撒尿’六字，你可牢记，人或问起，亦可对答，便不敢欺你了。”呆子唯诺。至日，行至墙边，即指曰：“此处不许撒尿。”岳丈喜曰：“贤婿识字大好。”良久，舅姆出来相见，裙上有销金飞带，绣“长命富贵，金玉满堂”八字，坠于裙之中间。呆子一见，忙指向众人曰：“此处不许撒尿。”

呆子

一呆子性极痴，有日同妻至岳家拜门，设席待之。席上有生柿水果，呆子取来，连皮就吃。其妻在内窥见，只叫得“苦呀”。呆子听得，忙答曰：“苦到不苦，惹得满口涩得紧着哩。”

赞马

一杭人有三婿，第三者甚呆。一日，丈人新买一马，命三婿题赞，要形容马之快疾，出口成文，不拘雅俗。长婿曰：“水面搁金针，丈人骑马到山阴。骑去又骑来，金针还未沉。”岳丈赞好。次及二婿曰：“火上放鹅毛，丈人骑马到余姚。骑去又骑来，鹅毛尚未焦。”再次轮到三婿，呆子沉吟半晌，苦无搜索。忽丈母撒一响屁，呆子曰：“有了。丈母撒个屁，丈人骑马到诸稽。骑去又骑来，孔门犹未闭。”

搨穿肚

一呆婿新婚，平素见人说男女交媾，而未得其详。初夜据妇股往来摩拟久之，偶插入牝中，遂大惊，拔户披衣而出，躲匿他处。越数日，昏夜潜至巷口，问人曰：“可闻得某家新妇，搨穿了肚皮没事么？”

携冻水

一呆婿至妻家留饭，偶吃冻水美味，乃以纸裹数块，纳之腰间带归。谓妻曰：“汝父家有佳味，我特携来啖汝。”索之腰中，已消溶矣。惊曰：“奇！如何撒出了一脬尿，竟自逃走了。”

莫说是我

夫妇正行房事，忽丈母闯入，夫即仓皇躲避，嘱其妻曰：“丈母若问，千万莫说是我。”

不道是你

新郎愚蠢，连朝不动，新人只得与他亲斗一嘴。其夫大怒，往诉岳母，母曰

：“不要恼他，或者不道是你啰。”

只说是我

一丈人昼寝，以被蒙头。婿过床前，忽以手伸入被中，潜解其裤。丈人大惊，乃揭被视之，乃其婿也，诃责不已。丈母来劝曰：“你莫怪他，他不曾看得分明，只认是我了。”

丈母不该

女婿见丈人拜揖，遂将屁股一挖。丈人大怒，婿云：“我只道是丈母啰。”隔了一夜，丈人将婿责之曰：“畜生，我昨晚整整思量了一夜，就是丈母，你也不该。”

痴人生女

有痴人娶妻，久而不知交合。妻不得已，乃抱之使上，导之使入。及阳精欲泄，忽叫曰：“我要撒尿。”妻曰：“不妨，就撒在里面。”痴人从之。后生一女，问妻曰：“此从何来？”妻曰：“不记撒尿之事乎？”夫乃大悟，寻复悔之，因咎其妻曰：“撒尿生女，撒尿一定生男，当初何不早说。”

糊涂花面

痴人无子，遍访生儿之法。一人戏之曰：“先将阳物画作人形，然后做事，定然成胎。”痴人依法而行，事毕仍视其物，则满面糊涂矣。因自叹曰：“儿子有便有了，只是生下的，必定一个花脸了。”

事发觉

一人奔走仓惶，友问：“何故而急骤若此？”答曰：“我十八年前干差了一事，今日发觉。”问：“毕竟何事？”乃曰：“小女出嫁。”

父各爨

有父子同赴席，父上坐，而子遥就对席者。同席疑之，问：“上席是令尊否？”曰：“虽家父，然各爨久矣。”

烧令尊

一人远出，嘱其子曰：“有人问你令尊，可对以家父有事出外，请进拜茶。”又以甚呆恐忘也，书纸付之。子置袖中，时时取看。至第三日，无人来问，以纸无用，付之灯火。第四日，忽有客至，问：“令尊呢？”觅袖中纸不得，因对曰：“没了。”客惊曰：“几时没了？”答曰：“昨夜已烧过了。”

子守店

有呆子者，父出门，令其守店。忽有买货者至，问：“尊翁有么？”答曰：“无。”又问：“尊堂有么？”亦曰：“无。”父归知之，责其子曰：“尊翁我也，尊堂汝母也，何得言无！”子懊怒曰：“谁知你夫妇两人，都是要卖的！”

活脱话

父戒子曰：“凡人说话，放活脱些，不可一句说煞。”子问：“如何活脱？”时适有邻家来借物件。父指而教之曰：“比如这家来借东西，看人打发，不可竟说多有，不可竟说多无，也有家里有的，也有家里无的，这便活脱了。”子记之。他日，有客到门问：“令尊在家否？”答曰：“我也不好说多，也不好说少，其实也有在家的，也有不在家的。”

母猪肉

有卖母猪肉者，嘱其子讳之。已而买肉者至，子即谓曰：“我家并非母猪肉。”其人觉之，不买而去。父曰：“我已吩咐过，如何反先说起！”怒而撻之。少顷，又一买者至，问曰：“此肉皮厚，莫非母猪肉乎？”子曰：“何如！难道这句话，也是我先说起的？”

望孙出气

一不肖子常殴其父，父抱孙不离手，爱惜愈甚。人间之曰：“令郎不孝，你却钟爱令孙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不为别的，要抱他大来，好替我出气。”

买酱醋

祖付孙钱二文，买酱油、醋。孙去而复回，问曰：“那个钱买酱油？那个钱买醋？”祖曰：“一个钱酱油，一个钱醋，随分买，何消问得？”去移时，又复转问曰：“那个碗盛酱油？那个碗盛醋？”祖怒其痴呆，责之。适子进门，问以何故，祖告之。子遂自去其帽，揪发乱打，父曰：“你敢是疯了？”子曰：“我不疯，你打得我的儿子，我难道打不得你的儿子？”

劈柴

父子同劈一柴，父执柯，误伤子指。子骂曰：“老乌龟，汝眼瞎耶？”孙在傍见祖被骂，意甚不平，遂曰：“狗屎出的，父亲可是骂得的么？”

悟到

一富家儿不爱读书，父禁之书馆。一日，父潜伺窥其动静，见其子开卷吟哦，忽大声曰：“我知之矣。”父意其有所得，乃喜而问曰：“我儿理会了么？”子曰：“书不可不看。我一向只道书是写成的，原来是刊板印就的。”

藏锄

夫在田中耦耕，妻唤吃饭，夫乃高声应曰：“待我藏好锄头，便来也！”乃归，妻戒夫曰：“藏锄宜密。你既高声，岂不被人偷去？”因促之往看，锄果失矣。因急归，低声附其妻耳云：“锄已被人偷去了。”

较岁

一人新育女，有以两岁儿来议亲者，其人怒曰：“何得欺我！吾女一岁，他子两岁，若吾女十岁，渠儿二十岁矣，安得许此老婿！”妻谓夫曰：“汝算差矣

！吾女今年虽一岁，等到明年此时，便与彼儿同庚，如何不许？”

拾簪

一人在枕边拾得一簪，喜出望外。诉之于友，友曰：“此不是兄的，定是尊嫂的，何喜之有？”其人答曰：“便是不是弟的，又不是房下的，所以造化。”

认鞋

一妇夜与邻人有私，夫适归，邻人逾窗而出。夫攫得一鞋，骂妻不已。因枕鞋而卧，谓妻曰：“且待天明，认出此鞋，与汝算帐！”妻乘其睡熟，以夫鞋易去之。夫晨起复骂，妻使认鞋。见是自己的，乃大悔曰：“我错怪你了，原来昨夜跳窗的倒是我。”

搽药

一呆子之妇，阴内生疮痒甚，请医治之。医知其夫之呆也，乃曰：“药须我亲搽，方知疮之深浅。”夫曰：“悉听。”医乃以药置龟头，与妇行事。夫在旁观之，乃曰：“若无这点药在上面，我就疑心到底。”

记酒

有觞客者，其妻每出酒一壶，即将锅煤画于脸上记数。主人索酒不已，童子曰：“少吃几壶罢，家主婆脸上，看看有些不好看了。”

狠干

苏人遇一友云：“昨日兄为何如此高兴，在家狠干。”友云：“并不曾。”其人曰：“我在府上亲听甚久，还要赖么？”友曰：“骗兄非人，我昨日实不在家里。”

奸睡

奸夫闻亲夫归，急欲潜遁，妇令其静卧在床。夫至，问：“床上何人？”妻答云：“快莫做声，隔壁王大爷被老娘打出来，权避在此。”夫大笑云：“这死乌龟，老婆值得恁怕！”

杀妻

夫妻相骂，夫恨曰：“臭娼根，我明日做了皇帝，就杀了你。”妇日夜慳泣不止，邻女解之曰：“那有此事，不要听他。”妇曰：“我家这个臭乌龟倒从不说谎的，自养的儿女，前年说要卖，当真的旧年都卖去了。”

盗牛

有盗牛被枷者，亲友问曰：“汝犯何罪至此。”盗牛者曰：“偶在街上走过，见地下有条草绳，以为没用，误拾而归，故连此祸。”遇者曰：“误拾草绳，有何罪犯？”盗牛者曰：“因绳上还有一物。”人问：“何物？”对曰：“是一只小小耕牛。”

余米

有持银入市余米，失叉袋于途，归谓妻曰：“今日市中闹甚，没得好叉袋也。”妻曰：“你的莫非也没了？”答曰：“随你好汉便怎么？”妻惊问：“银子何在？”答曰：“这倒没事，我紧紧拴好在叉袋角上。”

在行

有行路者，对人门缝撒尿，为其家妇人看见，骂之不己。撒尿者曰：“我还是个童男，不消骂得。”妇曰：“头多褪了一大截，还说甚么童男！”邻人笑曰：“这一句话，却不该是娘子说的。”妇曰：“他明明欺我不在行，如何不指破他？”

呆算

一人家费纯用纹银，或劝以倾销八九色杂用，当有便宜。其人取元宝一锭，托熔八成。或素知其呆也，止倾四十两付之，而利其余。其人问：“元宝五十两，为何反倾四十？”答曰，“五八得四十。”其人遽曰：“吾为公误矣，用此等银反无便益。”

代打

有应受官责者，以银三钱，雇邻人代往。其人得银，欣然愿替。既见官，官喝打三十。方受数杖，痛极，因私出所得银，尽贿行杖者，得稍从轻。其人出谢前人曰：“蒙公赐银救我性命，不然，几乎打杀。”

七月儿

有怀孕七个月即产一儿者，其夫恐养不大，遇人即问。一日，与友谈及此事，友曰：“这个月无妨，我家祖亦是七个月出世的。”其人错愕问曰：“若是这等说，令祖后来毕竟养得大否？”

卵生翼

兄谓弟曰：“卵袋若生翅膀，见有好妇人便可飞去。”弟曰：“使勿得，别人家个卵也要飞来个。”

试试看

新妇与新郎无缘，临睡即踢打，不容近身。郎诉之父，父曰：“毕竟你有不是处，所以如此。”子云：“若不信，今晚你去睡一夜试试看。”

靠父膳

一人廿岁生子，其子专靠父膳，不能自立。一日算命云：“父寿八十，儿寿六十二。”其子大哭曰：“这两年叫我如何过得去！”

觅凳脚

乡间坐凳，多以现成树丫叉为脚者。一脚偶坏，主人命仆往山中觅取。仆持斧出，竟日空回，主人责之，答曰：“丫叉尽有，都是朝上生，没有向下生的。”

访麦价

一人命仆往枫桥打听麦价，仆至桥，闻有呼“吃扯面”者，以为不要钱的，连吃三碗径走。卖面者索钱不得，批其颊九下。急归谓主人曰：“麦价打听不出，面价吾已晓矣。”主问：“如何？”答曰：“扯面每碗要三个耳光。”

锤

一人睡在床上，仰面背痛，覆卧肚痛，侧困腰痛，坐起臀痛，百医无效。或劝其翻床，及翻动，见褥底铁秤锤一个，垫在下面。

懒活

有人极懒者，卧而懒起，家人唤之吃饭，复懒应。良久，度其必饥，乃哀恳之。徐曰：“懒吃得。”家人曰：“不吃便死，如何使得？”复摇首漫应曰：“我亦懒活矣。”

白鼻猫

一人素性最懒，终日偃卧不起。每日三餐，亦懒于动口，恹恹绝粒，竟至饿毙。冥王以其生前性懒，罚去轮回变猫。懒者曰：“身上毛片，愿求大王赏一全体黑身，单单留一白鼻，感恩实多。”王问何故，答曰：“我做猫躲在黑地里，鼠见我白鼻，认作是块米糕，贪想愉吃，潜到嘴边，一口咬住，岂不省了无数气力。”

露水桌

一人偶见露水桌子，因以指戏写“谋篡”字样，被一仇家见之，夺桌就走，往府首告。及官坐堂，露水以为日色曝干，字迹减去。官问何事，其人无可说得，慌禀曰：“小人有桌子一堂，特把这张来看样，不知老爷要买否？”

衣软

一乡人穿新浆布衣入城，因出门甚早，衣为露水讽湿。及至城中，怪其顿软。事毕出城，衣为日色曝干，又硬如故。归谓妻曰：“莫说乡下人进城再硬不起来，连乡下人的衣服见了城里人的衣服，都会绵软起来。”

椅桌受用

乡民入城赴席，见椅桌多悬桌围坐褥。归谓人曰：“莫说城里人受用，连城里的椅桌都是极受用的。”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桌子穿了绣花裙，椅子都是穿销金背心的。”

咸蛋

甲乙两乡人入城，偶吃腌蛋，甲骇曰：“同一蛋也，此味独何以咸？”乙曰：“我知之矣，决定是腌鸭脯的。”

看戏

有演《琵琶记》而找《关公斩貂蝉》者，乡人见之泣曰：“好个孝顺媳妇，辛

苦了一生，竟被那红脸蛮子害了。”

演戏

有演《琵琶记》者，找戏是《荆钗·逼嫁》，忽有人叹曰：“戏不可不看，极是长学问的。今日方知蔡伯喈的母亲，就是王十朋的丈母。”

怯盗

一痴人闻盗入门，急写“各有内外”四字，贴于堂上。闻盗已登堂，又写“此路不通”四字，贴于内室。闻盗复至，乃逃入厕中。盗踪迹及之，乃掩厕门咳嗽曰：“有人在此。”

复跌

一人偶扑地，方爬起复跌。乃曰：“啐！早知还有只一跌，便不走起来也罢了。”

缓踱

一人善踱，行步甚迟。日将晡矣，巡夜者于城外见之，问以何往，曰：“欲至府前。”巡夜者即指犯夜，擒捉送官。其人辩曰：“天色甚早，何为犯夜？”曰：“你如此踱法，踱至府前，极早也是二更了。”

出轡头

有酷好乘马者，被人所欺，以五十金买弩马一匹。不堪鞭策，乃雇舟载马，而身跨其上。既行里许，嫌其迟慢，谓舟人曰：“我买酒请你，与我快些摇，我要出轡头哩。”

铺兵

铺司递紧急公文，官恐其迟，拨一马骑之。其人赶马而行，人问其“如此急事，何不乘马？”答曰：“六只脚走，岂不快如四只。”

米

一妇人与人私通，正在房中行事，丈夫叩门。妇即将此人装入米袋内，立于门背后。丈夫入见，问曰：“叉袋里是甚么？”妇人着忙，不能对答。其人从叉袋中应声曰：“米。”

鹅变鸭

有卖鹅者，因要出恭，置鹅在地。登厕后，一人以鸭换去。其人解毕，出视叹曰：“奇哉！才一时不见，如何便饿得恁般黑瘦了。”

帽当扇

有暑月带毡帽而出者，歇大树下乘凉，即脱帽以当扇。扇讫，谓人曰：“今日若不带此帽出来，几乎热杀。”

买海蛸

一人见卖海蛸者，唤住要买，问：“几多钱一斤？”卖者笑曰：“从来海蛸是

量的。”其人喝曰：“这难道不晓得！问你几多钱一尺？”

浼匠迁居

一人极好静，而所居介于铜，铁两匠之间，朝夕聒耳，甚苦之，常曰：“此两家若有迁居之日，我宁可作东款谢。”一日，二匠并至曰：“我等欲迁矣，足下素许东道，特来叩领。”其人大喜，遂盛款之。席间问之曰：“汝两家迁往何处？”答曰：“他搬在我屋里，我即搬在他屋里。”

混堂嗽口

有人在混堂洗浴，掬水人口而嗽之。众各攒眉相向，恶其不洁。此人贮水于手曰：“诸公不要愁，待我嗽完之后，吐出外面去。”

何往

一人赋性呆蠢，不通文墨。途遇一友，友问曰：“兄何往？”此人茫然不答，乃记“何往”二字以问人。人知其呆，故为戏之曰：“此恶语骂兄耳。”其人含怒而别。次日，复遇前友问：“兄何往？”此人遽愤然曰：“我是不何往，你倒要何往哩！”

呆执

一人问大辟，临刑，对刽子手曰：“铜刀借一把来动手，我一生服何首乌的。”

信阴阳

有平素酷信阴阳，一日被墙压倒。家人欲亟救，其人伸出头来曰：“且慢，待我忍着，你去问问阴阳，今日可动得土否？”

丑汉看

一妇人在门首，被人注目而看，妇人大骂不已。邻妪劝曰：“你又不在内室，凭他看看何妨？”妇曰：“我若把好面孔看看也罢，被这样呆脸看了，岂不苦毒。”

爇翁腿

一老翁冬夜醉卧，置脚炉于被中，误爇其腿。早起骂乡邻曰：“悉老人家多吃了几杯酒，睡着了，便自不知。你们这班后生，竟不来唤醒一声，难道烧人臭也不晓得！”

合着靴

有兄弟共买一靴，兄日着以拜客赴宴。弟不甘服，亦每夜穿之，环行室中，直至达旦。俄而靴敝，兄再议合买，弟曰：“我要睡矣。”

教象棋

两人对奕象棋，傍观者教不至口。其一大怒，挥拳击之，痛极却步。右手么脸，左手遥指曰：“还不叉士！”

发换糖

一呆子见有以发换糖者，谬谓凡物皆可换也。晨起，袖中藏发一料以往，遇酒肆即入饱餐。餐毕，以发与之。肆佣皆笑，其人怒曰：“他人俱当钱用，到我偏用不得耶！”争辩良久，肆佣因揪发乱打。其人徐理发曰：“整料的与他偏不要，反在我头上来乱抢。”

卷六 闺风部

洞房佳偶

一佳人新嫁，合欢之夜，佳人对挑之曰：“君乃读书之辈，奴出一对，请君对之。如答得来，方许云雨，不然则不从也。”新郎曰：“愿闻。”女曰：“柳色黄金嫩，梨花白雪香，你爱不爱？”新郎对曰：“洞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，你怕不怕？”

拜堂产儿

有新妇拜堂，即产下一儿，婆愧甚，急取藏之。新妇曰：“早知婆婆这等爱惜，快叫人把家中阿大、阿二都领了来罢。”

抢婚

有婚家女富男贫，男家虑其新婚，率领众人抢亲，误背小姨以出。女家人急呼曰：“抢差了！”小姨在背上曰：“不差，不差！快走上些，莫信他哄你哩。”

两坦

有一女择配，适两家并求，东家郎丑而富，西家郎美而贫。父母问其欲适谁家。女曰：“两坦。”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爱在东家吃饭，西家去眠。”

两尽

夫劝新妇解衣。妇曰：“母戒我勿解，母命不可违；夫劝我解，夫命又不可违；奈何？”正沉吟间，夫迫之，妇曰：“我知之矣！只脱去下截，做个两尽其情罢。”

问嫂

一女未嫁者，私问其嫂曰：“此事颇乐否？”嫂曰：“有甚乐处，只为周公之礼，制定夫妇耳。”及女出嫁后归宁，一见其嫂，即笑骂曰：“好个说谎精。”

没良心

一妓倚门而立，见有客过，拉人打钉，适对门楼上，姑嫂二人推窗见之，姑问嫂：“扯他何事？”嫂曰：“要他行房。”须臾事毕，妓取厘戥夹剪付之，姑曰：“彼欲何为？”嫂曰：“行过了房，要他出银子。”姑叹曰：“好没良心，如何反要他出。”

呼不好

一新妇初夜，新郎不甚在行，将阳物放进而不动。女呻吟曰：“哎哟，不好，胀痛！”夫曰：“拿出罢？”女又呻吟曰：“哎哟，不好，空痛！”夫曰：“进又胀痛，出又空痛，汝欲怎么？”女曰：“你且拿进拿出间看。”

谢周公

一女初嫁，哭问嫂曰：“此礼何人所制？”嫂曰：“周公。”女将周公大骂不已。及满月归宁，问嫂曰：“周公何在？”嫂云：“他是古人，寻他做甚？”女曰：“我要制双鞋谢他。”

死结

新人初夜上床，使性不止。喜娘隔壁劝曰：“此乃人伦大事，个个如此，不要害羞。”新人曰：“你不晓得，裤子衣带，偏生今夜打了死结。”

亲嘴

一女初嫁，次早新郎背立，女扳其嘴，连亲数下，郎大怒曰：“如何不识羞耻？”妇应曰：“其实一时认错了，不知是你，莫怪，莫怪。”

出气

一女未嫁，父母索重聘。既嫁初夜，婿怪岳家争论财礼，因恨曰：“汝父母直恁无情，我只拿你出气。”乃大干一次。少倾又曰：“汝兄嫂亦甚可恶，也把你来发泄。”又狠弄一番。两度之后，精力疲倦，不觉睡去。女复摇醒曰：“我那兄弟虽小，日常多嘴多舌，倒是极蛮惫的。”

通奸

一女与人通奸，父母知而责之。女子赖说：“都是那天杀的强奸我，非我本意。”父母曰：“你缘何不叫喊起来？”女曰：“我的娘呀，喊是要喊。你想那时，我的舌头，被他噙紧在口里，叫我如何喊得出。”

用枕

有女嫁于异乡，归宁，母问：“风土相同否？”答曰：“别事都一样，只有用枕不同。吾乡把来垫头，彼处垫在腰下的。”

揷脚

新人初夜，郎以手摸其头而甚得意，摸其乳腹俱欢喜，及摸下体，不见两足，惊骇问之，则已揷起半日矣。

新人哭

幼女出嫁，喜娘归。主母问：“姑娘连日动静何如？”答曰：“头夜听得姑娘哭，想是面生害怕。第二晚不想官人哭。”母骇问：“为何？”云：“姑娘扳痛了屁股。第三夜随嫁丫头又大哭。”母曰：“更奇怪。”喜娘曰：“我曾问来，他说这样一个好姑娘，口口声声只叫要死。”

舌头甜

新婚夜，送亲席散。次日，厨司捡点桌面，不见一顶糖人，各处查问。新人忽大笑不止，喜娘在傍问：“笑甚么？”女答曰：“怪不得昨夜一个人舌头是甜津津的。”

起半身

一夫妇新婚，睡至晌午不起。母嫌其贪睡，遣婢潜往探之。婢覆曰：“官人、娘子，大家才起得一半了。”母问何故，婢曰：“官人起了上半身，娘子只起得下半身着哩。”

大话

一女出嫁坐床，掌礼撤帐云：“撤帐东，官人屙子好撞钟。”女忙接口云：“弗怕。”喜嫔曰：“新娘子不宜如此口快。”新妇曰：“不是我也不说，才得进门，可恶他就把这大话来吓我。”

正好

新妇出嫁，坐床撤帐，掌礼念云：“夫妇双双喜气扬，官人屙子硬如枪。”伴送婆应曰：“忒硬过了！”新妇接口曰：“弗要说，正好。”

鹰啄

一母生一子一女，而女尤钟爱。及遣嫁后，思念不已。谓子曰：“人家再不要养女儿，养得这般长成，就如被饿鹰轻轻一爪便抓去了。”子曰：“阿姆阿姆，他们如今正在那里啄着哩。”

半处子

有寡妇嫁人而索重聘。媒曰：“再醮与初婚不同，谁肯出次高价。”妇曰：“我还是处子，未曾破身。”媒曰：“眼见嫁过人，今做孤孀，那个肯信？”妇曰：“实不相瞒，先夫阳具渺小，故外面半截，虽则重婚，里边其实是个处子。”

纳茄

一妇昼寝不醒，一人戏将茄子纳入牝中而去。妇觉，见茄在内，知为人所欺，乃大骂不止。邻姬谓曰：“其事甚丑，娘子省口些罢。”妇曰：“不是这等说，此番塞了茄儿不骂，日后冬瓜、葫芦便一起来了。”

嗔儿

夫妻将举事，因碍两子在旁，未知熟睡不曾。乃各唤一声以试之。两子闻而不应，知其欲为此事也。及云雨大作，其母乐极，大呼叫死。一子忽大笑，母惭而捩之。又一子曰：“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娘死了不哭，倒反笑起来。”

冻杀

夫妇乘子熟睡，任意交感。事毕，问其妻“爽利么？”连问数语，妻碍口不答

。子在脚后云：“娘快些说了罢，我已冻杀在这里了。”

软萝卜

姑嫂二人纺织，偶见萝卜一蓝，姑曰：“蓝中萝卜，变成男子阳物，便好。”嫂曰：“软的更妙。”姑曰：“为何倒要软的？”嫂曰：“软的硬起来，一蓝便是两蓝。”

捉虻蚤

妻好云雨，每怪其夫好睡，伺夫合眼，即翻身以扰之。夫问：“何以不睡？”曰：“虻蚤叮人故耳。”夫会其意，旋与之交。妻愿既遂，乃安眠至晓。夫执其物而叹曰：“我与他相处一生，竟不知他有这种本事。”妻曰：“甚么本事？”夫曰：“会捉虻蚤。”

贼干

贼至卧室，见一婢裸体熟睡，即与交合。婢大叫“有贼”，贼狠干不歇。婢遂低声悄问曰：“贼哥，你几时来的？”

饭米

贫人正与妻合，妻云：“饭米都没了，有甚高兴？”夫物顿痿。妻复云：“虽如此说，坛内收拾起来，还勾明后日吃哩。”

搗捶

开腐店者，夫妇云雨，妻嫌其物渺小。夫潜往外，取研石膏搗捶，暗暗塞进。妻曰：“你在那里吃了什么来，此物顿然大了！天气和暖，为何冻得他恁冰冷？”

咎夫

一妇临产，腹中痛甚，乃咎其夫曰：“都是你作怪，带累我如此。”怨詈不止。夫呵之曰：“娘子，省得你埋怨，总是此物不好，莫若阉割了，绝此祸根！”遂持刀欲割。妻大呼曰：“活冤家！我痛得死去还魂，这刻才好些，你又来催命了。”

取名

一妇临产创甚，与夫誓曰：“以后不许近身，宁可一世无儿，再不干那营生矣。”夫曰：“谨依尊命。”及生一女，夫妻相议命名，妻曰：“唤做招弟罢。”

不怕死

一妇生育甚难，因咎丈夫曰：“皆你平素作孽，害我今日受苦。”夫甚不过意，遂相戒：“从今各自分床，不可再干此事。”妻然之。弥月后，夜间忽闻启户声。夫问：“是谁？”妻应曰：“那个不怕死的又来了。”

寡欲

一贫家生子极多，艰于衣食。夫咎妻曰：“多男多累，谁教你多男？”妻曰：“寡欲多子，谁教你寡欲！”

多男

一人连举数子，医士谏之曰：“寡欲多男子。兄少年老成，过于保养之故。何不乘此强壮，快活快活。”妻在屏后应曰：“先生说得极是。我也生育得不耐烦，觉得苦极了。”

问儿

一人从外归，私问儿曰：“母亲曾往何处去来？”答曰：“间壁。”问：“做什么事？”儿曰：“想是同外公吃蟹。”又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儿曰：“只听见说：‘拍开来，缩缩脚。’娘又叫道：‘勿要慌，我个亲爷。’”

祈神

一人痿阳，具牲礼祷神。巫者祝曰：“世阳世阳，顾得卵硬如枪。”病者曰：“何敢望此？”妻从屏后呼曰：“费了大钱大陌，也得如此！”

下半截

一人欲事过度，惫甚，夫妇相约：“下次云雨，止放半截。”及行事，妻掬夫腰尽纳之。夫责以前约，妻曰：“我原讲过是下半截。”

嘴不准

妇人见男子鼻大，戏之曰：“你鼻大物也大。”男子见妇人嘴小，亦戏曰：“你嘴小阴亦小。”两人兴动，遂为云雨。不意男之物甚细，而女之阴甚大，妇曰：“原来你的鼻不准。”男曰：“原来你的嘴也不准。”

讼奸

有妇诉官云：“往井间汲水，被人从后淫污。”官曰：“汝那时何不立起？”答曰：“若立起，恐脱了出来耳。”

栗爆响

妇握夫两卵，问是何物。夫曰：“栗子。”夫亦指妻牝户，问是何物。妻曰：“火炉。既是你有栗子，何不放在炉内，煨他一煨？”夫曰：“可。”少顷，妇撒一屁，儿在傍叫曰：“爹爹，栗子熟矣，在炉内爆响了！”

铁箍

夫妇同饭，妻问曰：“韭蒜有何好处，汝喜吃他？”夫曰：“食之，此物如铁棒一般的。”妻亦连食不已，夫曰：“汝吃何用？”妻曰：“我吃了像铁箍一般的。”

两来船

一人遇两来船，手托在窗槛外，夹伤一指。归诉于妻，妻骇然嘱曰：“今后遇两来船，切记不可解小便。”

醉饱行房

一人好于酒后渔色，或戒之曰：“醉饱莫行房，五脏皆反复，此药石语也，如何犯之？”其人曰：“不妨。行过之后，再行一次，依旧掉转来，只当不曾反复。”

命运不好

一妇有淫行，每嫁一夫，辄有外遇，夫觉即被遣。三年之内，连更十夫。人问曰：“汝何故而偃蹇至此？”妇曰：“生来命运不好，嫁着的就要做乌龟。”

邻人看

一妇诉其夫曰：“邻某常常看我。”夫曰：“睬他做甚？”妇曰：“我今日对你说，你不在意，下次被他看上了，却不关我事。”

丝瓜换韭

妻令夫买丝瓜，夫立门外候之，有卖韭者至，劝之使买。夫曰：“要买丝瓜耳。”卖者曰：“丝瓜痿阳，韭菜兴阳，如何兴阳的不买，倒去买痿阳的？”妻闻之，高声唤曰：“丝瓜等不来，就买了韭菜罢。”

后园种韭

有客方饭，偶谈“丝瓜痿阳，不如韭菜兴阳”。已而主人呼酒不至，以问儿，儿曰：“娘往园里去了。”问：“何为？”答曰：“拔去丝瓜种韭菜。”

脚淘

夫妻反目，分头而睡。夜半，妻欲动而难以启口，乃摸夫脚问曰：“这是甚物？”夫曰：“脚。”妻曰：“既是脚，可放在脚淘里去。”

怕冷

幼女见两狗相牵，问母曰：“好好两只狗，为何联拢在一处？”母曰：“想是怕冷。”女摇头曰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母曰：“怎见得不是？”女曰：“前日大热天气，你和爹爹也是这样，难道都是怕冷不成？”

稳生男

问：“如何方稳生男？”给之者曰：“连二卵纳入，无不成胎矣。”夜则如其言，纳左则右出，纳右则左复出。恚曰：“便生出儿子来，也是个强种！”

齷齪

夫狎龙阳归，妻辄作呕吐状，谓其满身屎臭，不容近身。至夜同宿，夫故离开以试之。妻渐次捱近，久之，遂以牝户靠阳，将有凑合之意。夫曰：“此物齷齪，近之何为？”妻曰：“正为齷齪，要把阴水洗他一洗。”

浆硬

一人衣软，令其妻浆硬些。妻用浆浆好，随扯夫阳具，也浆一浆。夫骇问，答曰：“浆浆硬好用。”

老鼠数钱

夫妻同卧，妻指阳物曰：“此何物？”答曰：“老鼠。”妻曰：“既是老鼠，何不放他进窠去。”遂交合有声，儿在傍闻之，呼其母问曰：“阿妈，老鼠才进窠，如何便数起铜钱来？”

邻人问

妇谓夫曰：“脚盆内潮浴，还是脚盆好过，浴的好过？”夫曰：“消息子取耳，还是耳好过，消息好过？”语毕，云雨。邻人问曰：“消息落在脚盆里，那个好过？”

忌叫死

两夫妇度岁，夫于除夕戒妻曰：“往日行房，每到快活处，必定叫死。明日是新年，大家忌说死字，但说我要活。”妻然之。及次日行房，妻乐极，仍叫如前。夫怪其忌犯，妻曰：“不妨。像这种死法，那怕一年死到头！”

再醮

有再醮者，初夜交合，进而不觉也。问夫：“进去否？”曰：“进去矣。”妇遂颦蹙曰：“如此，我有些疼。”

扇尸

夫死，妻以扇将尸扇之不己。邻人问曰：“天寒何必如此？”妇拭泪答曰：“拙夫临终吩咐：‘你若要嫁人，须待我肉冷。’”

不不

两妇对门而居，甲问乙曰：“生过几胎了？”乙曰：“未曾破体。”甲曰：“难道你家大爷是不的么？”乙摇头曰：“不，不。”

愿杀

妻妾相争，夫实爱妾，而故叱之曰：“不如杀了你，省得啣气。”妾仰入房，夫持刀赶入。妻以为果杀，尾而视之，见二人方在云雨。妻大怒曰：“若是这等杀法，倒不如先杀了我罢！”

心在这里

有置妾者，与妻行乐，妻曰：“你身在这里，心自在那里。”夫曰：“若然，待我身在那里，心在这里何如？”

公直老人

妻妾争风，夫又倦于房事，乃曰：“我若就那个，只说我偏爱。今夜待我仰卧在床，看你们造化，凭他此物向谁，就去与他干事。”妻妾依言，各将阳物摸弄，一时兴起，竖若桅杆。夫大笑曰：“你两个扶持他起来，做了公直老人，不肯询私，我也没法。”

他大我大

一家娶妾，年纪过长于妻。有卖婆见礼，问：“那位是大？”妾应云：“大是他大，大是我大。”

罚真咒

一人欲往妾处，诈称：“我要出恭，去去就来。”妻不许，夫即赌咒云：“若他往做狗。”妻将索系其足放去。夫解索，转缚狗脚上，竟往妾房。妻见去久不至，收索到床边，起摸着狗背，乃大骇云：“这死乌龟，我还道是骗我，却原来倒罚了真咒。”

浇蜡师

人家有一妻一妾，前后半夜分认。上半夜至妻房，妻腾身跨上夫肚行事，夫问：“何为？”曰：“此倒浇蜡烛也。”其妾早在门外窃闻之矣。下半夜乃同妾睡，恣意欢娱，妾快甚，不觉失声曰：“我死也！”妻亦在外潜听之矣。次早量米造饭，妻曰：“今日当减一人饭米？”妾曰：“为何？”妻曰：“昨晚死了一个人。”妾亦微笑曰：“依我看来，今日还该添一人才是。”妻问何故，答曰：“闻得有个浇蜡烛的师父在此。”

谢媳

一翁扒灰，事毕，揖其媳曰：“多谢娘子美情。”媳曰：“爹爹休得如此客气，自己家里，那里谢得许多。”

毛病

一翁偷媳，媳不从，而诉于姑。姑曰：“这个老乌龟，像了他的爷老子，都有这个毛病。”

拿访

一人作客在外，见乡亲问曰：“我家父在家好么？”乡亲曰：“好是好，前日按院访拿十二个扒灰老，尊翁躲在毛厕里，几乎吓杀。”

卖古董

一翁素卖古董为业，屡欲偷觑其媳，媳诉于婆。一日，姬代媳卧，翁往摸之，姬乃夹紧以自掩。翁认为媳，极口赞誉，以为远出婆上。姬骂曰：“臭老贼，一件旧东西也不识，卖甚古董！”

换床

一翁欲偷媳，媳与姑说明，姑云：“今夜你躲过，我自有处。”乃往卧媳床，而灭火以待之。夜深翁果至，认为媳妇，云雨极欢。既毕，姬骂曰：“老杀才，今夜换得一张床，如何就这等高高兴！”

雷击

有客外者，见故乡人至，问：“家乡有甚新闻？”曰：“某日一个霹雳，打死十余人，都是扒灰老。”其人惊问曰：“家父可无恙乎？”答曰：“令尊倒幸

免，令祖却在数内，一同归天了。”

偷弟媳

一官到任，众里老参见。官下令曰：“凡偷媳妇者站过西边，不偷者站在东边。”内有一老人慌忙走到西首，忽又跑过东来。官问曰：“这是何说？”老人跪告曰：“未曾蒙老爷吩咐，不知偷弟媳妇的，该立在何处？”

老娶

一老人欲娶，妈妈见他须发尽白，不肯嫁他。老者贿嘱媒人曰：“还他夜夜有事，如一夜落空，愿责五下。”妈许之。过门初晚，勉干一度，次夜就不能动弹。妈将老儿推倒，责过五板，老者伏地不起。妈问何故，老者陪笑曰：“求妈妈索性打上整百，往后一起好算帐。”

使搭头

翁与姬行房，姬耻其宽，以手向臀后捏紧。翁亦苦阳痿，以两指衬贴，导之使进。姬曰：“老儿，你缘何在那里使搭头？”翁曰：“老娘，强如你在背地打后手。”

破开晒

翁、姬相对曝日，姬兴发动，拉翁行房，翁以天寒不举对。姬曰：“请各解其物晒之，热则举矣。”翁曰：“然。”遂解裤向日。少顷姬曰：“我的热了，快来。”翁曰：“我的还未。”姬曰：“一般晒法，为何冷热不均？”翁曰：“你是破开晒的，我是囫囵晒的，如何赶得上？”

忽举

有痿阳者，一夜忽举，心中甚喜，及扒上妻腹，仍痿如初。妻问：“何为？”答曰：“我想要里床去睡，借你肚子上来过路。”

许愿

老翁素苦阳痿，偶见猪羊交感，不觉动兴。夜归与妻同卧，触着日间所见，阳事突举，急与妻行事。恐其半途痿弃，遂摩拟日间形状，口念：“一个猪，一个羊。”妻曰：“老贼囚，来不得罢了，如何这般大愿，直得就许出来。”

上路来

一老翁勉力行房，阳痿不能进。舞弄既久，不觉鼻涕横流，因叹曰：“我说为何这等干涩，原来打从上路出来了。”

折不受

老年人娶妾，其物已痿，因急欲举子，云雨时嘱其妾曰：“请受，请受。”妾曰：“你干净折子，教我受什么！”

米粒

老年人行房，勉力交媾。妇云：“再进得一米粒也好。”老儿大怒曰：“我若

有意留了一米粒，做我的倒头羹饭！”

日进

老年娶妾，欲结其欢心，说某处有田地若干，房屋若干。妾曰：“这都不在我心上。从来说家财万贯，不如畀进分文的好。”

喷嚏

老夫妇正在交合，妻忽打一喷嚏，此物脱出，乃大怒吵闹。次早，邻妇问曰：“你老夫妇，为何昨夜不睦？”答曰：“不要说起，老贼近来一发改变得不好，嚏也打不得一个。”

咬牙

有姑媳孀居，姑曰：“做寡妇，须要咬紧了牙根过日子。”未几，姑与人私，媳以前言责之。姑张口示媳曰：“你看，也得我有牙齿方好咬。”

藏年

一人娶一老妻，坐床时，见面多皱纹，因问曰：“汝有多少年纪？”妇曰：“四十五六。”夫曰：“婚书上写三十八岁，依我看来还不止四十五六，可实对我说。”曰：“实五十四岁矣。”夫再三诘之，只以前言对。上床后更不过，心乃巧生一计，曰：“我要起来盖盐瓮，不然被老鼠吃去矣。”妇曰：“倒好笑，我活了六十八岁，并不闻老鼠会偷盐吃。”

谢金口

夫妇皆年老者，元旦行房，相约各说吉利语。妻执夫阳物曰：“愿你自今日以后，愈老愈健。”夫随摸妻阴户曰：“多谢你的金口。”

挣命

僧、尼二人庙中避雨，至晚同宿。僧摸尼牝户问：“此事何物？”尼曰：“是口棺材。”尼摸僧阳具问：“此是何物？”僧曰：“是个死和尚。”尼曰：“既如此，我把棺材布施他装了。”僧遂以阳物投入阴中，抽提跃跳。尼曰：“你说是个死和尚，如何会动？”僧笑曰：“他在里头挣命哩。”

娶头婚

一人谋娶妇，虑其物小，恐贻笑大方，必欲得一处子。或教之曰：“初夜但以卵示之，若不识者，真闺女矣。”其人依言，转谕媒妁，如有破绽，当即发还。媒曰：“可。”及娶一妇，上床解物询之，妇以卵对。乃大怒，知非处子也，遂遣之。再娶一妇，问如前，妇曰：“鸡巴？”其人诧曰：“此物的表号都已晓得，一发不真。”又遣之。最后娶一年少者，仍试如前，答曰：“不知。”此人大喜，以为真处子无疑矣，因握其物指示曰：“此名为卵。”女摇头曰：“不是。我也曾见过许多，不信世间有这般细卵。”

咏物

两夫妇稍通文墨，一生琴瑟调和。及至暮年，精力衰耗，不能畅举，乃对物伤情，各咏一词以志感。妻先咏其牝户曰：“红焰焰，黑焰焰，嫩如出甑馒头解条线。自从嫁过你家来，日也，夜也，如今就像破门扇，东一片，西一片。

”夫亦咏麈柄曰：“光溜溜，赤溜溜，硬如檀木匾担挑得豆。自从娶你进门来，朝也凑，暮也凑，如今好似葛布袖，扯便长，不扯皱。”

卷七 世讳部

开路神

金刚遇开路神，羡之曰：“你我一般长大，我怎如你着好吃好。”开路神曰：“阿哥不知，我只图得些口腹耳。若论穿着，全然不济，剥去一层遮羞皮，浑身都是篾片了。”

焦面鬼

一帮闲汉途遇人家出丧，前面焦面鬼王，以为大老官人也，礼拜甚恭。少顷，大雨如注，而鬼身上纸衣被雨濯去。闲汉曰：“白日见鬼，我只道是大老官，却原来也是个篾片。”

咽糠

一闲汉咽糠而出，忽遇大老官留家早饭，答曰：“适间用狗肉过饱，饭是吃不下了，有酒倒饮几杯。”既饮忽吐，而糠出焉。主见，惊问曰：“你说吃了狗肉，为何吐此？”其人睨视良久，曰：“咦，我自吃的狗肉，想必狗曾吃糠来。”

望烟囱

富儿才当饮啖，闲汉毕集。因问曰：“我这里每到饭熟，列位便来，就一刻也不差，却是何故？”诸闲汉曰：“遥望烟囱内烟出，即知做饭，熄则熟矣，如何得错？”富儿曰：“我明日买个行灶来煮，且看你们望甚么？”众曰：“你煨了行灶，我等也不来了。”

老白相

荒岁闲汉无处活口，值官府于玄妙观施粥，闲汉私议曰：“我等平昔鲜衣美食，今往吃，必貽人笑。”俄延久之，无奈腹中饿甚，曰：“姑待众饥民吃过，尾其后可也。”远望人散而往，则粥已尽矣，乃以指拉食釜杓间余粥。道士见而问之，答曰：“我等原是捞（老）白相耳。”

借脑子

苏州人极奉承大老官，平日常谓主人曰：“要小子替死，亦所甘心。”一日主病，医曰：“病入膏肓，非药石所能治疗，必得生人脑髓配药，方可救得。”遍索无有，忽省悟曰：“某人平日常自谓肯替死，岂吝惜一脑乎？”即呼之至，告以故。乃大惊曰：“阿呀，使勿得，吾里苏州人，从来无脑子个。”

呵脬

一帮闲，见大老官生得面方耳圆，遂赞不置口。其人曰：“你又在此呵卵脬了？”

曲蟻

帮闲者自夸技能曰：“我件件俱精，天下无比。”一人曰：“只有一物最像。”问：“是何物？”答曰：“曲蟻。”问：“何以像他？”曰：“杀之无血，刖之无肉，要长就长，要短就短，又会唱曲，又会呵脬。”

件件熟

帮闲人除夜与妻同饭，忽然笑曰：“我想一生止受用得一个‘熟’字。你看大老官，那个不熟？私窠小娘，那个不熟？游船上，那个不熟？戏子歌童，那个不熟？萧管唱曲的朋友，那个不熟？”话未毕，妻忽大恸。其人问故，曰：“天杀的！你既件件皆熟，如何我这件过年布衫，偏不替我赎。”

活千年

一门客谓贵人曰：“昨夜梦公活了一千年。”贵人曰：“梦生得死，莫非不祥么。”其人遽转口曰：“啐！我说差了，正是梦公死了一千年。”

屁香

有奉贵人者，贵人偶撒一屁，即曰：“那里伽楠香？”贵人惭曰：“我闻屁乃谷气，以臭为正。今反香，恐非吉兆。”其人即以手招气嗅之曰：“如今有点臭了。”

撞席

老鼠与獭结交。鼠先请獭，獭答席，邀鼠过河，暂往觅食。忽一猫见之欲捕，鼠慌曰：“请我的倒不见，吃我的到来了。”

泥高壁

燕子衔泥做窠，搬取蚯蚓上面土。蚓愤极曰：“你要泥高顶壁，为何把我来悔气？”燕子云：“我专怪你呵人家卵脬。”

嫖院吏

一吏假扮举人，往院嫖妓。妓以言戏之曰：“我今夜身上来，不得奉陪。”吏曰：“申上来我就驳回去。”妓曰：“不是这等说，行房齷齪。”吏曰：“刑房齷齪，我兵房是干干净净的。”曰：“是月经。”吏曰：“我从幼习的是详文、招稿，不管你甚么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。”妓曰：“相公差矣，是流经。”吏曰：“刘洪他是都吏，你拿来吓我，难道就怕了不成？”

换班

一皂隶妻性多淫，夫昼夜防范。一日该班，将妻阴户左傍画一皂看守，并为记认。妻复与人干事，擦去前皂，奸夫仓卒仍画一皂形于右边而去。及夫落班归

家，验之已非原笔，因怒曰：“我前记在左边的，缘何移在右边了？”妻曰：“亏你做衙门多年，难道不要轮流换班的么？”

争坐

鼻与眉争坐位，鼻曰：“一切香臭，皆我先知，我之功大矣。汝属无用之物，何功之有，辄敢位居我上？”眉曰：“是则然矣，假如鼻头坐上位，世上有此理否？”

软硬

麋子与鼻子争论，麋子云：“我能生男育女，有功人世，你有何德能，辄敢居我上位？”鼻曰：“我居五岳之中，能知气味，汝何敢轻觑我？”二物争之不决，告诉于口。口曰：“我劝你们和了罢。”鼻倔强不肯。口怒曰：“麋子还有软的时节，你做鼻头，倒是这等硬挣。”

婢子

有婢生子，既长，或问其号。子谦逊久之，乃曰：“贱号小梅。”问：“尊公原号何梅？”答曰：“非也，乃家母名腊梅耳。”

尿壶骂

一仆人之使，俗言鼻里。鼻也，出倾夜壶。归告主人曰：“阿爹，方才尿鳖骂我，又骂阿爹。”主人曰：“胡说！尿鳖如何会骂人？”小使曰：“起初骂了我鼻，后连声骂曰：‘鼻鼻鼻，鼻鼻鼻。’岂不把阿爹都骂在里头了？”

对戏

戏子出门，嘱其妻曰：“同伴来，可拿出戏鼓，教他对对戏眼。”妻误听，以为脱出屁股，教他对屁眼。同伴至，乃以后庭与之。伴问云：“你家主公比我做法如何？”妇云：“好是好，只是急撮戏文，板还要上紧些。”

屁股痛

麻苍蝇与青苍蝇结为兄弟，青蝇引麻蝇到一酒席上。麻蝇恣意饮啖，被小厮拿住，将竹签插入屁股，递灯草与他使棍。半日才得脱身，遇着青蝇泣诉曰：“承你挈带，吃倒尽有，只是屁股痛得紧。”

龙阳娶

一龙阳新娶，才上床，即攀妇臀欲干。妇曰：“差了。”答曰：“我从小学来的，如何得差？”妇曰：“我从小学来，却不是这等的，如何不差？”

撒精

一人患？病，医曰：“必须用少男之精，配药服之，方可还原。”乃令人持器往觅。途遇一美童，告以故。童令以器置地，遂解裤，向臀后撒之。求者曰：“精出在前，为何取之以后？”童曰：“你不知，出处不如聚处。”

臀凑

一龙阳新婚之夜，以臀凑其妻。妻摸之，讶曰：“你如何没有的？”龙阳亦摸其妻，讶曰：“你如何也没有的？”

袭职

龙阳生子，人谓之曰：“汝已为人父矣，难道还做这等事？”龙阳指其子曰：“深欲告致，只恨袭职的还小，再过十余年，使当急流勇退矣。”

兑车

两童以后庭相易，俗云兑车是也。一童甚黠，先戏其臀，甫完事，即赖之而走。被弄者赶至其家，且哭且叫曰：“要还我，要还我！”其母不知何事，出劝曰：“学生不要哭，他赖了你甚么，待我替他还你罢。”

挤进

一少年落夜船，有人挨至身边，将阳物插入臀窟内。少年骇问：“为何？”答云：“人多，挤了进去。”又问：“为何只管动？”答曰：“这却是我不是，在此擦痒哩。”

夫夫

有与小官契厚者，及长，为之娶妻。讲过通家不避。一日，闯入房中，适亲家母在，问女曰：“何亲？”女答曰：“夫夫。”

倒做龟

龙阳毕姻后，日就外宿。妻走母家，诉曰：“我不愿随他了。”母惊问故，答曰：“我是好人家儿女，为甚么倒去与他做乌龟。”

老了叫

有龙阳年纪过大者，偶撒一屁，狎客为之叩齿。众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你们不见见了叫么？”

寿板

有好男风者，夜深投宿饭店，适与一无须老翁同宿。暗中以为少童也，调之。此翁素有臀风，欣然乐就。极欢之际，因许之以制衣打簪，俱云不愿。问所欲何物，答曰：“愿得一副好寿板。”

小娘

牝狗与牛交而生男，及长，人问其爷娘何在，指牛曰：“此爷也。”指狗曰：“此娘也。”其人讶曰：“这等一个大老官，如何配恁个小娘？”

好睡纳鞋

妓好睡，每至日高不醒。有闯寡门者，窃一酒壶而去。他日客至，又复鼾睡如初，客去方醒。检点衣物，失去绣鞋一只，及下床，忽于阴中坠出。盖客笑其善睡，戏将此鞋纳之而去也。鸩儿急曰：“仔细再寻一寻，前日不见的酒壶，只怕也还在里面。”

羨妓阴物

嫖客自妓馆归，妻问曰：“这些娼妇，经过千万人，此物定宽，有甚好处，而朝夕恋他？”夫曰：“不知甚么缘故，但是名妓，越接得客多，此物越好。”妻曰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也何难，为甚不早说？”

豁拳

嫖客与妓密甚，相约同死。既设酖酒二瓯，妓让客先饮。客饮毕，因促妓，妓伸拳曰：“我的量窄，与你豁了这杯罢。”

嫌口阔

一少年嫖妓，嫌妓口阔，因述俗语云：“口阔屁儿大。”妓即撮口骂曰：“小猢猻。”

梦里梦

妓与客久别复会，各道相思。妓云：“我无夜不梦见你同食，同眠，同游戏，乃是积想所致。”客曰：“我亦梦之。”妓问曰：“梦怎的？”曰：“我梦见你，不梦见我。”

年倒缩

一商人嫖妓，问其青春几何。妓曰：“十八。”越数年，商人生意折本，仍过其家。妓忘之。问其年，则曰：“十七。”又过数年，入其家问之，则曰：“十六。”商人忽涕泣不止，妓问何故，曰：“你的年纪，倒与我的本钱一般，渐渐的少了。想到此处，能不令人伤心。”

子嫖父帮

有子好嫖而饿其父者，父谓之曰：“与其用他人闲闻，何不带挈我入席，我既得食，汝亦省钱，岂不两便？但不可说破耳。”子从之。父在妓家，诸事极善帮衬体贴。妓问曰：“何处得此帮客，大异常人。”子曰：“不好说得。他家媳妇与我有些私情，是我养活也，所以这般体贴。”明日，妓述此语于翁，翁曰：“虽则如此，他家母亲也与我有些勾搭，只当儿子一般，不得不体贴他。”

父多一次

子好游妓馆，父责之曰：“不成器的畜生，我到娼家，十次倒有九次见你。”子曰：“这等说来，你还多我一次，反来骂我？”

醉敲门

光棍醉敲妓门，妓知其乏钞，闭而不纳，辞以有客，实无客也。光棍破门而进，妓灭灯仰卧于床。光棍摸着其足，与男人无异，乃笑曰：“他不拒我，果然是有客。”

缠住

一螃蟹与田鸡结为兄弟，各要赌跳过涧，先过者居长。田鸡溜便早跳过来。螃蟹方行，忽被一女子撞见，用草捆住。田鸡见他不来，回转换云：“缘何还不过来？”蟹曰：“不然几时来了，只因被这歪刺骨缠住在此，所以耽迟来不得。”

龟渡

有一士欲过河，苦无渡船。忽见有一大龟，士曰：“乌龟哥，烦你渡我过去，我吟诗谢你。”龟曰：“先吟后渡。”士曰：“莫被你哄，先吟两句，渡后再吟两句，何如？”龟曰：“使得。”士吟曰：“身穿九宫八卦，四游龙王也怕。”龟喜甚，即渡士过河。士续曰：“我是衣冠中人，不与乌龟答话。”

骨血

妓接一西客，临去，欲暖其心，伪云：“有三个月身孕，是你的骨血，须来一看。”客信之，如期果至。妓计困，乃以小白犬一只置儿篮内，蒙被而诳客曰：“儿生矣，熟睡不可搅动他。”客启视狗身，乃大喜，抚犬曰：“果是咱亲骨血，在娘胎里就穿上羊皮袄子了。”

妻当稍

一人好赌，日夜不归。已破家，只剩一妻，乃以出稍。不几掷，复输去。因请再饶一掷，赢家曰：“讲绝了稍做妻，如何又饶？”答曰：“其中有一缘故，房下还是室女，作少了价钱，饶一掷不为过。”赢家曰：“那有此理？”曰：“你若不信，只看我自做亲以来，何曾有一夜在家里？”

取头

好赌者，家私输尽，不能过活，取绳上吊。忽见一鬼在梁上云：“快拿头来。”此人曰：“也亏你开得这口，我输到这般地位，还来问我要头！”

捉头

按君访察，匡章、陈仲子及齐人，俱被捉。匡自信孝子，陈清客，俱不请托。惟齐人有一妻一妾，馈送显者求解。显者为见按君，按君述三人罪状，都是败坏风俗的头目，所以访之。显者曰：“匡章出妻屏子，仲子离母避兄，老公祖捉得极当。那齐人是叫化子的头，也捉他做甚么？”

白日鬼

法师上坛，焰口施食。天将明矣，正要安寝，又见一班披枷带锁、折手断脚的饿鬼索食。师问：“阳世作何生理，受此果报？”众云：“皆是拐骗子，做中保、镶局害人的。”又问：“夜间为何不来同领法食？”答曰：“我们一班，都是白日鬼。”

公子头

一人生平惯做分头，扣克人家银钱。死后阎王痛恨，发在黑暗地狱内受罪。进

狱时即云：“列位在此，不见天日，何不出一公分，开个天窗？”

穿窬

一士人夜读，见偷儿穴墙有声，时炉内滚汤正沸，提汤潜伺穴口。及墙既穿，偷儿先以脚进，士遂擒住其两腿，徐以滚汤淋之。贼哀告求释，士从容谓曰：“多也不敢奉承，只尽此一壶罢。”

新雷公

雷公欲诛忤逆子，子执其手曰：“且慢击。我且问你还是新雷公，还是旧雷公？”雷公曰：“何谓？”其人曰：“若是新雷公，我竟该打死。若是旧雷公，我父忤逆我祖，你一向在那里去了？”

叫城门

一人最好唱曲。探亲回迟，城门已闭，因叫：“开门！”管门者曰：“你唱一曲我听，便放你进来。”此人曰：“唱便唱，只是我唱，你要答应。”管门曰：“依你。”其人先说白云：“叫周仓！”城上应曰：“嘎。”“关爷爷在城外了，还不快迎！”复应曰：“嘎。”其人曰：“你既晓得关出你爷在城外，就该开门，如何还敢要我唱曲？”

老鰥

苏州老鰥，人问：“有了令郎么？”答云：“提起小儿，其实心酸。前面妻祖与妻父定亲，说得来垂成了，被一个天杀的用计蠹退了，致使妻父不曾娶得妻母，妻母不曾养得贱内，至今小儿沓然。”

抵偿

老虎欲吃猢猻，猢猻曰：“我身小，不足以供大嚼。前山有一巨兽，堪可饱餐，当引导前去。”同至山前，一角鹿见之，疑欲啖己，乃大喝云：“你这小猢猻，许我拿十二张虎皮送我，今只拿一张来，还有十一张呢？”虎惊遁，骂曰：“不信这小猢猻如此可恶，倒要拐我抵销旧帐！”

不利语

一翁无子，三婿同居，新造厅房一所。其长婿饮归，敲门不应，大骂：“牢门为何关得恁早！”翁怒，呼第二婿诉曰：“我此屋费过千金，不是容易挣的，出此不利之语，甚觉可恶。”次婿曰：“此房若卖也，只好值五百金罢了。”翁愈怒，又呼第三婿述之。三婿云：“就是五百金，劝阿伯卖了也罢，若然一场天火。连屁也不值。”

吹叭喇

乐人夜归，路见偷儿挖一壁洞，戏将叭喇插入吹起。内惊觉追赶，遇贼问云：“你曾见吹叭喇的么？”

戒狗肉

乞儿戒吃狗肉，众丐劝曰：“不必。”曰：“我不食之久矣。”众曰：“你便戒他，他却不戒你。”

病烂腿

一乞儿病腿烂，仰卧市中，狗见之欲舐。乞儿曰：“畜生，少不得是你口里食，何须这般性急？”

吃苕叶

清客贫甚，晨起无米，煮苕叶食之而出。少顷，赴富儿席，饮空心酒过多，遂大哕，而苕叶出焉。恐人嘲笑，乃指而言曰：“好古怪，早上吃白滚汤时，用不多几个莲心，如何一会子小荷叶出得恁快？”

书手

一人嫖院，饮酒过深，上床即鼾睡不醒，妓恐次日难索嫖钱，因而抚弄其阳。客既醒，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妓曰：“李云卿的粗手。”其人曰：“理刑厅的书手，为何在此弄我的卵？”

滑吏

有快手，妻颇美。邻吏每欲调之不得，乃壁间凿一孔，俟其夫出，将阳物穿过而诱之。偶为快手瞧见，一把捏住不放。吏赞曰：“好快手。”吏以唾涂阳具，尽力一拔，遂缩回。快手亦赞曰：“好滑吏。”

做牌

有叩吏门者，妻曰：“出去了。你可是要做牌的么？留大些一个东道在我房里，任凭你要搁就搁，要捺就捺，要牒就牒，要销就销，要抽就抽，无有个做不来的。”

作仆

有投靠作仆者，自言：“一生不会横撑船，不肯缩退走，见饭就住的。”主人喜而纳之。一日，使捻河泥，辞曰：“说过不会横撑船。”又使其插秧，曰：“说过不会缩退走。”主人愤甚，伺其饭，辄连进不止，乃以“见饭就住”语责之。其人张口向主人曰：“请看喉咙内曾见饭否？”

戏改杜诗

有老妓年逾耳顺，犹强施膏沐，以媚少年。恐露白发，伪作良家妆束，以冠覆之。俗眼不辨，竟有为其所惑者。有名士于席间谈及，戏改杜诗一首，以嘲之云：“老去千秋强不宽，兴来今夜尽君欢。羞将短发还桃鬓，笑学良家也带冠。阴水似从千涧落，金莲高耸两峰寒。明年此际知谁在，醉抱鸡巴仔细看。”

一时绝倒。亦凡主页

卷八 僧道部

追度牒

一乡官游寺，问和尚：“吃荤否？”曰：“不甚吃，但逢饮酒时，略用些。”曰：“然则汝又饮酒乎？”曰：“不甚吃，但逢家岳妻舅来，略陪些。”乡官怒曰：“汝又有妻，全不像出家人的戒行，明日当对县官说，追你度牒。”僧曰：“不劳费心，三年前贼情事发，早已追去了。”

掠缘簿

和尚做功德回，遇虎，惧甚，以铙钹一片击之。复至，再投一片，亦如之。乃以经卷掠去，虎急走归穴。穴中母虎问故，答曰：“适遇一和尚无礼，只扰得他两片薄脆，就掠一本缘簿过来，不得不跑。”

鬼王撒尿

大族出丧，路逢大雨，女眷人等，避于路傍檐下。和尚没处存身，暂躲开路神腹内。少顷，一僧从神腰里伸头探望，看雨住否。诸女眷惊曰：“我们回避，开路神要撒尿哩。”

发往酆都

有素不信佛事者，死后坐罪甚重。乃倾其冥资，延请僧鬼作功果，遍觅不得。问人曰：“此间固无僧乎？”曰：“来是来得多，都发往酆都了。”

开荤

师父夜谓沙弥曰：“今宵可干一素了。”沙弥曰：“何为素了？”僧曰：“不用唾者是也。”已而沙弥痛甚，叫曰：“师父，熬不得，快些开了荤罢。”

鸦噪

一士借僧房读书，忽闻鸦噪，连连叩齿。徒问：“相公为何？”答曰：“鸦噪。”徒曰：“我们丫燥，不是这等解法，是拓嚙吐的。”

忏悔

孝子忏悔亡父，僧诵普庵咒，至“南无佛佗耶”句，孝子喜曰：“正愁我爷难过奈何桥，多承佗过了。”乃出金劳之。僧曰：“若肯从重布施，连你娘等我也佗了过去吧”。

追荐

一僧追荐亡人，需银三钱，包送西方。有妇超度其夫者，送以低银。僧遂念往东方。妇不悦，以低银对，即算补之，改念西方。妇哭曰：“我的天，只为几分银子，累你跑到东又跑到西，好不苦呀。”

屁脬

一僧患大气脬，请医治之。医曰：“此症他人患之便可医，惟你出家人最难治。”问何以故，答曰：“这个大脬内，都是徒弟们的屁在里面。”

阳硬

或问和尚曰：“汝辈出家人，修炼参禅，夜间独宿，此物还硬否？”和尚曰

：“幸喜一月止硬三次。”曰：“若如此大好？”和尚曰：“只是一件不妙，一硬就是十日。”

哭响屁

一人以幼子命犯孤宿，乃送出家，僧设酒款待。子偶撒一屁甚响，父不觉大恸。僧曰：“撒屁乃是常事，何以发悲？”父曰：“想我小儿此后要撒这个响屁，再不能勾了。”

闻香袋

一僧每进房，辄闭门口呼“亲肉心肝”不置。众徒俟其出，启钥闩之，无他物，惟席下一香囊耳。众疑此有来历，乃去香，实以鸡粪。僧既归，仍闭门取香囊，且嗅且唤曰：“亲肉心肝呀，你怎么这等，莫非撒了一屁么？”

游方

头虱为足虱邀饮，值其人行房事，致被阻，观望久之方到。问：“何来迟？”曰：“不要说起。行至黑松林，遇一和尚甚奇，初时软弱郎当，有似怯病和尚；已而昂藏坚挺，竟似少林和尚；及其出入不休，好像当家和尚；忽然呕吐垂首，又像中酒和尚。”下虱曰：“究竟是甚和尚？”曰：“临了背着袱包就走，还是个游方和尚。”

桩粪

有买粪于寺者，道人索倍价。乡人讶之，道人曰：“此粪与他处不同，尽是师父们桩实落的，泡开来一担便有两担。”

僧赞僧

一秀才小便，和尚见之，大赞曰：“相公必然高中，生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僧曰：“适见龟头有痣。相书曰：‘龟头有痣终须发’，故以知之。”生曰：“你将来山门大兴，妙不可言。”僧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答曰：“若要佛法兴，除非僧赞僧。”

上下光

师号光明，徒号明光。客问：“贤师徒法号，如何分别？”徒答曰：“上头光是家师，下头光即是小僧。”

卖字

一妇游虎丘，手持素扇。山上有卖字者，每字索钱一文，妇止带有十八文求写。卖字者题曰：“美貌一佳人，胭脂点嘴唇。好像观音样，少净瓶。”子持扇，为馆师见之，问：“此扇何来？”子述以故。师曰：“被他取笑了。”因取十七文，看他如何写法。卖者即书云：“聪明一秀才，文章滚出来。一日宗师到，直呆。”生取扇含怒下山，途遇一僧，询知其故。僧曰：“待小僧去难他。”遂携十六文以往，写者题曰：“伶俐一和尚，好像如来样。睡到五更头

，硬（音上）。”僧曰：“尾韵不雅，补钱四文，求你换过。”卖字曰：“既写，如何抹去？不若与你添上罢。”援笔写曰：“硬到大天亮。”

见和尚

有三人同行，途遇穿一破裤者。一友曰：“这好像猎户张貊。”一人曰：“不然，还似渔翁撒网。”又一人曰：“都不确，依我看来，好像一座多年破庙。”问：“为何？”答曰：“前也看见和尚，后也看见和尚。”

没骨头

秀才、道士、和尚三人，同船过渡。舟人解缆稍迟，众怒骂曰：“狗骨头，如何这等怠慢！”舟人忍气渡众下船，撑到河中，停篙问曰：“你们适才骂我狗骨头，汝秀才是甚骨头，讲得有理，饶汝性命，不然推下水去！”士曰：“我读书人攀龙附凤，自然是龙骨头。”次问道士，乃曰：“我们出家人，仙风道骨，自然是神仙骨头。”和尚无可说得，乃慌哀告曰：“乞求饶恕，我这秃子，从来是没骨头的。”

和尚下爬

有浸苧麻于河埠者，被人窃去。适一妇人蹲倒涤衣，阴毛甚长，浸入河内，濯毕，带水而归。失苧者跟视水迹，疑是此妇偷去，骂詈不止。妇分辨不脱，怒将阴毛剪下，以火焚之。值邻家方在寻鸡声唤，忽闻隔壁毛臭，亦冤是他盗吃了。两边喊骂，受屈愈深。妇思多因此物遗祸，将刀连阴户挖出，抛在街心。值两公差拘提人犯回来，踹着此物，仔细端详，骇曰：“又是一桩人命了。怎么和尚的下爬，被人割落在这里。”

杜徐

一僧赴宴而归，人问：“坐第几席？”答曰：“首席是姓杜的，次席是姓徐的，杜徐之下，就是贫僧了。”

大家伙

一僧欲宿妓，苦无嫖钱，乃窃米一升而往。妓用大升量折，止存五合，嫌少不纳。僧复往窃升米与之，方许行事。僧愤恨，乃以头顶妓阴户。妓曰：“差了。”僧曰：“你把大家伙处我，我亦把大家伙弄你。”

小僧头

一僧宿娼，娼遽扳其头以就阴。僧曰：“非也，此小僧头耳。”娼意其嫌小，应曰：“尽勾了。”

倒挂

一士问僧云：“你看我腹中是甚么？”僧曰：“相公自然满腹文章在内。”士曰：“非也。”曰：“然则是五脏六腑乎？”士曰：“亦非也。”僧问何物，曰：“一肚皮和尚。若不信，现有一光头，挂出在里面。”

天报

老僧往后园出恭，误被笋尖搥入臀眼，乃唤疼不止。小沙弥见之，合掌云：“阿弥陀佛，天报。”

祭器

僧临终，嘱其徒曰：“享祀不须他物，只将你窟臀供座上足矣。”徒如命。方在祭献，听见有人叩门，忙应曰：“待我收拾了祭器就来。”

僧浴

僧见道家洗浴，先请师太，次师公，后师父，挨次而行，毫不紊乱。因感慨自叹曰：“独我僧家全无规矩，老和尚不曾下去，小和尚先脱得精光了。”

头眼

一僧与人对奕，因夺角不能成眼，躁甚头痒。乃手摩头顶而沉吟曰：“这个所在，有得一个眼便好。”

问秃

一秀才问僧人曰：“秃字如何写？”僧曰：“不过秀才的尾鞞湾过来就是了。”

九思

一秀才每日往寺中听讲法，师问曰：“请教何谓‘君子有九思’？”士答曰：“都在人身上：头是三法司，耳是按察司，目是验封司，鼻是通政司，口是蒙膳司，肚是尚宝司，手是提举司，足是行人司。”僧问：“还有一司？”生以手指阳物曰：“在这里。”僧问：“何司？”答曰：“僧纲司。”

当真取笑

和尚途行，一小厮叫曰：“和尚和尚，光头浪荡。”僧怒云：“一个筋头，翻在你娘肚上。”妇怒曰：“我家小厮，不过作耍，为何出此粗言？”僧曰：“娘娘，难道小僧当真，何须着急？”

宿娼

一僧嫖院，以手摸妓前后，忽大叫曰：“奇哉，奇哉！前面的竟像尼姑，后面的宛似徒弟。”

僧道争儿

有僧道共偷一孀妇，有孕。及生子，僧道各争是他骨血，久之不决。子长，人问之，答曰：“我是和尚生的。”道士怒曰：“怎见得？”子曰：“我在娘胎里，只见和尚钻进钻出，并不曾见你道士。”

道士狗养

猪栏内忽产下一狗，事属甚奇。邻里环聚议曰：“道是（士）狗养的，又是猪的种，道是曰猪养的，又是狗的种。”

屎壳

一道士与妇人私，正行事，忽闻其夫叩门，道士慌甚，乃弃头上冠子在床而去。夫既登床，摸着道冠问曰：“此是何物？”妇急应曰：“此是我褪下的屎壳。”

入观

有无妻者，每放手铙，则以瓦罐贮精。久之精满，携出倾泼，乃对罐哭曰：“我的儿呀，只为你没娘，所以送你在罐里。”

跳墙

一和尚偷妇人，为女夫追逐，既跳墙，复倒坠。见地下有光头痕，遂捏拳印指痕在上，如冠子样，曰：“不怕道士不来承认。”

驱蚊

一道士自夸法术高强，撒得好驱蚊符。或请得以贴室中，至夜蚊虫愈多。往咎道士，道士曰：“吾试往观之。”见所贴符曰：“原来用得不如法耳。”问：“如何用法？”曰：“每夜赶好蚊虫，须贴在帐子里面。”

谢符

一道士过王府基，为鬼所迷，赖行人救之，扶以归。道士曰：“感君相救，无物可酬，有避邪符一道，聊以奉谢。”

祈雨

官命道士祈雨，久而不下，怪其身体不洁，褻渎神明，以致如此。乃尽拘小道，禁之狱中，令其无可掬摸。越数日，狱卒禀曰：“老道士祈雨，小道士求晴，如何得有雨下？”官问何故，狱卒曰：“他在狱念道：‘但愿一世不下雨，省得我们夜夜去熬疼。’”

养汉尼

有尼姑同一妓者，死见阎工。王问妓曰：“汝前世作何生理？”妓曰：“养汉接客。”王判云：“养汉接人，方便孤身，发还阳世，早去超生。”问尼姑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答曰：“吃素念佛。”王亦判云：“吃素念经，佛口蛇心，一百竹片，打断脊筋。”尼哀告曰：“不瞒大王说，小妇人名虽是个尼姑，其实背地里养汉，做私窠子的。”

七字课

一学生聪颖，对答如流。师出两字课曰：“月明。”徒即对曰：“日出。”又云：“和尚。”答曰：“尼姑。”师曰：“青山。”徒曰：“白水。”又出一字曰：“去。”徒即应声曰：“来。”师又合串总念云：“月明和尚青山去。”徒亦答念对云：“日出尼姑白水来。”

几世修

一尼到一施主人家化缘，暑天见主人睡在醉翁椅上，露出阳物甚伟。进对主家婆曰：“娘娘，你几世上修来的，如此享用。”主婆曰：“阿弥陀佛，说这样的话。”尼曰：“这还说不修哩。”

卷九 贪吝部

开当

有慕开典铺者，谋之人曰：“需本几何？”曰：“大典万金，小者亦须千计。”其人大骇而去。更请一人问之，曰：“百金开一钱当亦可。”又辞去。最后一人曰：“开典如何要本钱，只须店柜一张，当票数纸足矣。”此人乃欣然。择期开典，至日，有持物来当者，验收讫，填空票计之。当者索银，答曰：“省得称来称去，费坏许多手脚，待你取赎时，只将利银来交便了。”

请神

一吝者，家有祷事，命道士请神，乃通城请两京神道。主人曰：“如何请这远的？”道士答曰：“近处都晓得你的情性，说请他，他也不信。”

好放债

一人好放债，家已贫矣，止余斗粟，仍谋煮粥放之。人问“如何起利？”答曰：“讨饭。”

大东道

好善者曰：“闻当日佛好慈悲，曾割肉喂鹰，投崖喂虎。我欲效之，但鹰在天上，虎在山中，身上有肉，不能使啖，夏天蚊子甚多，不如舍身斋了蚊罢。”乃不挂帐，以血饲蚊。佛欲试其虔诚，变一虎啖之。其人大叫曰：“小意思吃些则可，若认真这样大东道，如何当得起！”

打半死

一人性最贪，富者语之曰：“我白送你一千银子，你与我打死了罢。”其人沉吟良久，曰：“只打半死，与我五百两何如？”

命穷

乡下亲家新制佳酿，城里亲家慕而访之，冀其留饮。适亲家他往，亲母命子款待，权为荒榻留宿。其亲母卧房止隔一壁，亲家因未得好酒到口，方在懊闷。值亲母桶上撒尿，恐声响不雅，努力将臀夹紧，徐徐滴沥而下。亲家听见，私自喜曰：“原来才在里面滤酒哩，想明早得尝其味矣。”亲母闻言，不觉失笑，下边松动，尿声急大。亲家拍掌叹息曰：“真是命穷，可惜滤酒榨袋，又撑破了。”

兄弟种田

有兄弟合种田者，禾既熟。议分。兄谓弟曰：“我取上截，你取下截。”弟讶其不平，兄曰：“不难，待明年你取上，我取下可也。”至次年，弟催兄下谷

种，兄曰：“我今年意欲种芋头哩。”

合伙做酒

甲乙谋合本做酒，甲谓乙曰：“汝出米，我出水。”乙曰：“米若我的，如何算帐？”甲曰：“我决不亏心。到酒熟时，只逼还我这些水罢了，其余多是你的。”

翻脸

穷人暑月无帐，复惜蚊烟费，忍热拥被而卧，蚊吮其面。邻家有一鬼脸，借而带之。蚊口不能入，谓曰：“汝不过省得一文钱耳，如何便翻了脸？”

画像

一人要写行乐图，连纸笔颜料，共送银二分。画者乃用水墨于荆川纸上，画出一背像。其人怒曰：“写真全在容颜，如何写背？”画者曰：“我劝你莫把面孔见人罢。”

许日子

一人性极吝啬，从无请客之事。家僮偶持碗一篮，往河边洗涤，或问曰：“你家今日莫非宴客耶？”僮曰：“要我家主人请客，除非那世里去！”主人知而骂曰：“谁要你轻易许下他日子！”

釀金

有人遇喜事，一友封分金一星往贺，乃密书对内云：“现五分，除五分。”己而此友亦有贺分，其人仍以一星之敬答之。乃以空封往，内书云：“退五分，除五分。”

携灯

有夜饮者，仆携灯往候，主曰：“少时天便明，何用灯为？”仆乃归。至天明，仆复往接，主责曰：“汝大不晓事，今日反不带灯来，少顷就是黄昏，叫我如何回去？”

不留客

客远来久坐，主家鸡鸭满庭，乃辞以家中乏物，不敢留饭。客即借刀，欲杀己所乘马治餐。主曰：“公如何回去？”客曰：“凭公于鸡鸭中，告借一只，我骑去便了。”

不留饭

一客坐至晌午，主绝无留饭之意。适闻鸡声，客谓主曰：“昼鸡啼矣。”主曰：“此客鸡不准。”客曰：“我肚饥是准的。”

射虎

一人为虎衔去，其子执弓逐之，引满欲射。父从虎口遥谓其子曰：“我儿须是兜脚射来，不要伤坏了虎皮，没人肯出价钱。”

吃人

一人远出回家，对妻云：“我到燕子矶，蚊虫大如鸡。后过三山碛，蚊虫大如鸭。昨在上新河，蚊虫大如鹅。”妻云：“呆子，为甚不带几只回来吃。”夫笑曰：“他不吃我就勾了，你还敢想去吃他！”

慳吝

一人性最慳吝，忽感痲瘵之疾，医生诊视云：“脉气虚弱，宜用人参培补。”病者惊视曰：“力量绵薄，惟有委命听天可也。”医士曰：“参既不用，须以熟地代之，其价颇贱。”病者摇首曰：“费亦太过，愿死而已。”医知其吝，乃诈言曰：“别有一方，用干狗屎调黑糖一二文服之，亦可以补元神。”病者跃然起问曰：“不知狗屎一味，可以秃用否？”

卖粉孩

一人做粉孩儿出卖，生意甚好，谓妻曰：“此后只做束手的，粉可稍省。”果卖去。又曰：“此后做坐倒的，当更省。”仍卖去。乃曰：“如今做垂头而卧者，不更省乎！”及做就，妻提起看曰：“省则省矣，只是看看不像个人了。”

独管裤

一人谋做裤而吝布，连唤裁缝，俱以费布辞去。最后一缝匠云：“只须三尺足矣。”其人大喜，买布与之。乃缝一脚管，令穿两足在内。其人曰：“迫甚，如何行得？”缝匠曰：“你脱煞要省，自然一步也行不开的。”

莫想出头

一人性吝者，买布一丈，命裁缝要做马衣一件，裤一条，袜一双，余布还要做顶包巾。匠每以布少辞去。落后一裁缝曰：“我做只消八尺，倒与你省却两尺，何如？”其人大喜。缝者竟做成一长袋，将此人从脚套至头顶，口用绳收紧。其人曰：“气闷极矣。”匠曰：“撞着你这慳吝鬼，自然是气闷的。省是省了，要想出头，却难哩。”

一毛不拔

一猴死见冥王，求转人身。王曰：“既欲做人，须将身上毛尽行拔去。”即唤夜叉动手。方拔一根，猴不胜痛楚，王笑曰：“畜生，看你一毛不拔，如何做人！”

因小失大

有造方便觅利者，遥见一人撩衣，知必小解，恐其往所对邻厕，乃伪为出恭，而先踞其上。小解者果赴己厕。其人不觉，偶撒一屁，带下粪来，乃大悔恨，曰：“何苦因小失大。”

七德

一家延师，供饌甚薄。一日，宾主同坐，见篱边一鸡，指问主人曰：“鸡有几德？”主曰：“五德。”师曰：“以我看来，鸡有七德。”问：“为何多了二德？”答曰：“我便吃得，你却舍不得。”

粪鸡

东家供师甚薄，久不买葷。一日，粪缸内淹死一鸡，烹以为饌。师食而疑之，问其徒，徒以实告，师愤甚。少顷，主人进馆，师忙执笞帚二把，塞其口中，逼使尽食。东家曰：“笞帚如何吃得？”师曰：“你既不肯吃笞帚，如何倒叫先生吃粪鸡（箕）。”

恶神

一神道险恶，赛者必用生人祭祷。有酬愿者，苦乏人献，特于供桌中挖一孔，藏身在桌下，而伸头于桌面。俟神举箸，头忽缩下。神大怒，骂曰：“这班小鬼都是贼，才得举箸，如何嘎饭就一些没有了。”

下饭

二子午餐，问父用何物下饭，父曰：“古人望梅止渴，可将壁上挂的腌鱼望一望，吃一口，这就是下饭了。”二子依法行之。忽小者叫云：“阿哥多看了一眼。”父曰：“咸杀了他。”

吃樞伤心

有担樞子在街卖者，一人连吃不止。卖者曰：“你买不买，如何只管吃？”答曰：“此物最能养脾。”卖者曰：“你虽养脾，我却伤心。”

一味足矣

一先生开馆，东家设宴相待，以其初到加礼，乃宰一鹅奉款。饮至酒阑，先生谓东翁曰：“学生取扰的日子正长，以后饮饌·毋须从俭，庶得相安。”因指盘中鹅曰：“日日只此一味足矣，其余不必罗列。”

卖肉忌赊

有为儿孙作马牛者，临终之日，呼诸子而问曰：“我死后，汝辈当如何殡殓？”长子曰：“仰体大人惜费之心，不敢从厚，缟衣布衾，二寸之棺，一寸之槨，墓道仅以土封。”翁攒眉良久，责其多费。次子曰：“衣衾棺槨，俱不敢用，但具蒿荐一条，送于郊外，谓之火葬而已。”翁犹疾其过奢。三子嘿喻父意，乃诡词以应曰：“吾父爱子之心，无所不至，既经殫力于生前，并惜捐躯于死后？不若以大人遗体，三股均分，暂作一日之屠儿，以享百年之遗泽，何等不好？”翁乃大笑曰：“吾儿此语，适获我心。”复戒之曰：“对门王三老，惯赖肉钱，断断不可赊。”

咬嚼不过

一人死后，转床殡殓，诸亲及众妇绕灵而哭。只见孝帋裂碎，到处飞扬，皆称

怪象。特往关魂问之，乃曰：“无他，只是当众人咬嚼不过耳。”

醮酒

有性吝者，父子在途，每日沽酒一文，虑其易竭，乃约用箸头醮尝之。其子连醮二次，父责之曰：“如何吃这般急酒！”

吞杯

一人好饮，偶赴席，见桌上杯小，遂作呜咽之状。主人惊问其故，曰：“睹物伤情耳。先君去世之日，并无疾病，因友人招饮。亦似府上酒杯一般，误吞入口，咽死了的。今日复见此杯，焉得不哭？”

好酒

父子扛酒一坛，路滑跌翻。其父大怒，子乃伏地痛饮，抬头谓父曰：“决些来么，难道你还要等甚菜？”

恋席

客人恋席，不肯起身。主人偶见树上一大鸟，对客曰：“此席坐久，盘中肴尽，待我砍倒此树，捉下鸟来，烹与执事侑酒，何如？”客曰：“只恐树倒鸟飞矣。”主云：“此是呆鸟，他死也不肯动身的。”

恋酒

一人肩挑磁壶，各处货卖。行至山间，遇着一虎，咆哮而来。其人惶甚，忙将一壶掷去，其虎不退。再投一壶，虎又不退。投之将尽，止存一壶，乃高声大喊曰：“畜生，畜生！你若去，也只是这一壶。你就不去，也只是这一壶了！”

四脏

一人贪饮过度，妻子私相谋议曰：“屡劝不听，宜以险事动之。”一日，大饮而啜，子密袖猪膈置啜中，指以谓曰：“凡人具五脏，今出一脏矣，何以生耶？”父熟视曰：“唐三藏尚活世，况我有四脏乎！”

寡酒

一人以寡酒劝客，客曰：“不如拿把刀来杀了我罢。”主愕然，问曰：“劝酒无非好意，何出此言？”客曰：“其实当你寡不过了。”

白伺候

夜游神见门神夜立，怜而问之曰：“汝长大乃尔，如何做人门客，早晚伺候，受此苦辛？”门神曰：“出于无奈耳。”曰：“然则有饭吃否？”答：“若要他饭吃时，又不要我上门了。”

梦戏酌

一人梦赴戏酌，方定席，为妻惊醒，乃骂其妻。妻曰：“不要骂，趁早睡去，戏文还未半本哩。”

梦美酒

一好饮者，梦得美酒。将热而饮之，忽被惊醒，乃大悔曰：“早知如此，恨不冷吃。”

截酒杯

使僮斟酒不满，客举杯细视良久，曰：“此杯太深，当截去一段。”主曰：“为何？”客曰：“上半段盛不得酒，要他何用？”

切薄肉

主有留客定饭，仅用切肉一碗，既器且少。乃作诗以诮之，曰：“君家之刀利且锋，君家之手轻且松。切来片片如纸同，周围披转无二重。推窗忽遇微小风，顿然吹入五云中。忙忙令人觅其踪，已过巫山十二峰。”

满盘多是

客见坐上无肴，乃作意谢主人，称其大费。主人曰：“一些菜也没有，何云大费？”客曰：“满盘都是。”主人曰：“菜在那里？”客指盘中曰：“这不是菜，难道到是肉不成？”

滑字

一家延师，供膳菲薄。时值天雨，馆僮携午膳至，肉甚少，师以其来迟，欲责之。僮曰：“天雨路滑故也。”师曰：“汝可写滑字我看，如写得出，便饶你打。”僮曰：“一点儿，一点儿，又是斜披一点儿，其余都是骨了。”

不见肉

一母命子携萝卜一篮，往河边洗涤。久之不归，母往寻之，但存萝卜。知儿失足堕河，淹死水中，因大哭曰：“我的肉，我的肉，但见萝卜不见肉。”

和头多

有请客者，盘飧少而和头多，因嘲之曰：“府上的食品，忒煞富贵相了。”主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曰：“葱蒜萝卜，都用鱼肉片子来拌的。少刻鱼肉上来，一定是龙肝凤髓做和头了。”

盛骨头

一家请客，骨多肉少。客曰：“府上的碗想是偷来的？”主人骇曰：“何出此言？”客曰：“我只听见人家骂说：‘偷我的碗，拿去盛骨头。’”

收骨头

馆僮怪主人每食必尽，只留光骨于碗，乃对天祝曰：“愿相公活一百岁，小的活一百零一岁。”主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小人多活一岁，好收拾相公的骨头。”

涂嘴

或有宴会，座中客贪馋不已，肴使既尽。馆僮愤怒而不敢言，乃以锅煤涂满嘴上，站立傍侧。众人见而讶之，问其嘴间何物。答曰：“相公们只顾自己吃罢

了，别人的嘴管他则甚。”

索烛

有与善啖者同席，见盘中且尽，呼主翁拿烛来。主曰：“得无太早乎？”曰：“我桌上已一些不见了。”

借水

一家请客，失分一箸。上菜之后，众客朝拱举箸，其人独抻手而观。徐向主人曰：“求赐清水一碗。”主问曰：“何处用之？”答曰：“洗干净了指头，好拈菜吃。”

善求

有作客异乡者，每入席，辄狂啖不已。同席之人甚恶之，因问曰：“贵处每逢月食，如何护法？”答曰：“官府穿公服群聚，率军校侍兵击鼓为对，俟其吐出始散。”其人亦问同席者曰：“贵乡同否？”答曰：“敝处不然，只是善求。”问：“如何求法？”曰：“合掌了手，对黑月说道：‘阿弥陀佛，脱煞凶了，求你省可吃些，剩点与人看看罢。’”

好啖

甲好啖，手不停箸，问乙曰：“兄如何箸也不动？”乙还问曰：“兄如何动也不住？”

同席不认

有客饕甚，每人座，辄饕饕不已。一日，与之同席，自言曾会过一次，友曰：“并未谋面，想是老兄错认了。”及上菜后，啖者低头大嚼，双箸不停。彼人大悟，曰：“是了，会便会过一次，因兄只顾吃菜，终席不曾抬头，所以认不得尊容，莫怪莫怪。”

喜属犬

一酒客讶同席者饮啖太猛，问其年，以属犬对。客曰：“早是犬，若属虎的，连我也都吃下肚了。”

问肉

一人与瞽者同席，先上东坡肉一碗，瞽者举箸即拈而啖之。同席者恶甚。少焉复来捞取，盘中已空如也。问曰：“肉有几块？”其人愤然答曰：“九块。”瞽者曰：“你到吃了八块么。”

吃黄雀

两人共席而饮，碗内有黄雀四只，一人贪食其三，谓同席者曰：“兄何不用？”其人曰：“索性放在兄腹中，省得他们拆了对？”

啖馄饨

一妻病，夫问曰：“想甚吃否？”妻曰：“除非好肉馄饨，想吃一二只。”夫

为治一盂，意欲与妻同享，方往取箸回，而妻已染指啖尽，止余其一。夫曰：“何不并啖此枚？”妻攒眉曰：“我若吃得下此只，不害这病了。”

罚变蟹

一人见冥王，自陈一生吃素，要求个好轮回。王曰：“我那里查考，须剖腹验之。”既剖，但见一肚馋涎。因曰：“罚你去变一只蟹，依旧吐出了罢。”

不吃素

一人遇饿虎，将遭啖。其人哀恳曰：“圈有肥猪，愿将代己。”虎许之，随至其家。唤妇取猪喂虎，妇不舍曰：“所有豆腐颇多，亦堪一饱。”夫曰：“罢么，你看这样一个狠主客，可是肯吃素的么？”

酒煮滚汤

有以淡酒宴客者，客尝之，极赞府上烹调之美。主曰：“粗肴未曾上桌，何以见得？”答曰：“不必论其它，只这一味酒煮白滚汤，就妙起了。”

淡酒

有人宴客用淡酒者，客向主人索刀。主问曰：“要他何用？”曰：“欲杀此壶。”又问：“壶何可杀？”答曰：“杀了他，解解水气。”

淡水

河鱼与海鱼攀亲，河鱼屡往，备扰海错。因语海鱼：“亲家，何不到小去处下顾一顾？”海鱼许焉。河鱼归曰：“海头太太至矣。”遣手下择深港迎之。海鱼甫至港口便返，河鱼追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吃不惯贵处这样淡水。”

索米

一家请客，酒甚淡。客曰：“肴馔只此足矣，倒是米求得一撮出来。”主曰：“要他何用？”答曰：“此酒想是不曾下得米，倒要放几颗。”

酒死

一人请客，客方举杯，即放声大哭。主人慌问曰：“临饮何故而悲？”答曰：“我生平最爱的是酒，今酒已死矣，因此而哭。”主笑曰：“酒如何得死？”客曰：“既不曾死，如何没有一些酒气？”

送君代酒

一客访客，主人不留饮食，起送出门，谓客曰：“古语云：‘远送当三杯’，待我送君里许。”恐客留滞，急拽其袖而行。客曰：“求从容些，量浅，吃不得这般急酒。”

卷十 贪饕部

好古董

一富人酷嗜古董，而不辨真假。或伪以虞舜所造漆碗。周公捭伯禽之杖，与孔子杏坛所坐之席求售，各以千金得之。囊资既空，乃左执虞舜之碗，右持周公

之杖，身披孔子之席，而行乞于市，曰：“求赐太公九府钱一文。”

不奉富

千金子骄语人曰：“我富甚，汝何得不奉承？”贫者曰：“汝自多金子，我何与而奉汝耶？”富者曰：“倘分一半与汝何如？”答曰：“汝五百，我五百，我汝等耳，何奉焉？”又曰：“悉以相送，难道犹不奉我？”答曰：“汝失千金，而我得之，汝又当趋奉我矣。”

穷十万

富翁谓贫人曰：“我家富十万矣。”贫人曰：“我亦有十万之蓄，何足为奇。”富翁惊问曰：“汝之十万何在？”贫者曰：“你平素有了不肯用，我要用没得用，与我何异？”

止一物

穷汉闻邻家喊捉贼，忙将阳物插妻牝内。妻曰：“贼至有何高兴？”答曰：“止此一物，藏好了，怕他怎么？”

失火

一穷人正在欢饮，或报以家中失火。其人即将衣帽一整，仍坐云：“不妨，家当尽在身上矣。”或曰：“令正却如何？”答曰：“他怕没人照管？”

夹被

暑月有拥夹被卧者，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阿哟，绵被脱热。”

金银锭

贫子持金银锭行于街市，顾锭叹曰：“若得你硬起来，我就好过日子了。”傍人待答曰：“要我硬却不能勾，除非你硬了凑我。”

妻掇茶

客至乏人，大声讨茶，妻无奈，只得自送茶出。夫装鼾，乃大喝云：“你家男个那里去了？”

唤茶

一家客至，其夫唤茶不已。妇曰：“终年不买茶叶，茶从何来？”夫曰：“白滚水也罢。”妻曰：“柴没一根，冷水怎得热？”夫骂曰：“狗淫妇！难道枕头里就没有几根稻草？”妻回骂曰：“臭忘八！那些砖头石块，难道是烧得着的！”

留茶

有留客吃茶者，苦无茶叶，往邻家借之。久而不至，汤滚则溢，以冷水加之。既久，釜且满矣，而茶叶终不得。妻谓夫曰：“茶是吃不成了，不如留他洗个浴罢。”

怕狗

客至乏仆，暗借邻家小厮掇茶。至客堂后，逡巡不前，其人厉声曰：“为何不至？”僮曰：“我怕你家这只凶狗。”

食粥

一人家贫，每日省米吃粥。怕人耻笑，嘱子讳之，人前只说吃饭。一日，父同友人讲话，等久不进，子往唤曰：“进来吃饭。”父曰：“今日手段快，缘何煮得恁早？”子曰：“早到不早，今日又熬了些清汤。”

鞋袜诤讼

一人鞋袜俱破，鞋归咎于袜，袜又归咎于鞋，交相讼之于官。官不能决，乃拘脚跟证之。脚跟曰：“小的一向逐出在外，何由得知？”

被屑挂须

贫家盖蒿荐，幼儿不知讳，父挞而戒之曰：“后有问者，但云盖被。”一日父见客，而须上带荐草，儿从后呼曰：“爹爹，且除去面上被屑着？”

吃糟饼

一人家贫而不善饮，每出啖糟饼二枚，便有酣意。适遇友人问曰：“尔晨饮耶？”答曰：“非也，吃糟饼耳。”归以语妻，妻曰：“呆子，便说吃酒，也妆些体面。”夫颌之。及出，仍遇此友，问如前，以吃酒对。友诘之：“酒热吃乎？冷吃乎？”答曰：“是爇的。”友笑曰：“仍是糟饼。”既归，而妻知之，咎曰：“汝如何说爇，须云热饮。”夫曰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再遇此友，不待问即夸云：“我今番的酒，是热吃的？”友问曰：“你吃几何？”其人伸手曰：“两个。”

烧黄熟

清客见东翁烧黄熟香，辄掩鼻不闻，以其贱而不屑用也。主人曰：“黄熟虽不佳，还强似府上烧人言、木屑。”清客大诧曰：“我舍下何曾烧这两件？”主人曰：“蚊烟是甚么做的？”

拉银会

有人拉友作会，友固拒之不得，乃曰：“汝若要我与会，除是跪我。”其人即下跪，乃许之。傍观者曰：“些须会银，左右要还他的，如此自屈，吾甚不取。”答曰：“我不折本的，他日讨会钱，跪还我的日子正多哩。”

兑会钱

一人对客，忽转身曰：“兄请坐，我去兑还一主会银，就来奉陪。”才进即出，客问：“何不兑银？”其人笑曰：“我曾算来，他是痴的，所以把会银与我。我若还他，也是痴的了。”

剩石沙

一穷人留客吃饭，其妻因饭少，以鹅卵石衬于添饭之下。及添饭既尽，而石出

焉。主人见之愧甚，乃责仆曰：“瞎眼奴才，淘米的时节，眼睛生在那里？这样大石沙，都不拿来拣出。”

饭粘扇

一人不见了扇子，骂曰：“拿我的扇子，去做羹饭！”傍人曰：“扇子如何做得羹饭？”其人曰：“你不晓得，我的扇子，糊掇许多饭粘在上面。”

没屨

穷人好妆体面，偶出访友，乏人跟随，令妻男妆以代仆。及至友家，闲谈至暮，遂留宿焉。因铺陈未备，主伴主，而仆伴仆，各睡一处。穷人解衣上床，下身无裤，次日起身后，主人叹曰：“好笑这朋友，穷得裤子也无，只穿一件单布麻裙。”仆在傍曰：“这还算好，不像他管家，竟穷得屨子都精光。”

破衣

一人衣多破孔，或戏之曰：“君衣好像棋盘，一路一路的。”其人笑曰：“不敢欺，再着着，还要打结哩。”

借服

有居服制而欲赴喜筵者，借得他人一羊皮袄，素冠而往。人知其有服也，因问：“尊服是何人的？”其人见友问及，以为讥诮其所穿之衣，乃遽视己身作色而言曰：“是我自家的，问他怎么？”

连三拐

一人三餐无食，夫妻枵腹上床。妻嗟叹不已，夫曰：“我今夜连要打三个拐，以当三餐。”妻从之。次早起来，头晕眼花，站脚不住，谓妻曰：“此事妙极，不惟可以当饭，且可当酒。”

酒瓮盛米

一穷人积米三四瓮，自谓极富。一日，与同伴行市中，闻路人语曰：“今岁收米不多，止得三千余石。”穷人谓其伴曰：“你听这人说谎，不信他一分人家，有这许多酒瓮。”

遇偷

偷儿入贫家，遍摸无一物，乃唾地开门而去。贫者床上见之，唤曰：“贼，有慢了，可为我关好了门去。”偷儿曰：“你这样人，亏你还叫我贼！我且问你，你的门关他做甚么？”

被贼

穿窬入一贫家，其家止蓄米一瓮，置卧床前。偷儿解裙布地，方取瓮倾米，床上人窃窥之，潜抽其裙去，急呼“有贼”。贼应声曰：“真个有贼，刚才一条裙在此，转眼就被贼屎养的偷去了。”

羞见贼

穿窬往窃一家，见主人向外而睡，忽转朝里。贼疑其素有相识，欲遁去。其人大呼曰：“来不妨，因我家乏物可敬，无颜见你啰。”

望包荒

贫士素好铺张，偷儿夜袭之，空如也，唾骂而去。贫士摸床头数钱，追赠之，嘱曰：“君此来，虽极怠慢，然在人前尚望包荒。”

借债

有持券借债者，主人曰：“券倒不须写，只画一幅行乐图来。”借者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怕我日后讨债时，便不是这副面孔耳。”

变爷

一贫人生前负债极多，死见冥王。王命鬼判查其履历，乃惯赖人债者，来世罚去变成犬马，以偿前欠。贫者禀曰：“犬马之报，所偿有限，除非变了他们的亲爷，方可还得。”王问何故，答曰：“做了他家的爷，尽力去挣，挣得论千论万，少不得都是他们的。”

梦还债

欠债者谓讨债者曰：“我命不久矣，昨夜梦见身死。”讨者曰：“阴阳相反，梦死反得生也。”欠债者曰：“还有一梦。”问曰：“何梦？”曰：“梦见还了你的债。”

说出来

一人为讨债者所逼，乃发急曰：“你定要我说出来么！”讨债者疑其发已心病，嘿然而去。如此数次。一日发狠曰：“由你说出来也罢，我不怕你。”其人又曰：“真个要说出来？”曰：“真要你说。”曰：“不还了！”

坐椅子

一家索债人多，椅凳俱坐满，更有坐槛上者。主人私谓坐槛者云：“足下明日来早些。”那人意其先完己事，乃大喜，遂扬言以散众人。次早黎明即往，叩其相约之意。答曰：“昨日有褻坐槛，甚是不安，今日早来，可占把交椅。”

扛欠户

有欠债屡索不还者，主人怒，命仆辈潜伺其出，扛之以归。至中途，仆暂歇息，其人曰：“快走罢，歇在这里，又被别人扛去，不关我事。”

拘债精

冥王命拘蔡青，鬼卒误听，以为勾债精也，遂摄一欠债者到案。王询之，知其谬，命鬼卒放回。债精曰：“其实不愿回去。阳间无处藏身，正要借此处一躲。”

摆海干

一人专好放生，龙王感之，命夜叉赠一宝钱，嘱曰：“此钱名为摆海干，教他

把此钱在海中一摆，海水即干，任将金银宝贝拿去。”夜叉使命付讫。其人日日将钱去摆，遂成大富。后把此钱失去，贪心未足，只将空手海上去摆。一日，撞着夜叉，夜叉曰：“你手内钱都没了，还有何脸面，在此摆甚么？”

卷十一 讥刺部

搬是非

寺中塑三教像，先儒，次释，后道。道士见之，即移老君于中。僧见，又移释迦于中。士见，仍移孔子于中。三圣自相谓曰：“我们原是好好的，却被这些小人搬来搬去搬坏了。”

丈人

有以岳丈之力得魁选行者，或为语嘲之曰：“孔门弟子入试，临揭晓，闻报子张第九。众曰：‘他一貌堂堂，果有好处。’又报子路第十三，众曰：‘这粗人到也中得高，还亏他这阵气魄好。’又报颜渊第十二，众曰：‘他学问最好，屈了他些。’又报公冶长第五，大家骇曰：‘那人平时不见怎的，为何倒中在前？’一人曰：‘他全亏有人扶持，所以高掇。’问：‘谁扶持他？’曰：‘丈人。’”

大爷

一人牵牛而行，喝人让路，不听，乃云：“看你家爷来。”一人回视曰：“难道我家有这样一个大爷？”

接风送程

一人往苏州娶得一妾，唤名苏娘。后又往杭州娶了一妾，就取名杭娘。其妻立下规矩：每到苏、杭身边去，必要投批挂号，先与他干讫一度，方许前行，名为送程。及轮该自晚，与夫交合，又名为接风。其夫苦于奔命，愿请独宿。一日，妻兴忽发，乃劝夫往苏、杭去。夫笑曰：“我苏、杭到也要去，只是当你接风、送程不起。”

苏杭同席

苏、杭人同席，杭人单吃枣子，而苏人单食橄榄。杭问苏曰，“橄榄有何好处，而兄爱吃他？”曰：“回味最佳。”杭人曰：“等得你回味好，我已甜过半日了。”

狗衔锭

狗衔一银锭而飞走，人以肉喂他不放，又以衣罩去，复甩脱。人谓狗曰：“畜生，你直恁不舍，既不爱吃，复不好穿，死命要这银子何用？”

不停当

有开当者，本钱甚少。初开之月，招牌写一“当”字。未几，本钱发尽，赎者不来，乃于“当”字之上，写一“停”字，言停当也。及后赎者再来，本钱复

至，又于“停”字之上，加一“不”字。人见之曰：“我看你这典铺中，实实有些不停当了。”

和事

一夫妇反目，夜晚上床，夫以手摸其阴，妻推开曰：“手是日间打我的，不要来。”夫与亲嘴，又推开曰：“口是日间骂我的，不要来。”及将阳物插入阴户中，妇不之拒。夫问曰：“口与手，你甚怪他，独此物不拒，何也？”妇曰：“他不曾得罪我。往常争闹了，全亏他做和事老人，自然由他出入。”

朝奉

徽人狎妓，卖弄才学，临行事，待要说一成语切题。乃舒妓两股，以其阴对己之阳曰：“此丹凤朝阳也。”妓亦以徽人之阳对己之阴，徽人问曰：“此何故事？”妓曰：“这叫做卵袋朝奉。”

十只脚

关吏缺课，凡空身人过关，亦要纳税，若生十只脚者免。初一人过关无钞，曰：“我浙江龙游人也。龙是四脚，牛是四脚，人两脚，岂非十脚？”许之。又一人求免税曰：“我乃蟹客也。蟹八脚，我两脚，岂非十脚？”亦免之。末后一徽商过关，竟不纳税。关吏怒欲责之，答曰：“小的虽是两脚，其实身上之脚还有八只。”官问：“那里？”答曰：“小的徽人，叫做徽獭猫。猫是四脚，獭又四脚，小的两脚，岂不共是十只脚？”

亲家公

有见少妇抱小儿子于怀，乃讨便宜曰：“好个乖儿子。”妇知其轻薄，接口曰：“既好，你把女儿送他做妻子罢。”其人答曰：“若如此，你要叫我亲——家公了。”

中人

玉帝修凌霄殿，偶乏钱粮，欲将广寒宫典与下界人皇。因思中人亦得一皇帝便好，乃请灶君皇帝下界议价。既见朝，朝中人讶之曰：“天庭所遣中人，何黑如此？”灶君笑曰：“天下中人，那有是白做的！”

媒人

有懞贫者，或教之曰：“只求媒人足矣。”其人曰：“媒安能疗贫乎？”答曰：“随你穷人家，经了媒人口，就都发迹了！”

表号

一富翁不通文墨，有借马者束云：“偶欲他出，告假骏足一乘。”翁大怒曰：“我便是一双足，如何借得？”傍友代解曰：“所谓骏足者，马之称号也。”翁乃大笑曰：“不信畜生也有表号。”

精童

有好外者，往候一友。友知其性，呼曰：“唤精童具茶。”已而献茶者，乃一奇丑童子也。其人曰：“似此何名精童？”友白：“正惟一些人（音银）气也无得。”

相称

一俗汉造一精室，室中罗列古玩书画，无一不备。客至，问曰：“此中若有不相称者，幸指教，当去之。”客曰：“件件俱精，只有一物可去。”主人问：“是何物？”客曰：“就是足下。”

看扇

有借佳扇观者，其人珍惜，以绵袖衫衬之。扇主看其袖色不堪，谓曰：“倒是光手拿着罢。”

性不饮

一人以酒一瓶、腐一块，献利市神。祭毕，见狗在傍，速命童子收之。童方携酒入内，腐已为狗所啖。主怒曰：“奴才！你当收不收，只应先收了豆腐。岂不晓得狗是从来不吃酒的！”

担鬼人

钟馗专好吃鬼，其妹送他寿礼，帖上写云：“酒一坛，鬼两个，送与哥哥做点刹。哥哥若嫌礼物少，连挑担的是三个。”钟馗看毕，命左右将三个鬼俱送庖人烹之。担上鬼谓挑担鬼曰：“我们死是本等，你却何苦来挑这担子？”

鬼脸

阎王差鬼卒拘三人到案，先问第一个：“你生前作何勾当？”答去：“缝连补缀。”王曰：“你迎新弃旧，该押送油锅。”又问第二个：“你作何生理？”答曰：“做花卖。”王曰：“你节外生枝，发在油锅。”再问第三个，答曰：“糊鬼脸。”王曰：“都押到油锅去。”其人不屈，曰：“我糊鬼脸，替大王张威壮势，如何同犯此罪？”王曰，“我怪你见钱多的，便把好脸儿与他，那钱少的，就将歹脸来欺他。”

牙虫

有患牙疼者，无法可治。医者云：“内有巨虫一条，如桑蚕样，须捉出此虫，方可断根。”问：“如何就有恁大？”医曰：“自幼在牙（衙）门里吃大，最能伤人。”

狗肚一句

新官到任，吏跪献鲫鱼一尾，其味佳美，大异寻常。官食后，每思再得，差役遍觅无有。仍向前吏索之，吏禀曰：“此鱼非市中所买。昨偶宰一狗，从狗肚中得者，以为异品，故敢上献。”官曰：“难道只有此鲫了？”吏曰：“狗肚里焉得有第二鲫（句）。”

吃粮披甲

一耗鼠在阴沟内钻出，近视者睨视良久，曰：“咦！一个穿貂裘的大老官。”鼠见人随缩入。少刻，又一大龟从洞内扒出，近视曰：“你行穿貂袄的主儿才得进去，又差出个披甲兵儿来了。”

卵穿嘴上

一女无故而腹中受孕，父母严诘其故，女曰：“并无外遇，止有某日偶遇某人对面而来，嘴上撞了一下，遂尔成胎。此外别无他事。”父沉吟良久，忽悟曰：“嘎，我晓得了，这人的卵袋，竟穿在嘴上的。”

风流不成

有嫖客钱尽，鸨儿置酒饯之。忽雨下，嫖客叹曰：“雨落天留客，天留人不留。”鸨念其撒钱，勉留一宿。次日下雪复留。至第三日风起，嫖客复冀其留，仍前唱叹。鸨儿曰：“今番官人没钱，风留（流）不成。”

好乌龟

时值大比，一人夤缘科举一名，命卜者占龟，颇得佳象，稳许今科公捷。其人大喜，将龟壳谨带随身。至期点名入场，主试出题，旨解茫然，终日不成一字。因抚龟叹息曰：“不信这样一个好乌龟，如何竟不会做文字！”

通谱

有人欲狎一处女，先举其物询之曰：“此是何物，汝知之否？”女曰：“那是一张。”因“卵”字不便出口，故作歇后语也。又问曰：“这等，你腰下的何物？”女曰：“也是一张。”男曰：“你也一张，我也一张，可见这两件东西都是姓张的了，五百年前共一家，何不使他通一通谱？”女许之，遂解裤相狎。事毕后，女叹曰：“谱便通了，只是这个门户渐渐的大起来，收敛不得，却怎么好？”

联宗

眉毛一日忽欲与腋毛联宗，腋毛不肯，曰：“我也在手下，如何与你联得？有一好去处，引你去联可也。”问：“何处？”曰：“下边新竖旗杆的。”

定亲

一人登厕，隔厕先有一女在焉，偶失净纸，因言：“若有知趣的给我，愿为之妇。”其人闻之，即以自所用者，从壁隙中递与。女净讫径去。其人叹曰：“亲事虽定了一头，这一屁股债，如何干净？”

有钱夸口

一人迷路，遇一哑子，问之不答，惟以手作钱样，示以得钱，方肯指引。此人喻其意，即以数钱与之，哑子乃开口指明去路。其人问曰：“为甚无钱装哑？”哑曰：“如今世界，有了钱，便会说话耳！”

古今三绝

一家门首，来往人屙溺，秽气难闻。因拒之不得，乃画一龟于墙上，题云：“在此溺尿者，即是此物。”一恶少见之，问曰：“此是谁的手笔？”画者任之，恶少曰：“宋徽宗、赵子昂与吾兄三人，共垂不朽矣。”画者询其故，答曰：“宋徽宗的鹰，赵子昂的马，兄这样乌龟，可称古今三绝。”

白蚁蛀

有客在外，而主人潜入吃饭者。既出，客谓曰：“宅上好座厅房，可惜许多梁柱，都被白蚁蛀坏了。”主人四顾曰：“并无此物。”客曰：“他在里面吃，外边人如何知道。”

乌须药

婢少艾，而主人苍老，屡次偷之不从。主人怒曰：“不受人抬举！你这般做作，我自有法处你。”婢问何法，主人曰：“熬得你阴毛尽白，方许嫁人。”婢曰：“不妨，我自有乌须药。”

吃烟

人有送夜羹饭甫毕，已将酒肉啖尽。正在化纸将完，而群狗环集，其人曰：“列位来迟了一步，并无一物请你，都来吃些烟罢。”

烟户

嫖客爱洁之极，妓女百般清趣，尚多憎嫌。妓将阴户透香，嫖客临事闻嗅被中，乃大骇云：“原来是个吃烟的烟户。”

烦恼

或问：“樊迟之名谁取？”曰：“孔子取的。”问：“樊哙之名谁取？”曰：“汉祖取的。”又曰：“烦恼之名谁取？”曰：“这是他自取的。”

嘉兴人

下虱请上虱宴饮，上虱行至脐下，见肾倒挂，乃大惊而回。一日，下虱复遇上虱，叙述“前次奉请，何以见却？”上虱曰：“那日知兄府上为了人命，心绪欠宁，故不好取扰。”下虱曰：“并无其事。”上虱曰：“吊死一嘉兴人在你门首，如何讳赖？”下虱曰：“那见是嘉兴人？”答曰：“他身边现带着两个臭鸭蛋。”

猫逐鼠

昔有一猫擒鼠，赶入瓶内，猫不舍，犹在瓶边守候。鼠畏甚，不敢出。猫忽打一喷嚏，鼠在瓶中曰：“大吉利。”猫曰：“不相干，凭你奉承得我好，只是要吃你哩！”

祝寿

猫与耗鼠庆生，安坐洞口，鼠不敢出。忽在内打一喷嚏，猫祝曰：“寿年千岁

！”群鼠曰：“他如此恭敬，何妨一见？”鼠曰：“他何尝真心来祝寿啰，骗我出去，正要狠嚼我哩。”

心狠

一人戏将数珠挂猫项间，群鼠私相贺曰：“猫老官已持斋念佛，定然不吃我们的了。”遂欢跃于庭，猫一见，连哺数个。众鼠奔走，背地语曰：“吾等以他念佛心慈了，原来是假意修行。”一答曰：“你不知，如今世上修行念佛的，比寻常人的心肠更狠十倍。”

嘲恶毒

蜂与蛇结盟，蜂云：“我欲同你上江一游。”蛇曰：“可，你须伏在我背间。”行到江中，蛇已无力，或沉或浮。蜂疑蛇害己，将尾刺钉紧在蛇背上。蛇负疼骂曰：“人说我的口毒，谁知你的肚里更毒！”

骂无礼

有数小厮同下池塘浴水，被一小蛇将屐子咬了一口。小厮忿怒，将池塘岸干，果见小蛇，乃大骂曰：“这小畜生太无礼，咬我屐子就是你！”

讥人弄乖

凤凰寿，百鸟朝贺，惟蝙蝠不至。凤责之曰：“汝居吾下，何踞傲乎？”蝠曰：“吾有足，属于兽，贺汝何用？”一日，麒麟生诞，蝠亦不至，麟亦责之。蝠曰：“吾有翼，属于禽，何以贺欤？”麟、凤相会，语及蝙蝠之事，互相慨叹曰：“如今世上恶薄，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，真个无奈他何！”

素毒

人问：“羊肉与鹅肉，如何这般毒得紧？”或答曰：“生平吃素的。”

嘲姓倪

旧有放手铳诗一首，嘲姓倪者，录之以供一笑。诗曰：“独坐书斋手作妻，此情不与外人知。若将左手换右手，便是停妻再娶妻。一撸一撸复一撸，浑身骚痒骨头迷。点点滴滴落在地，子子孙孙都姓倪（泥）。 ”

白嚼

三人同坐，偶谈及家内耗鼠可恶。一曰：“舍间饮食，落放不得，转眼被他窃去。”一云：“家下衣服书籍，散去不得，时常被他侵损。”又一曰：“独有寒家老鼠不偷食咬衣，终夜咨咨叫到天明。”此二人曰：“这是何故？”答曰：“专靠一味白嚼。”

嚼蛆

有善说笑话者，人嘲之曰：“我家有一狗，落在粪坑中，三年零六个月还不曾死。”其人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他吃些甚么？”答曰：“单靠嚼蛆。”

笑话一担

秀才年将七十，忽生一子，因有年纪而生，即名年纪。未几，又生一子，似可读书者，命名学问。次年，又生一子，笑曰：“如此老年，还要生儿，真笑话也。”因名曰笑话。三人年长无事，俱命入山打柴。及归，夫问曰：“三子之柴孰多？”妻曰：“年纪有了一把，学问一些也无，笑话到有一担。”

听笑话

一妇与邻人私，谓妇曰：“我常要过来会你，碍汝夫在家，奈何？”妇曰：“壁间挖乙孔，你将此物伸过，如他不在，我好通信。”一日，夫在家正讲笑话，突见壁间之物，夫诘之，妇无可答，乃慌应曰：“是听笑话的。”

引避

有势利者，每出，逢冠盖，必引避。同行者问其故，答曰：“舍亲。”如此屡屡，同行者厌之。偶逢一乞丐，亦效其引避，曰：“舍亲。”问：“为何有此令亲。”曰：“但是好的，都被你认去了。”

取笑

甲乙同行，甲望见显者冠盖，谓乙曰：“此吾好友，见必下车，我当引避。”不意竟避入显者之家，显者既入门，诧曰：“是何白撞，匿我门内！”呼童捩而逐之。乙问曰：“既是好友，何见殴辱？”答曰：“他从来是这般与我取笑惯的。”

吃橄榄

乡人入城赴酌，腰席内有橄榄焉。乡人取啖，涩而无味，因问同席者曰：“此是何物？”同席者以其村气，鄙之曰：“俗。”乡人以为“俗”是名，遂牢记之。归谓人曰：“我今日在城尝一奇物，叫名‘俗’。”众未信，其人乃张口呵气曰：“你们不信，现今满口都是俗气哩。”

避首席

有病疯疾者，延医调治，医辞不肯用药。病者曰：“我亦自知难医，但要服些生痰动气的药，改作癆、膨二症。”医曰：“疯、癆、膨、膈，同是不起之症，缘何要改？”病者曰：“我闻得疯、癆、膨、膈，乃是阎罗王的上客。我生平怕做首席，所以要挪在第二、第三。”

瓦窑

一人连生数女，招友人饮宴。友作诗一首，戏赠之云：“去岁相招因弄瓦，今年弄瓦又相招。弄去弄来都弄瓦，令正原来是瓦窑。”

嘲周姓

浙中盐化地方，有查、祝、董、许四大族，簪缨世胄，科甲连绵。后有周姓者，偶发两榜，其居乡豪横，欲与四大姓并驾齐驱。里人因作诗嘲之曰：“查祝董许周，鼃鼃蛟龙鳅，江淮河海沟，虎豹犀象猴。”

嘲滑稽客

一人留客午饭，其客已啖尽一碗，不见添饭。客欲主人知之，乃佯言曰：“某家有住房一所要卖。”故将碗口向主人曰：“椽子也有这样大。”主人见碗内无饭，急呼童使添之。因问客曰：“他要价值几何？”客曰：“如今有了饭吃，不卖了。”

认族

有王姓者，平素最好联谱，每遇姓相似者，不曰寒宗，就说敝族。偶遇一汪姓者，指为友曰：“这是舍侄。”友曰：“汪姓何为是盛族？”其人曰：“他是水窠路里王家。”遇一匡姓者，亦认是侄孙。人曰：“匡与王，一发差得远了。”答曰：“他是？墙内王家。”又指一全姓，亦云：“是舍弟。”“一发甚么相干？”其人曰：“他从幼在大人家做蔑片的王家。”又指姓毛者是寒族，友大笑其荒唐，曰：“你不知，他本是我王家一派，只因生了一个尾靶，弄得毛头毛脑了。”人问：“王与黄同音，为何反不是一家？”答曰：“如何不是？那是廿一都田头八家兄。”

卷十二 谬误部

见皇帝

一人从京师回，自夸曾见皇帝。或问：“皇帝门景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四柱牌坊，金书‘皇帝世家’。大门内匾，金书‘天子第’。两边对联是：‘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。’”又问：“皇帝如何装束？”曰：“头带玉纱帽，身穿金海青。”问者曰：“明明说谎，穿了金子打的海青，如何拜揖？”其人曰：“呸！你真是个冒失鬼，皇帝肯与那个作揖的？”

僭称呼

一家父子僮仆，专说大话，每每以朝廷名色自呼。一日，友人来望，其父出外，遇其长子，曰：“父王驾出了。”问及令堂，次子又云：“娘娘在后花园饮宴。”友见说话僭分，含怒而去。途遇其父，乃述其子之言告之。父曰：“是谁说的？”仆在后云：“这是太子与庶子说的。”其友愈恼，扭仆便打。其父忙劝曰：“卿家弗恼，看寡人面上。”

看镜

有出外生理者，妻要捎买梳子，嘱其带回。夫问其状，妻指新月示之。夫货毕，忽忆妻语，因看月轮正满，遂依样买了镜子一面带归。妻照之骂曰：“梳子不买，如何反取了一妾回来？”两下争闹。母闻之往劝，忽见镜，照云：“我儿有心费钱，如何讨恁个年老婆儿？”互相埋怨，遂至评讼。官差往拘之，差见镜，慌云：“才得出牌，如何就出添差来捉违限？”及审，置镜于案，官照见大怒云：“夫妻不和事，何必央请乡官来讲份上！”

高才

一官偶有书义未解，问吏曰：“此处有高才否？”吏误认以为裁缝姓高也，应曰：“有。”即唤进，官问曰：“‘贫而无谄’，如何？”答曰：“裙而无褶，折起来。”又问：“‘富而无骄’，如何？”答曰：“裤若无腰，做上去。”官怒喝曰：“唛！”裁缝曰：“极是容易，若是皱了，小人有熨斗，取来烫汤。”

谢赏

一官坐堂，偶撒一屁，自说“爽利”二字。众吏不知，误听以为“赏吏”，冀得欢心，争跪禀曰：“谢老爷赏。”

不识货

有徽人开典而不识货者，一人以单皮鼓一面来当，喝云：“皮锣一面，当银五分。”有以笙来当者，云：“斑竹酒壶一把，当银三分。”有当笛者，云：“丝绢火筒一根，当银一分。”后有持了事帕来当者，喝云：“虎狸斑汉巾一条，当银二分。”小郎曰：“这物要他何用？”答云：“若还不赎，留他来抹抹嘴也好。”

外太公

有教小儿以“大”字者，次日写“太”字问之，儿仍曰：“大字。”因教之曰：“中多一点，乃太公的太字也。”明日写“犬”字问之，儿曰：“太公的太字。”师曰：“今番点在外，如何还是太字？”儿即应曰：“这样说，便是外太公了。”

床榻

有卖床榻者，一日夫出，命妇守店。一人来买床，价少，银水又低，争值良久，勉强售之。次日，复来买榻，妇曰：“这人不知好歹，昨日床上讨尽我便宜，今日榻上又想要讨我的便宜了。”

房事

一丈母命婿以房典银，既成交，而房价未足。因作书促之云：“家岳母房事悬望至紧，刻不可缓，早晚望公垂慈一处，以济其急。至感，至感。”

卖粪

一家有粪一窖，招人货卖，索钱一千，买者还五百。主人怒曰：“有如此贱粪，难道是狗撒的？”乡人曰：“又不曾吃了你的，何须这等发急。”

出丑

有屠牛者，过宰猪者之家，其子欲讳“宰猪”二字，回云：“家尊出亥去了。”屠牛者归，对子述之，称赞不已。子亦领悟，次日屠猪至，其子亦回云：“家父往外出丑去了。”问：“几时归？”答曰：“出尽丑自然回来了。”

整嫂裙

一嫂前行而裙夹于臀缝内者，叔从后拽整之。嫂顾见，疑其调戏也，遂大怒。叔躬身曰：“嫂嫂请息怒，待愚叔依旧与你塞进去，你再夹紧何如？”

戏嫂臂

兄患病献神，嫂收祭物，叔将嫂臂暗掐一把。嫂怒云：“看你肥肉吃得几块！”兄在床上听见，叫声：“兄弟没正经，你嫂嫂要留来结识人头的，大家省口出客罢。”

淫病

一人不通文墨，向友问曰：“三点水的‘淫’字如何解？”友曰：“淫乃妇人之大病。”其人颌之。一日，此人之妻忽抱病颇剧，出遇友人问曰：“令正病体何如？”其人曰：“不要说起，贱内这两日，着实一发淫得紧哩。”

利市

一人元旦出门云：“头一日必得利市方妙。”遂于桌上写一“吉”字。不意连走数家，求一茶不得。将“吉”字倒看良久，曰：“原来写了‘口干’字，自然没得吃了。”再顺看曰，“吾论来，竟该有十一家替我润口。”

健讼

一生好健讼。一日，妻在坑厕上撒尿，见月色照在妻豚，乃大怒，遂以月照妻豚事，讼之于官。县令不解其意，挂牌拘审。生以实情诉禀，求父师伸冤。官怒曰：“月照你妻的豚就来告理，倘日晒你妻的尿，你待要怎么？”

官话

有兄弟经商，学得一二官话。将到家，兄往隔河出恭，命弟先往见其父。父问曰：“汝兄何在？”弟曰：“撒尿。”父惊曰：“在何处杀死的？”答曰：“河南。”父方悲恸而兄已至，父遂骂其次子：“何得妄言如是？”曰：“我自打官话耳。”父曰：“这样官话，只好吓你亲爷罢了。”

掌嘴

一乡人进城，偶与人竞，被打耳光子数下。赴县叫喊，官问：“何事？”曰：“小人被人打了许多乳光。”官不信，连问，只以乳光对。官大怒，呼皂隶掌嘴。方被掌，乡人遽以指示官，正是这个样子。

乳广

一乡人涉讼，官受其贿，临审复掌嘴数下。乡人不忿，作官话曰：“老牙，你要人齧我就人齧，要铜团就铜团，要尾就尾，为何临了来又歹我的乳广？”

官物

一大气浮过关，关吏见之，指其夹带漏税。其人辩曰：“小的是疝气病。”吏曰：“既是扇子柄，难道不要起税的么？”曰：“疼的疝气病。”吏曰：“藤

扎扇子柄，一发要报税了。”其人曰：“老爷，不是，是疼的大气髻。”吏怒曰：“铜的大剃刀，岂该容汝漏税？责打二十，以正其罪！”此人被打出来，偶为尿急，对人家门首撒之。门内妇人大骂，其人曰：“娘子休骂，我这官物，与众不同，才在衙门里纳过税，娘子就请看何妨。”

初上路

一人初上北路，才骑牲口踏蹬，掉落一鞋。其人因作官话大声曰：“阿呀，掌鞭的，我的鞋。”赶鞭的以为唤他做爷，答云：“爷不敢。”其人愈发急，大呼曰：“我的鞋，我的鞋！”掌鞭的不会其意，亦连声响应曰：“爷，小的怎么敢？”其人只得仍作乡语，怒骂曰：“搠杀那娘，我一只鞋子脱掉了！”

闹一闹

一杭人妇，催轿往西湖游玩，贪恋湖上风景，不觉归迟。时已将暮，怕关城门，心中着急，乃对轿夫言曰：“轿夫阿哥，天色晚了，我多把银钱打发，你与我尽力闹一闹。早行进到里头去，不但是我好，连你们也落得自在快活些。”

摸一把

妇人门首买菜，问：“几个钱一把？”卖者说：“实价三个钱两把。”妇还两个钱三把，卖者云：“不指望我来摸娘娘一把，娘娘倒想要摸我一把，讨我这样便宜。”

苏空头

一人初往苏州，或教之曰：“吴人惯扯空头，若去买货，他讨二两，只好还一两。就是与人讲话，他说两句，也只好听一句。”其人至苏，先以买货之法，行之果验。后遇一人，问其姓，答曰：“姓陆。”其人曰：“定是三老官了。”又问：“住房几间？”曰：“五间。”其人曰：“原来是两间一披。”又问：“宅上还有何人？”曰：“只房下一个。”其人背曰：“原还是与人合的。”

连偷骂

吴人有灌园者，被邻居窃去蔬果，乃大骂曰：“入娘贼，春天偷了我婶（笋），夏天又来偷我妹（梅）子，到冬来还要偷我个老婆（萝卜）。”

晾杓桶

苏州人家晒晾两杓桶在外，瞽者不知，误撒小解。其姑喝骂，嫂忙问曰：“这禽娘贼个脓血，滴来你个里面，还是撒来我个里头。”姑回云：“我搭你两边都有点个。”

鸟出来

一家养子瞒人，邻翁问其妇曰，“娘子恭喜，添了令郎。”妇曰：“并无此事，要便是你鸟出来的。”

轧棉花

姑嫂二人地上轧棉花，嫂问姑：“轧得几何？”姑曰：“尽力轧得两腿酸麻，轧个戎（绒）勿出。”

庆生

松江有姬诞辰，子侄辈商所以庆生者。一曰：“叫伙戏子与渠汤汤，好弗热闹。”一曰：“个非阿娘所好，弗如寻几个和尚，与渠笃笃倒好。”

贺寿

贺友寿者，其友先期躲生，锁门而出。一日，路上遇见，此人惯作歇后语，因对友曰：“前兄寿日，弟拉了许多丧门吊客，替你生灾作贺，谁料你家入地无门，竟是披枷带（锁）了。”

寿气

一老翁寿诞，亲友醪分，设宴公祝，正行令，各人要带说“寿”字。而壶中酒忽竭，主人大怒，客曰：“为何动寿气（器）？”一客云：“欠检点，该罚。”少顷，又一人唱寿曲，傍一人曰：“合差了寿板。”合席皆曰：“一发该罚。”

譬字令

众客饮酒，要譬字《四书》一句为令，说不出者，罚一巨觥。首令曰：“譬如为山。”次曰“譬如行远必自迩”，以及“譬之宫墙”等句。落后一人无可说得，乃曰：“能近取譬。”众哗然曰：“不如式该罚。如何譬字说在下面？”其人曰：“屁原该在下，诸兄都从上来，不说自倒出了，反来罚我？”

不知令

饮酒行令，座客有茫然者。一友戏曰：“不知令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其人诘曰：“不知命，为何改作令字？”答曰：“《中庸》注云：‘命犹令也。’”

令官不举

夫妻二人对饮，妻劝夫行令。夫曰：“无色盆奈何？”妻指腰间曰：“色盆在此，要你行色令，非行酒令也。”夫曰：“可。”遂解裤出具就之，但苦其物之不硬。妻大叫曰：“令官不举，该罚一杯。”

十恶不赦

乡人夤缘进学，与父兄叔伯暑天同走，惟新生撑伞。人问何故，答曰：“入学不晒（十恶不赦）。”

馄饨

苏州人有卖馄饨者，夫偶出，令其妻守店，姿色甚美。一人来买馄饨，因贪看想慕出神，叫曰：“娘子，我要买你饨（臀）。”妇应曰：“你为何脱落于馄（魂）啰？”

茶屑

一妇人向山客买茶叶，客问曰：“娘子还是要细的，要粗的？”妇曰：“粗细倒也都用得着，只不要屑（泄）。”

卖糖

一糖担歇在人家门首敲锣，妇喝曰：“快请出去，只管在此甚么？出个小的儿来，又要害我淘气。”

食蔗

一家请客，摆列水果。家主母取甘蔗食之，连声叫淡。厨司曰：“娘娘想是梢（骚）了。”

秤人

天赦日秤人，婆先将媳上秤，婆云：“娘子，你放在大花星上正好。”次秤婆，媳云：“看婆婆不出，到（倒）梢（骚）了。”

蚬子

两人相遇，各问所生子女几何。一曰：“五女。”一曰：“一子。”生女者曰：“一子是险子。”生子者怒曰：“我是蚬子，强如你养了许多肉蚌。”

出甑馒头

一女人暑天卖馒头，一人进店取一个，拍开一闻，以其荤者，仍合拢不买而去。店主母大骂曰：“掰开屎个天杀的！我家这样初出笼的馒头，香喷喷，粉白肥嫩，不差甚么，你也用得着。为甚走进来拍开一条大缝，嗅了一嗅，竟自去了。”

绵在凳

一女买绵子，正在讲价，卖者欲出小恭，踌躇不决。女云：“你放在此，难道我偷了不成？”其人曰：“既如此，大娘绵（眠）在凳上，待我撒出了来。”

撒屁秤

一人问邻妇借秤，妇回云：“我家这管撒屁秤，是用不得的。”其人曰：“娘子，你在前另有不撒屁的，求借我用一用。”

猫乞食

一猫向妇人求食，叫唤不止。妇喝曰：“只管叫甚么，除非割下这张屎来与你吃。”邻汉听得曰：“娘子，你若当真，我就去买碎鱼来换。”

底下硬

一人夜膳后，先在板凳上去睡，翻身说：“底下硬得紧。”妻在灶前听见，回言曰：“不要忙，收拾过碗盏就来了。”

手氏

一人年逾四旬始议婚，自惭太晚，饰言续弦。及娶后，妻察其动静，似为未曾

婚者。乃问其前妻何氏，夫骤然不及思，遽答曰：“手氏。”

两夫

丈夫欲娶妾，妻曰：“一夫配一妇耳，娶妾见于何典？”夫曰：“孟子云：‘齐人有一妻一妾。’又曰：‘妾妇之道。’妾自古有之矣。”妻曰：“若这等说，我亦当再招一夫。”夫曰：“何故？”妻曰：“岂不闻《大学》上云：‘河南程氏两夫’。《孟子》中亦有‘大丈夫’、‘小丈夫’。”

日饼

中秋出卖月饼，招牌上错写日饼。一人指曰：“月字写成白字了。”其人曰：“我倒信你骗，白字还有一撇哩！”

禁溺

墙脚下恐人撒尿，画一乌龟于壁上，且批其后曰：“撒尿者即是此物。”一人不知那里，仍去厕溺。其人骂曰：“瞎了眼睛，也不看看。”撒尿者曰：“不知老爹在此。”

墙龟

墙上画一乌龟，专禁人厕尿。一人竟撒，主家喝曰：“你看！”其人云：“原来乌龟在此看我撒尿。”

说大话

主人谓仆曰：“汝出外，须说几句大话，装我体面。”仆领之。值有言“三清殿大”者，仆曰：“只与我家租房一般。”有言“龙衣船大”者，曰：“只与我家帐船一般。”有言“牯牛腹大”者，曰：“只与我家主人肚皮一般。”

挣大口

两人好大言。一人唇说：“敝乡有一大人，头顶天，脚踏地。”一人曰：“敝乡有一人更大，上嘴唇触天，下嘴唇着地。”其人问曰：“他身子藏在那里？”答曰：“我只见他挣得一张大口。”

天话

一人说：“昨日某处，天上跌下一个人来，长十丈，大二丈。”或问之曰：“亦能说话否？”答曰：“也讲几句。”曰：“讲甚么话？”曰：“讲天话。”

慌鼓

一说谎者曰：“敝处某寺中有一鼓，大几十围，声闻百里。”傍又一人曰：“敝地有一牛，头在江南，尾在江北，足重有万余斤，岂不是奇事？”众人不信。其人曰：“若没有这只大牛，如何得这张大皮，慢得这面大鼓？”

大浴盆

好说谎者对人曰：“敝处某寺有一脚盆，可使千万人同浴。”闻者不信。傍一

人曰：“此是常事，何足为奇？敝地一新闻，说来才觉诧异。”人问：“何事？”曰：“某寺有一竹林，不及三年，遂长有几百万丈，如今顶着天公长不上去，又从天上长下来。岂不是奇事？”众人皆谓谎言。其人曰：“若没有这等长竹，叫他把甚么箴子，箍他那只大脚盆？”

两企慕

山东人慕南方大桥，不辞远道来看。中途遇一苏州人，亦闻山东萝卜最大，前往观之。两人各诉企慕之意。苏人曰：“既如此，弟只消备述与兄听，何必远道跋涉？”因言：“去年六月初三，一人自桥上失足堕河，至今年六月初三，还未曾到水，你说高也不高？”山东人曰：“多承指教。足下要看敝处萝卜，也不消去得，明年此时，自然长过你们苏州来了。”

误听

一人过桥，贴边而走，傍人谓曰：“看仔细，不要踏了空。”其人误听说他偷了葱，因而大怒，争辨不已。复转诉一人，其人曰：“你们又来好笑，我素不相认，怎么冤我盗了钟？”互相厮打，三人扭结到官。官问三人情事，拍案恚曰：“朝廷设立衙门，叫我南面坐，尔等反叫我朝了东！”制签就打。官民争闹，惊动后堂。适奶奶在屏后窃听，闻之柳眉倒竖，抢出堂来，拍案吵闹曰：“我不曾干下歹事，为何通同众百姓要我嫁老公！”

招弗得

松江人无子，一友问：“尊嫂曾养否？”其人答曰：“房下养（同痒）是常常养呢，只是孽（入看）深招（抓看）勿得。”

手木笃

松江妇寒天淘米，似手冷插入腰内。主母疑其偷米，喝曰：“做甚么？”妇答云：“手木（摸）笃（音戾，手冷也）。”

圆谎

有人惯会说谎，其仆每代为圆之，一日，对人说：“我家一井，昨被大风吹往隔壁人家去了。”众以为从古所无，仆圆之曰：“确有其事。我家的井，贴近邻家篱笆，昨晚风大，把篱笆吹过井这边来，却像井吹在邻家去了。”一日，又对人说：“有人射下二雁，头上顶碗粉汤。”众又惊诧之，仆圆曰：“此事亦有。我主人在天井内吃粉汤，忽有一雁堕下，雁头正跌在碗内，岂不是雁头顶着粉汤。”一日，又对人说：“寒家有顶漫天帐，把天地遮得沿沿的，一些空隙也没有。”仆乃攒眉曰：“主人脱煞扯这漫天谎，叫我如何遮掩得来。

」